

壬寅新民報



曾
753
1-15

壬寅新民叢報全編

曾
753
1

光緒癸卯夏
維新室校印

壬寅新民叢報全編目錄

論說第一

新民說

- 第一節 叙論
- 第二節 論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
- 第三節 釋新民之義
- 第四節 就優勝劣敗之理以證新民之結果而論及取法之所宜
- 第五節 論公德
- 第六節 論國家思想
- 第七節 論進取冒險
- 第八節 論權利思想
- 第九節 論自由
- 第十節 論自治
- 第十一節 論進步
- 第十二節 論自尊
- 第十三節 論合羣

第十四節 論生利分利

第十五節 論毅力

論學生公憤事

敬告留學生諸君

敬告我同業諸君

釋革

新民議

叙論

禁早婚議

學說第二

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學說

緒言

培根實驗派之學說

笛卡兒懷疑派之學說

天演學初祖達爾文之學說及其略傳

法理學大家孟德斯鳩之學說

民約論鉅子盧梭之學說

樂利主義泰斗邊沁之學說

緒論及小傳

邊沁之論理說

邊沁之政治論

進化論革命者頤德之學說

亞理士多德之政治學說

新派生物學即天演學家小史

生計學即天演學說沿革小史

例言七則

發端

第一章 本論之界說及其叙目

第二章 上古生計學

第三章 中古生計學

第四章 十六世紀生計學

第五章 重商主義

第六章 十七世紀生計學

第七章 十八世紀上半期生計學

第八章 重農主義

第九章 斯密亞丹學說

格致學沿革考畧

導言

第一節 上古格致學史

第二節 中古格致學史

第三節 近古格致學史

政治第三

論立法權

論政府與人民之權限

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

緒論

第一章 論政體之種類及各國政體變遷之大勢

第二章 堯舜以前之政治

第三章 封建制度之漸革

第四章 貴族政治之消滅

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

政治學學理概言

君主無責任議

最大多數最大幸福義

公民自治篇

析疆增吏篇

論專制政體有百害於君主而無一利

法律第四

法律平談

第一談 論學法律之要

第二談 論研究法律之法

教育第五

論教育當定宗旨

中國新教育案

發端

新教育之精神

教育政策私議

教育次序議第一

教育期區分表

教育制度表

學校經費議第二

學術第六

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第一章 總論

第二章 胚胎時代

第三章 全盛時代

第四章 儒學統一時代

第五章 老學時代

第六章 佛學時代

泰西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第一章 總論希臘學術

第二章 希臘哲學胚胎時代

文學說例

孟子微

論初民發達之狀態

宗教第七

保教非所以尊孔論

宗教家與哲學家之長短得失

宗教心理論

論佛教與羣治之關係

麻史第八 傳記附

新史學

中國之舊史學

史學之界說

論正統

歷史與人種之關係

論書法

論紀年

斯巴達小志

發端

第一節 斯巴達立國起源

第二節 來喀瓦士之立法

第三節 斯巴達之政體

第四節 斯巴達民俗之階級

第五節 斯巴達之國民教育

第六節 斯巴達行政瑣紀

第七節 來喀瓦士以後斯巴達之國勢

第八節 斯巴達之缺點

結論

雅典小志

發端

第一節 雅典立國起原

第二節 王政之廢止

第三節 由一人政體進為寡人政體

第四節 平民與貴族之爭

第五節 大哲梭倫之出現

張博望班定遠合傳

羅蘭夫人傳

噶蘇士傳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

歐美各國立憲史論

總論

第一編 英國憲法成立史

第一章 英國憲法發生時代

第一節 條頓種人之移住

第二節 條頓本國之制度

地理第九

地理與文明之關係
亞洲地理大勢論
中國地理大勢論
歐洲地理大勢論
時局第十
論民族競爭之大勢
生計第十一
論世界經濟競爭之大勢
第一節 總論
第二節 經濟競爭日巨之故
第三節 帝國主義之由來
第四節 軍備與商工業之關係
第五節 經濟競爭之中心點
第六節 中國所受之影響
第七節 自存之道
實業第十二

英國商工業發達史
十七十八兩世紀間英國商工業之狀況
西班牙之戰爭
和蘭之戰爭
維廉三世及安女皇之大陸戰爭
戰後貿易之膨脹
軍事第十三
軍國民篇
軍國民之教育
國聞短評第十四
顧問大臣勉旃
北京掠奪事件
奧國人種之爭
富者好行其德
勿反客為主
殆非以防家賊乎

不纏足會萬歲
似此遂足以破種界乎
英日同盟論
俄國之旅順口大連灣
是誠何心
將裨學堂緣起
媚外奇聞
異哉所謂支那教育權者
崇拜外國者流看者
行人失辭
奴隸與盜賊
西報偉論
吾國公使獨非人乎
濟濟多士
又將防家賊乎
大學得人

粵學端倪
難哉使絕域之才
非律賓自治
俄羅斯革命
張南皮之商務政策
宦途冷眼觀
英杜和議遂成
朝旨深意
調停良苦
賠款財源
中俄之內亂外患
列國之東方商務政策
西藏密約問題
蔡鈞嶼辱國權問題
檀香山賠款問題
民選領事問題

匈牙利國父百年紀念祭
南洋公學學生退學事件
海外志士之義舉
俄皇遜位之風說
俄羅斯與高麗
嗚呼劉坤一 嗚呼陶模
獎勵歐美游學
袁世凱劾張之洞
張之洞借款問題
張之洞劾梁鼎芬
陶方帥之死狀
賭國
商務可興乎
真正奴隸學堂
委內瑞拉事件
尺素五千紙

尺素六尺紙
尺素七尺紙
論日本解散下議院
中國近事第十五 目繁不及備載
海外彙報第十六 目繁不及備載
名家談叢第十七
飲冰室自由書
輿論之母與輿論之僕
文明與英雄之比例
憂國與愛國
干涉與放任
不婚之偉人
嗜報國民
奴隸學
讀羅馬史隨筆
捫蝨談虎錄

排下疾

儒者之帝王思想

哀哉亡國之俠夫

盧梭狗

秦孝公與彼得

馬存謂與趙復

誤天下者識亂天下者

重賦與輕賦

明末四大儒

吳梅村絕命詞

洪承疇壽文

桃花扇

蒙古人之奴隸

女豪傑

處士與暴君權力之消長

天下有四種人

黃梨洲

新廣東

釋無賴

民賊與賊民

中國之軍歌

爭向城頭罵漢人

作法自斃

商君與來喀瓦士

政法片片錄 摘錄譯書彙編

國家學說之影響

政治教育

歐洲主權論之沿革

英國憲法

國家為有機體說

國際公法之由來

飲冰室師友論學牋

東海公來簡 壬寅四月

尊疑先生復簡

東海公來簡 壬寅五月

章太炎來簡

法時尚任齋主人復簡

馨齋來簡

水蒼雁紅館主人來簡 壬寅七月

南海先生辨革命書

法時尚任齋主人復簡 壬寅十月

水蒼雁紅館主人來簡 壬寅十一月

西村博士自識錄

加藤博士天則百話

實學空理之辨

自由研究

利己心之三種

青年思潮第十八

學術變遷論

民權之界說

紹介新著第十九

原富

仁學

李鴻章

和文奇字解

萬國憲法志

憲法精理

國法學

財政四綱

埃及近世史

譯書彙編

選報

十九世紀外交史

時敏學堂修身科講義

新世界學報

新小說

游學譯編

連成師範講義叢錄

社會學

權利競爭論

中等教育倫理學

輿論一斑第二十

論李鴻章

論俄約

論英日聯盟

賠款還金駁議

君權之界說

尊權篇上

尊權篇下

有逆君逆官而無逆民說

論政府將來必至之舉動

論媚外之禍

論自強而後有持平之約

論蘇撫恩壽稱臣遭斥事

論英國遣兵艦往漢口

閱少帝國

私史

特別利益說

論朝廷奉行英國諭旨

論外國待中國之現情

論中外有不能相安之勢

論外交之禍

科舉宜速廢論

論條奏留中發抄之關係

國家文明野蠻之界說

論偽改革之證據

論中國維新之變局

政權公私辨

體制革命說

論斷髮易服之大利益

問答第二十一 目繁不及備載

雜俎第二十二

新智識之雜貨店

泰西一語千金

道聽塗說

外洋入口之竹頭木屑

小慧解頤錄

是汝師錄

史界兜塵錄

文苑第二十三

捧唱集

東瀛輞軒集

詩界潮音集

飲冰室詩話

小說第二十四

十五小豪傑

劫灰夢傳奇

楔子一齣 獨嘯

虞初今語

人肉樓

新羅馬傳奇

楔子一齣

第一齣 會議

第二齣 初革

第三齣 黨獄

第四齣 俠感

第五齣 弔古

第六齣 鑄黨

愛國女兒傳奇

第一齣 宴花

殖民偉績

餘錄第二十五

東籍月旦

中國留學生新年會記事

周末學術餘議

嚴又陵論所譯原富書

吳保初請歸政摺

女士張竹君傳

與梁卓如書

吳保初請除裨政摺

蔡使要求日本警察入署拘捕學生始末記

上蔡公使書

上振貝子書

論留學生之責任與其箴言

留學善後事宜質疑

萬國思想家年表

南洋公學學生出學始末記

南洋公學腐敗之歷史

籌同學善後策

支那教育問題

論說第一

新民說

第一節 叙論

自世界初有人類以迄今日。國於環球上者何啻千萬。問其歸然今存能在五大洲地圖占一顏色者。幾何乎。曰百十而已矣。此百十國中其能屹然強立有左右世界之力。將來可以戰勝於天演界者。幾何乎。曰四五而已矣。夫同是日月。同是山川。同是方趾。同是圓額。而若者以興。若者以亡。若者以弱。若者以強。則何以故。或曰是在地利。然今之亞美利加猶古阿美利加。而盎格羅索遜之國。以種民族何以享其榮。古之羅馬猶今之羅馬。而拉丁民族何以墜其譽。或曰是在英雄。然非無亞歷山大。而何以馬基頓今已成灰塵。非無成吉思汗。而何以蒙古幾不保殘喘。嗚呼。噫嘻。吾知其由國也。者積民而成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四肢五臟筋脈血輪也。未有四肢已斷。五臟已瘳。筋脈已傷。血輪已涸。而身猶能存者。則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長生久視。則攝生之術不可不明。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

第二節 論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

吾今欲極言新民為當務之急。其立論之根柢有二。一曰關於內治者。二曰關於外交者。所謂關於內治者何也。天下之論政術者多矣。動曰某甲誤國。某乙殃民。某之事件。政府之失機。某之制

明治四十四年三月廿五日
陳培琛 氏寄贈

中國之新民

度官吏之溺職若是者吾固不敢謂為非然也。雖然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斯豈非來自民間者耶。某甲某乙者非國民之一體耶。久矣夫聚羣不能成一離羣聚羣不能成一師曠聚羣法不能成一鳥。獲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正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其又奚尤。西哲常言政府之與人民猶寒暑表之與空氣也。室中之氣候與針裏之水銀其度必相均而絲毫不容假借。國民之文明程度低者雖得明主賢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則其政息焉。譬猶嚴冬之際置表於沸水中雖其度驟升水一冷而墜如故矣。國民之文明程度高者雖偶有暴君汗吏度劉一時而其民力自能補救之而整頓之。譬猶溽暑之時置表於冰塊上雖其度忽落不俄頃則冰消而漲如故矣。然則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非爾者則雖今日變一法明日易一人東塗西抹學步效顰吾未見其能濟也。夫吾國言新法數十年而效不覩者何也則於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

今草野憂國之士往往獨居深念歎息想望曰安得賢君相庶拯我乎。吾未知其所謂賢君相者必如何而始為及格。雖然若以今日之民德民智民力吾知雖有賢君相而亦無以善其後也。夫拿破侖曠世之名將也苟授以旗幟之惰兵則不能敵黑蠻哥倫布航海之大家也苟乘以朽木之膠船則不能渡溪澗。彼君相者非能獨治也勢不得不任疆臣疆臣不得不任監司監司不得不任府縣府縣不得不任吏胥。此諸級中人但使其賢者半不肖者半猶不足以致治而況乎其百不得一也。今為此論者固知泰西政治之美而欲吾國效之矣。但推其意得毋以若彼之政治皆由其君若相獨力所製造耶。試與一游英美德法之都觀其人民之自治何如其人民與政府之關係何如觀之一省其治法儼然一國也觀之一市

一村落其治法儼然一國也觀之一黨會一公司一學校其治法儼然一國也乃至觀之一人其自治之法亦儼然治一國也。譬諸鹽有鹹性積鹽如陵其鹹愈醜然剖分此如陵之鹽為若干石石為若干斗斗為若干升升為若干顆顆為若干阿屯無一不鹹然後大鹹乃成。博沙按粉而欲以求鹹雖隆之高於泰岱猶無當也。故英美各國之民常不待賢君相而足以致治其元首則堯舜之垂裳可也成王之垂裳亦可也。其官吏則曹參之醞酒可也成瑨之坐嘯亦可也。何也以其有民也。故君相常倚賴國民國民不倚賴君相小國且然况吾中國幅員之廣尤非一二人之長鞭所能及者耶。

則試以一家譬一國苟一家之中子婦弟兄各有本業各有技能忠信篤敬勤勞進取家未有不淳然興者不然者各委棄其責任而一望諸家長家長而不賢固闔室為餓殍藉令賢也而能蔭庇我者幾何。即能蔭庇矣而為人子弟累其父兄使終歲勤動日夕憂勞微特於心不安其母乃終為家之索即今之動輒責政府望賢君相者抑何不怨抑何不智。英人有嘗言曰 That's your mistake. I couldn't help you 譯意言君誤矣吾不能助君也。此雖利己主義之鄙言而實鞭策人自治自助之警句也。故吾雖日望有賢君相吾尤恐即有賢君相亦愛我而莫能助也。何也責望於賢君相者深則自責望者必淺。而此責人不責己望人不望己之惡習即中國所以不能維新之大原。我責人人亦責我我望人人亦望我是四萬萬人遂互消於相責相望之中而國將誰興立也。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則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孟子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自新之謂也。新民之謂也。所謂關於外交者何也。自十六世紀以來約四百歐洲所以發達世界所以進步皆由民族主義 Nation

目所磅礴衝激而成。民族主義者何。各地同種族同言語同宗教同習俗之人相視如同胞。務獨立自治。組織完備之政府。以謀公益而禦他族是也。此主義發達既極。則至十九世紀之末。近年三乃更進而為民族帝國主義。National Imperialism。民族帝國主義者何。其國民之實力充於內而不得溢於外。於是汲汲焉求擴張權力於他地。以為我尾闈其下手也。或以兵力。或以商務。或以教會。而一用政策以指揮調護之是也。近者如俄國之經營西伯利亞土耳其。德國之經營小亞細亞阿非利加。英國之用兵於波亞。美國之懸夏威林古巴。據菲律賓。皆此新主義之潮流。迫之不得不然也。而今也於東方大陸。有最大之國。最腴之壤。最腐敗之政府。最散弱之國民。彼族一旦窺破內情。於是移其所謂民族帝國主義者。如群蟻之附羶。如萬天之向的。雖然而集注於此一隅。彼俄人之於滿洲。德人之於山東。英人之於揚子江流域。法人之於兩廣。日人之於福建。亦皆此新主義之潮流。迫之不得不然也。夫所謂民族帝國主義者。與古代之帝國主義迥異。昔者有若亞歷山大。有若查理曼。有若成吉思汗。有若拿破侖。皆嘗抱雄圖。務遠畧。欲躡躡大地。吞并弱亡。雖然。彼則由於一人之雄心。此則由於民族之漲力。彼則為權威之所役。此則為時勢之所趨。故彼之侵略。不過一時。所謂暴風疾雨。不崇朝而息矣。此之進取。則在久遠。日擴而日大。日入而日深。吾中國不幸而適當此盤渦之中心點。其將何以待之。曰。彼為一二人之功名心而來者。吾可以恃一二人之英雄以相敵。彼以民族不得已之勢而來者。非合吾民族全體之能力。必無從抵制也。彼以一時之氣鼓驟進者。吾可以鼓一時之血勇以相防。彼以久遠之政策漸進者。非立百年宏毅之遠猷。必無從倖存也。不見乎瓶水乎。水僅半器。他水即從而入之。若內力能自充。

塞本器而無一隙之可乘。他水未有能入者也。故今日欲抵當列強之民族帝國主義。以挽浩劫而拯生靈。惟有我行我民族主義之一策。而欲實行民族主義於中國。舍新民末由。

今天下莫不憂外患矣。雖然。使外而果能為患。則必非一憂之所能了也。夫以民族帝國主義之頑強突進。如彼其劇。而吾猶商榷於外之果能為患與否。何其愚也。吾以為患之有無不在外而在內。夫各國固同用此主義也。而俄何以不施諸英。英何以不施諸德。德何以不施諸美。歐美諸國何以不施諸日本。亦曰有隙與無隙之分而已。人之患瘡者。風寒暑溼燥火無一不足以侵之。若血氣強盛。膚革充盈者。冒風雪。犯暴曬。衝瘴癘。凌波濤。何有焉。不自攝生。而怨風雪暴曬波濤瘴癘之無情。非直彼不任受。而我亦豈以善怨而獲免耶。然則為中國今日計。必非恃一時之賢君相。而可以弭亂。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圖成。必其使吾四萬萬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與彼相埒。則外自不能為患。吾何為而患之。此其功雖非旦夕可就乎。然孟子有言。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蓄。終身不得。今日舍此一事。別無善圖。甯復可蹉跎蹉跎。更閱數年。將有欲求如今日而不可復得者。嗚呼。我國民可不悚耶。可不勗耶。

第三節 釋新民之義

新民云者。非欲吾民盡棄其舊以從人也。新之義有二。一曰。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採補其所本無而新之。二者缺一。時乃無功。先哲之立教也。不外因材而篤。與變化氣質之兩途。斯即吾淬厲所固有。採補所本無之說也。一人如是。眾民亦然。

凡一國之能立於世界。必有其國民獨具之特質。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風俗習慣。文學美術。皆有一種獨

立之精神。祖父傳之子孫。繼之。然後群乃結。國乃成。斯實民族主義之根柢源泉也。我同胞能數十年立國於亞洲大陸。必其所具特質。有宏大高尚完美。釐然異於羣族者。吾人所當保存之。而勿失墜也。雖然。保之云者。非任其自生自長。而漫曰我保之。我保之云爾。譬諸木然。非歲歲有新芽之滋。則其枯可立待。譬諸井然。非息息有新泉之湧。則其涸不移時。夫新芽新泉。豈自外來者耶。舊也而不得。不謂之新。惟其日新。正所以全其舊也。濯之拭之。發其光晶。鍛之鍊之。成其體段。培之灌之。厚其本原。繼長增高。日征月邁。國民之精神。於是乎保存。於是乎發達。世或以守舊二字為一極可厭之名詞。其然豈其然哉。吾所患不在守舊。而患無真能守舊者。真能守舊者何。即吾所謂淬厲其固而已。

僅浮厲固而有遂足乎。曰不然。今之世非昔之世。今之人非昔之人。昔者吾中國有部民而無國民。非不能為國民也。勢使然也。吾國夙巍然屹立于大東。環列皆小蠻夷。與他方大國。未一交通。故我民常視其國為天下。耳目所接觸。腦筋所濡染。聖哲所訓示。祖宗所遺傳。皆使之有可以為一個人之資格。有可以為一家人之資格。有可以為一鄉一族人之資格。有可以為天下人之資格。而獨無可以為一國國民之資格。夫國民之資格。雖未必有以遠優於此數者。而以今日列國並立。弱肉強食。優勝劣敗之時代。苟缺此資格。則決無以自立於天壤。故今日不欲強吾國。則不可不博考各國民族所以自立之道。彙擇其長者而取之。以補我之所未及。今論者於政治學術技藝。皆莫不知取人長以補我短矣。而不知民德民智民力。實為政治學術技藝之大原。不取於此而取於彼。棄其本而摹其末。是何異見他樹之蒼鬱。而欲移其枝以接我槁幹。見他井之汨湧。而欲汲其流以實我管源也。故採補所本無以新我民之道。不可不深長思也。

世界上萬事之現象。不外兩大主義。一曰保守。二曰進取。人之運用此兩主義者。或偏取甲。或偏取乙。或兩者並起而相衝突。或兩者並存而相調和。偏取其一。未有能立者也。有衝突則必有調和。衝突者調和之先驅也。善調和者。斯為偉大國民。盎格里撒遜人種是也。譬之頭步。以一足立。以一足行。譬之拾物。以一手握。以一手取。故吾所謂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風者。流蕩棄吾數千年之道德學術風俗。以求伍於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紙者。流謂僅抱此數千年之道德學術風俗。遂足以立於大地也。

第四節 就優勝劣敗之理以證新民之結果而論及取法之所宜

在民族主義立國之今日。民弱者國弱。民強者國強。殆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有絲毫不容假借者。今請將地球民族之火勢。列為一表。而論其所以迭代消長之由。

- (一) 黑色民族
- (二) 紅色民族
- (三) 棕色民族
- (四) 黃色民族
- (五) 白色民族

- (甲) 拉丁民族 (Latin Nations) 法蘭班諸國
- (乙) 斯拉夫民族 (Slavonic Nations) 俄奧諸國
- (丙) 條頓民族
- (丁) 日耳曼民族 (Germanic Nations) 德奧諸國
- (戊) 盎格里撒遜民族

凡地球民族之大別五。其最有勢力於今世者誰乎。白色種人是也。白色民族之重要者三。白種不止。耳此。文非考據種族不必認也。其最有勢力於今世者誰乎。條頓人是也。條頓民族之重要者二。其最有勢力於今世者誰乎。盎格魯撒遜人是也。當其始。溝分而居。不相雜廁也。則無論若何之民族。皆可以休養生息於其部分之內。然天演物競之公例。既驅人類使不得不接觸。不交通。不爭競。一旦接觸。交通。爭競。而一起一仆之數。乃立見。不觀於鬥蟀者乎。百蟀各處一籠。各自雄也。并而一之。一日而死十六。七兩日而死十八。九三日而所餘者僅一二焉。矣。所餘之一二。必其最強者也。然則稍不強者。殆而已矣。黑紅棕之人。與白人相遇。如湯沃雪。瞬即消滅。夫人而知矣。今黃人與之遇。又著者。夫觀白人。之自競也。彼斯拉夫民族。常為阿士曼黎之專制政府。與盧馬納及哈普士卜之條頓人。至家所軛。縛。今罕能自伸。拉丁民族。雖當今世時代。曾臻全盛。及其與條頓人相遇。遂不可支。自羅馬解紐以來。今日歐洲之建國。無一不自條頓人之手而成。如皮士噶人之於西班牙。士埃威人之於葡萄牙。即拔人之於意大利。佛蘭克人之於法蘭西。比利時。盎格魯撒遜人之於英吉利。士康的拿比亞人之於丹麥。瑞典。挪威。威日耳曼人之於德意志。荷蘭。瑞士。奧大利。凡此皆現代各國之主動力也。而一皆自條頓人發之。成之。是條頓人不啻全世界動力之主人翁也。而條頓人之中。又以盎格魯撒遜人為主中之主。強中之強。今日地球陸地四分之一以上。被其占領。人類四分之一以上。受其統制。而勢力範圍之布於五洲各地者。且日進而未有已焉。今試就百年來各國用語之人數變遷。列為一表。而知盎格魯民族之進步。有令人

驚絕者。

一八〇一年	用各國語人數	百分比	一八九〇年	用各國語人數	百分比
法語	三一,四五〇	一九四	英語	一一一,一〇〇	二七七
俄語	三〇,七七〇	一九	德語	七五,二〇〇	一八八
德語	三〇,三二〇	一八七	俄語	七五,〇九〇	一八七
西班牙語	二六,一九〇	一六二	法語	五二,二〇〇	一二七
英語	二〇,五二〇	一二七	西班牙語	四二,八〇〇	一〇七
意語	一五,〇七〇	九三	意語	三三,〇〇〇	八三
葡語	七,四八〇	四七	葡語	一三,〇〇〇	三二

由兩表比較之。則此九十年間英語之位置。由第五躍至第一。由二千〇五十二萬。躍至一萬一千一百萬。由百分之十二。有奇。躍至百分之二十七。有奇。駭然。遂有吞全球括四海之勢。盎格魯撒遜人之氣。欲誰能禦之。由此觀之。則今日世界上最優勝之民族。可以知矣。五色人相比較。白人最優。以白人相比較。條頓人最優。以條頓人相比較。盎格魯撒遜人最優。此非吾趨勢利之言也。天演界無可逃避之公例。實如是也。使日耳曼人能自新。以優勝於盎格魯撒遜。則他日能代之以興。亦未可知。使斯拉夫人。拉丁人能自新。以優勝於條頓人。使黃人能自新。以優勝於白人。則其他日之結果。亦然。要之現在之地位。則其優劣之數。實如上所云云矣。然則吾所謂博考民族所以自立之道。當擇其長而取之。以補我所未及。

論說

五

者。援取法乎上之例。不可不求諸白人。不可不求諸白人之中。之條頓人。不可不求諸條頓人之中。之盎格魯撒遜人。

白人之優於他種人者何也。他種人好靜。白種人好動。他種人狃於和平。白種人不辭競爭。他種人保守。白種人進取。以故他種人只能發生文明。白種人則能傳播文明。發生文明者。恃天然也。傳播文明者。恃人事也。試觀泰西文明動力之中心點。由安息埃及而希臘。由希臘而羅馬。由羅馬而大西洋沿岸諸國。而徧於大陸。而飛渡磅礴於亞美利加。今則回顧而報本於東方焉。其機未嘗一日停。其勇猛果敢活潑宏偉之氣。比諸印度人何如。比諸中國人何如。其他小國。更不必論矣。然則白種人所以雄飛于全球者。非天幸也。其民族之優勝使然也。

條頓人之優於他白人者何也。條頓人政治能力甚強。非他族所能及也。如彼希臘人及斯拉夫人。雖能立地方自治之制。而不能擴充之。其能力全集注於此最小之公共團體。而位於此團體之上者。有國家之機關。位於此團體之下者。有個人之權利。皆非彼等所能及也。以故其所生之結果。有三缺點。人民之權利不完一也。團體與團體之間。不相聯屬。二也。無防禦外敵之力。三也。故希臘人一軌于羅馬。再軌於土耳其。三軌於條頓人。數千年不見天日。而斯拉夫人。今猶呻吟於專制暴政體之下。而未有已也。至如迦特民族。羅馬一統前之部兒人。及今之愛爾蘭。雖其勇敢之氣。冠絕一時。而政治思想更薄弱。故惟知崇拜一二膂力之英雄。而國民不能獨立團結。雖能建無數之小軍國。而無統一之道。能創大宗教。而不能成大國家。至於拉丁人。則遠優于彼等矣。能建偉大之羅馬帝國。統一歐陸。能製完備之羅馬民法。

法。垂型千年。雖然。其思想太大。而不能實施。動欲統制宇內。而地方自治之制。被破壞焉。個人權利被蹂躪焉。務張國力。而不養人格。故及羅馬之末葉。而拉丁之腐敗卑劣。聞天下。雖及今日。而其沿襲之舊質。猶不能除。好虛榮。少沈實。時則傾于保守。抱陳腐而不肯稍變。時則馳于急激。變之不以次第。若法蘭西人。其代表也。百年之內。變政體者六。易憲法者十四。至今名為民主。而地方自治與個人權利。不能擴充。此拉丁人所以日覺於天演之劇場也。若夫條頓人。則其始在日耳曼森林中。為一種蠻族時。其個人強立自由之氣概。傳諸子孫。而不失。而又經羅馬文化之薰習鍛鍊。兩者和合。遂能成一特性之民族。而組織民族的國家。National state。創代議制度。使人民皆得參與政權。集人民之意。以為公意。合人民之權。以為國權。又能定團體與個人之權限。定中央政府與地方自治之權限。各不相侵。民族全體。得應於時變。以滋長發達。故條頓人。今遂優於天下。非天幸也。其民族之優勝使然也。盎格魯撒遜人之。尤優于他條頓人者何也。其獨立自助之風。最盛。自其幼年在家庭。在學校。父母師長。皆不以附庸待之。使其練習世務。稍長。而可以自立。不倚賴他人。其守紀律循秩序之念。最厚。其常識。Common Sense。最富。常不肯為無謀之躁妄舉動。其權利之思想。最強。視權利為第二之生命。絲毫不肯放過。其體力最壯。能冒萬險。其性質最堅忍。百折不回。其人。以實業為主。不尚虛榮。人皆務有職業。不問高下。而坐食之官吏政客。常不為世所重。其保守之性質。亦最多。而常能因時勢。整外羣。以發揮光大其固有之本性。以此之故。故能以區區北極三孤島。而肇殖其種於北亞美利加。澳洲。亞而大陸。揚其國旗於日所出入處。其羣力於五洲四海。衝要咽喉之地。而天下莫之能敵也。盎格魯撒遜人。所以定霸於

十九世紀非天幸也。其民族之優勝使然也。然則吾之所當取法者可知已。觀彼族之所以衰所以弱此族之所以興所以強而一自省焉。吾國民之性質。其與彼召衰召弱者異同。若何。與此致興致強者異同。若何。其大體之缺陷在何處。其細故之薄弱在何處。一一勘之。一一鑿之。一一改之。一一補之。於是乎新國民可以成。今請舉吾國民所當自新之大綱小目。條分縷析。於次節詳論之。

第五節 論公德

我國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羣之所以為羣。國家之所以為國。賴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人也者。善羣之動物也。此西儒亞里而多德之言。人而不羣。禽獸莫擇。而非徒空言高論曰羣之羣之。而遂能有功者也。必有一物焉。貫注而聯絡之。然後羣之實乃舉。若此者。謂之公德。公德之本體一而已。但其發表於外。則公私之名立焉。人人獨善其身者。謂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羣者。謂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無私德則不能立。合無量數卑污虛偽殘忍愚懦之人。無以為國也。無公德則不能團。雖有無量數束身自好廉謹良愿之人。仍無以為國也。吾中國道德之發達。不可謂不早。雖然。偏於私德。而公德殆闕如。試觀論語孟子諸書。吾國民之本鐸。而道德所從出者也。其中所敬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如皋陶謨之九德。洪範之三德。論語所謂溫良恭儉讓。所謂克己復禮。所謂忠信篤敬。所謂寡尤寡悔。所謂剛毅木訥。所謂知命知言。大學所謂知止。慎獨。戒欺。求慊。中庸所謂好學力行。知恥。所謂戒慎恐懼。所謂致曲。孟子所謂存心養性。所謂反身強恕。凡此之類。關於私德者。發揮幾無餘蘊。於養成私人。個人者。對於公人而言。謂之公德。庶乎備矣。雖然。僅有私人之資格。遂足

為完全人格乎。是固不能。今試以中國舊倫理與泰西新倫理相比較。舊倫理之分類曰君臣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婦曰朋友。新倫理之分類曰家族倫理曰社會倫理曰國家倫理。舊倫理所重者。則一私人對於一私人之事也。道義仍屬于私德之範圍也。此可以法律上公法私法之範圍證明之。新倫理所重者。則一私人對於一團體之事也。以新倫理之分類歸納舊倫理。則關於家族倫理者。父子也。兄弟也。然朋友一倫。決不足以盡社會倫理。君臣一倫。不足以盡國家倫理。何也。凡人對於社會之義務。決不專在相知之朋友而已。即絕迹不與人交者。仍于社會上有不可不盡之責任。至國家者。尤非君臣所能不事。王侯者。豈不在此倫範圍之外乎。夫人必備此三倫。理之義務。然後人格乃成。若中國之五倫。則惟於家族倫理稍為完整。至社會倫理。國家倫理。不備。多此缺。夫一私人之所以自處。與一私人之對於他私人。其間必貴有道德者存。此矣。待言。雖然。此道德之一部分。而非其全體也。全體者。合公私而兼善之者也。

私德公德本並行不悖者也。然提倡之者。既有所偏。其末流或遂至相妨。若微生畝。譏孔子以為佞。公孫丑疑孟子以好辯。此外道淺學之徒。其不知公德不待言矣。而大聖達哲。亦往往不免。吾今固不欲據拾古人片言隻語。有為而發者。極之以相詬病。要之吾中國數千年來。束身寡過主義。實為德育之中心點。範圍既日縮日小。其間有言論行事。出此範圍外。欲為本羣本國之公益。有所盡力者。彼曲士賤儒。動輒援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等偏義。以非笑之。摳排之。謬種流傳。習非勝是。而國民益不復知公德為何物。今夫人之生息於一羣也。安享其本羣之權利。即有當盡於其本羣之義務。苟不爾者。則直為羣之蠹而已。彼束身寡過主義者。以為吾雖無益於群。亦無害於群。庸詎知無益之即為害乎。何則。群有以益

我而我無以益羣是我通群之負而不償也。夫一私人與他私人交涉而通其所應償之負於私德必為罪矣。謂其害之將及于他人也。而通群負者乃反得冒善人之名何也。使一羣之人皆相率而通焉。彼一羣之血本能有幾何。而此無窮之債客。日夜蠹蝕之而瓜分之。有消耗無增補。何可長也。然則其羣必為通負者所覆倒。與私人之受累者同一結果。此理勢之所必然矣。今吾中國所以日即衰落者。豈有他哉。東身寡過之善士太多。享權利而不盡義務。人人視其所負於羣者如無有焉。人雖多。曾不能為羣之利。而反為羣之累。夫安得不日蹙也。

父母之於子也。生之育之。保之教之。故為子者有報父母恩之義務。人人盡此義務。則子愈多者。父母愈順。家族愈昌。反是則為家之索矣。故子而通父母之負者。謂之不孝。此私德上第一大義。盡人能知者也。羣之於人也。國家之於國民也。其恩與父母同。益無羣無國。則吾性命財產無所託。智慧能力無所附。而此身將不可以一日立於天地。故報群報國之義務。有血氣者所同具也。苟放棄此責任者。無論其私德上為善人為惡人。而皆為群與國之廢賊。譬諸家有十子。或披剃出家。或博奕飲酒。雖一則求道。一則無賴。其善惡之性質迥殊。要之不顧父母之養。為名教罪人則一也。明乎此義。則凡獨善其身以自足者。實與不孝同科。案公德以審判之。雖謂其對於本羣而犯大逆不道之罪。亦不為過。某說部寓言有官吏死而冥王案治其罪者。其魂曰。吾無罪。吾作官甚廉。冥王曰。立木偶於庭。並水不飲。不更勝君子於廉之外。一無所聞。是即君之罪也。遂炮烙之。欲以求身寡過為獨一無二之善德者。不知其已陷於此律而不容赦也。近世官箴最膾炙人口者三字曰。清慎勤。夫清慎勤。豈非私德之高尚者。

耶。雖然彼官吏者受一羣之委託而治事者也。既有本身對於群之義務。復有對於委託者之義務。曾是清慎勤三字。遂足以塞此兩重責任乎。此皆由知有公德。故政治之不進。國華之日替。皆此之由。彼官吏之立於公人地位者。且然而民間一私人更無論也。我國民中無一人視國事如己事者。皆公德之大義。未有發明故也。

且論者亦知道德所由起乎。道德之立。所以利群也。故因其群文野之差等。而其所適宜之道德。亦往往不同。而要之以能固其群。善其群。進其群者為歸。夫英國憲法以侵犯君主者為大逆不道。各國君主法國憲法以謀立君主者為大逆不道。美國憲法乃至以妄立貴爵名號者為大逆不道。凡違憲者皆大逆不道。其道德之外形相反如此。至其精神則一也。一者何。曰為一羣之公益而已。乃至古代野蠻之人。或以婦女公有為道德。一羣中之婦女為一羣中之男子所公有。或以奴隸非人為道德。視奴隸不以人類。古賢相拉尚不以此事為惡德也。而今世哲學家猶不能謂其非道德。蓋以彼當時之情狀。所以利群者。惟此為宜也。然則道德之精神。未有一不自一羣之利益而生者。苟反於此精神。雖至善者。時或變為至惡矣。如自制在今日為至美。然移之于文明野蠻未開之羣。則為至惡。是專制之治。是故公德者諸德之源也。有益於群者。為善。無益於群者為惡。無害亦無益者為小惡。此理放諸四海而準。俟諸百世而不惑者也。至其道德之外形。則隨其群之進步。以為比例。羣之文野不同。則其所以為利益者不同。而其所以為道德者亦自不同。德也者。非一成而不變者也。吾此言頗駭俗。但所言者德之條理。非德之本原。其本原固非數千年前之古人所能立一定格式以範圍天下萬世者也。公德之條目變遷較多。然則吾輩生於此群。生於此

群之今日宜縱觀宇內之大勢。靜察吾族之所宜。而發明一種新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群。善吾群。進吾群之道。未可以前王先哲所罕言者。遂以自畫而不進也。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世今士夫談維新者。諸事皆言新。惟不敢言新道德。此由學界之奴性未去。愛羣愛國愛真理之心未誠也。蓋以為道德者。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自無始以來。不增不減。先聖賢盡揭其真。以詔後人。安有所謂新焉。舊焉者。殊不知道德之為物。由于天然。非由人事。亦非有所損益也。亦明矣。今日正當過渡時。不生于今日。安能制定之。合今日之道德。使孔孟復起。其不能不有所損益也。亦明矣。今日正當過渡時。有厭其陳腐。而一切吐棄之者。吐棄陳腐。而流俗相傳。簡單之道。德則橫不礙。以範圍其後。人心且將見端矣。老師宿儒。或憂之。勸馬欲持宋元之餘論。以遏其流。豈知優勝劣敗。固無可逃。捧不吐。以塞孟津。沃杯水以救薪火。雖竭吾力。豈有當焉。當今之急。其流弊。固中外發。明一種新道德。而士以塞孟德。革命之論。吾知必為舉國之所詬病。願吾特恨吾才之不逮耳。若夫與一世之流俗人。挑戰決鬥。吾所不懼者。吾願為之。執鞭以研究此問題也。

第六節 論國家思想

公德之目的。既在利群。而萬千條理。即由是生焉。本論以後各子目。殆皆可以利群二字為綱。以一貫之者也。故本節但論公德之急務。而實行此公德之方法。則別著於下方。

人羣之初級也。有部民而無國民。由部民而進於國民。此文野所由分也。部民與國民之異安在。曰羣族而居。自成風俗者。謂之部民。有國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謂之國民。天下未有無國民而可以成國者也。國家思想者何。一曰對於一身而知有國家。二曰對於朝廷而知有國家。三曰對於外族而知有國家。四曰對於世界而知有國家。

所謂對於一身而知有國家者何也。人之所以貴於他物者。以其能羣耳。使以一身孑然孤立於大地。則飛不如禽。走不如獸。人類之剪滅。亦既久矣。故自其內界言之。則太平之時。通功易事。分業相助。必非能以一身而備百工也。自其外界言之。則急難之際。羣策羣力。捍城禦侮。尤非能以一身而保七尺也。於是乎國家起焉。國家之立。由於不得已也。即人人自知僅恃一身之不可。而別求彼我相團結相補助相捍救。相利益之道也。而欲使其團結永不散。補助永不虧。捍救永不誤。利益永不窮。則必人人焉。知吾一身之上。更有大而要者。存每發一慮。出一言。治一事。必常注意於其所謂一身以上者。此兼愛主義也。雖然無不可。蓋非利羣則不。苟不爾。則團體終不可得成。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此為國家思想之第一義。所謂對於朝廷而知有國家者何也。國家如一公司。朝廷則公司之事務所。而握朝廷之權者。則事務所之總辦也。國家如一村市。朝廷則村市之會館。而握朝廷之權者。則會館之值理也。夫事務所為公司而立。抑公司為事務所而立乎。會館為村市而設乎。抑村市為會館而設乎。不待辨而知矣。兩者性質不同。而其大小輕重。自不可以相越。故法王路易第十四。朕即國家也。一語。至今以為大逆不道。歐美五尺童子。聞之莫不唾罵焉。以吾中國人之眼觀之。或以為無足怪乎。雖然。譬之有一公司之總辦。而曰我即公司。有一村市之值理。而曰我即村市。試思公司之股東。村市之居民。能受之否。即夫國之不可以無朝廷。固也。故常推愛國之心。以愛及朝廷。是亦愛人及屋愛屋及鳥之意云爾。若夫以鳥為屋也。以屋為人。也以愛屋愛鳥為即愛人也。寢假愛鳥而忘其屋。愛屋而忘其人也。欲不謂之病狂。不可得也。故有國家思想者。亦常愛朝廷。而愛朝廷者。未必皆有國家思想。朝廷由正式而成立者。則朝廷為國家之代表。愛朝廷即所以愛國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則朝廷為國家之蠱賊。正朝廷乃所以愛國家也。此為

國家思想之第二義

所謂對於外族而知有國家者何也。國家者對外之名詞也。使世界而僅有一國。則國家之名不能成立。故身與身相並而有我身。家與家相接而有我家。國與國相峙而有我國。人類自千萬年以前。分孽各地。各自發達。自言語風俗。以至思想。法制。形質。異精神。異而有不得不自國其國者焉。猶物競天擇之公例。則人與人不能不衝突。國與國不能不衝突。國家之名立之。以應他羣者也。故真愛國者。雖有外國之神聖大哲。而必不願服從於其主權之下。甯使全國之人流血粉身。靡有遺。而必不肯以絲毫之權利讓於他族。蓋非是。則其所以為國之具先亡也。譬之一家。雖復室如懸磬。亦未有願他人入此室處者。知有我故。是故我存。此為國家第三義。

所謂對於世界而知有國家者何也。宗教家之論。動言天國。言大同。言一切眾生。所謂博愛主義。世界主義。抑豈不至德而深仁也哉。雖然。此等主義。其脫離理想界而入於現實界也。果可期乎。此其事或待至萬數千年後。吾不敢知。若今日將安取之。夫競爭者文明之母也。競爭一日停。則文明之進步立止。由一人之爭競而為一家。由一家而為一鄉族。由一鄉族而為一國。一國者團體之最大圈。而競爭之最高潮也。若曰並國界而破之。無論其事之不可成。即成矣。而競爭絕。母乃文明亦與之俱絕乎。況人之性。非能終無競爭者也。然則大同以後。不轉瞬而必復以他事起競爭於天國中。而彼時則已返為部民之競爭。而非復國民之競爭。是率天下人而復歸於野蠻也。今世學者。非不知此主義之為美也。然以其為心界之美。而非歷史上之美。故定案以國家為最上之團體。而不以世界為最上之團體。蓋有由也。然則言博

愛者。殺其一身之私。以愛一家可也。殺其一家之私。以愛一鄉族可也。殺其一身一家一鄉族之私。以愛一國可也。國也者。私愛之本位。而博愛之極點。不及焉者野蠻也。過焉者亦野蠻也。何也。其為部民而非國民一也。此為國家思想第四義。

耗矣。哀哉。吾中國人之無國家思想也。其下焉者。惟一身一家之榮瘁是問。其上焉者。則高談哲理。以並實用也。其不肖者。且以他族為虎。而自為其俵。其賢者亦僅以亮節為主。而自為其狗也。以言乎第一義。則今日四萬萬人中。其眼光能及於一身以上者。幾人。攘而往。熙而來。苟有可以謀目前錙銖之私利者。雖賣盡全國之同胞以圖之。所弗辭也。其所謂第一等人者。則獨善其身。鄉黨自好者流也。是即吾所謂通羣負而不償者也。五節夫獨善之與私惡。其所以自立者。雖不同。要其足以召國家之衰亡一也。以言乎第二義。則吾中國相傳天經地義。曰忠曰孝。尚矣。雖然。言忠則其義完。言忠君則其義偏。何也。忠孝二德。人格最要之件也。二者缺一。時曰非人。使忠而僅以施諸君也。則天下之為君王者。豈不絕其盡忠之路。生而抱不具人格之缺憾耶。則如今日美法等國之民。無君可忠者。豈不永見屏於此德之外。而不復得列於人類耶。顧吾見夫為君王者。與為民主國之國民者。其應盡之忠德。更有甚焉者也。人非父母無自生。非國家無自存。存於親。忠於國。皆報恩之大義。而非為一姓之家奴走狗者所能冒也。而吾中國人以忠之一字。為主僕交涉之專名。何其真也。君之當忠。更甚於民何也。民之忠也。僅在報國之一義務。以已耶。夫孝者。子所對於父母之責任也。然為人父者。何嘗可以缺孝德。以言乎第三義。則吾國歷史。彌父不可不孝。而君顧可以不以忠乎。僅言忠君者。吾見其不能自完其說也。以言乎第三義。則吾國歷史。彌天之大辱。而非復吾所忍言矣。計自漢末以迄今日。凡一千七百餘年間。我中國全土。為他族所占領者。

三百五十八年其黃河以北乃至七百五十九年今列其種族及時代為表如左

國名	國祖	種族	都	今地	興起年代	滅亡年代
漢	劉淵	匈奴	平陽	山西平陽府	三〇四年 _{西曆}	三二九年 _{西曆}
成	李雄	巴氏	成都	四川成都府	"	三四七年
後趙	石勒	羯	鄴	直隸順德府	三一八年	三五一年
燕	慕容皝	鮮卑	"	"	三三七年	三七〇年
代	拓跋猗盧	"	盛樂	山西大同府	三〇九年	三七六年
秦	苻健	氐	長安	陝西西安府	三五一年	三九四年
後燕	慕容垂	鮮卑	中山	直隸定州	三八三年	四〇八年
後秦	姚萇	羌	長安	"	三八四年	四一七年
西燕	慕容沖	鮮卑	長子	山西潞州府	"	三九四年
西秦	乞伏乾歸	"	苑川	甘肅鞏昌府	三八五年	四三一年
後涼	呂光	氐	姑臧	甘肅涼州府	三八六年	四〇三年
南燕	慕容德	鮮卑	廣固	山東青州府	三九八年	四一〇年
南涼	秃髮傉檀	"	康川	甘肅西盈府	四〇二年	四一四年
北涼	沮渠蒙遜	匈奴	張掖	甘肅甘州府	"	四三九年

大夏	赫連勃勃	統萬	甘肅靈夏府	四〇七年	四三一年
後魏	拓跋珪	平城	山西大同府	三八六年	五六四年
契丹	完顏阿骨打	五代時燕雲十六州	山西開封府	一一二六年	一二三四年
金	成吉思	女真	河南開封府	一二七七年	一三六七年
元		蒙古	北京		

嗚呼。以黃帝神明華胄所世襲之公產。而為人終而奪之者。屢見不一見。而所謂黃帝子孫者。迎壺漿若崩厥角。紆青紫臣妾驕人。其自嚙同類以為之盡力者。又不知幾何人也。陳白沙崖山吊古詩有云。鑄功奇石張宏範。不是胡兒是漢兒。嗟夫。嗟夫。晉宋以來之漢兒。其豐功偉烈。與張宏範後先輝映者。何啻千百。白沙先生。無乃所見不廣乎。國家思想之銷亡。至是而極。一以言乎第四義。則中國儒者。動曰平天下治天下。其尤高尚者。如江都繁露之篇。橫渠西銘之作。視國家為眇小之一物。而不屑屑意。究其極也。所謂國家以上之一大團體。豈嘗因此等微妙之空言。而有所補益。而國家則滋益衰矣。一若是乎。吾中國人之果無國家思想也。危乎痛哉。吾中國人之無國家思想。竟如是其甚也。吾推其所以然之故。厥有二端。一曰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家。二曰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國家。其誤認國家為天下也。復有二因。第一由於地理者。歐洲地形。山河崎嶇。華離破碎。其勢自趨於分立。中國地形。平原磅礴。阨塞交通。其勢自趨於統一。故自秦以後。二千餘年。中間惟三國南北。朝三百年。間稍為分裂。自餘則皆四海一家。即偶有割據。亦不旋踵而合併也。環其外者。雖有無數蠻族。然其幅員。其戶

口其文物無一足及中國若蔥嶺以外雖有波斯印度希臘羅馬諸文明國然彼此不相接不相知故中國之視其國如天下非妄自尊大也地理使然也夫國也者以對待而成中國人國家思想發達所以較難於歐洲者勢也第二由於學說者戰國以前地理之勢未合羣雄角立而國家主義亦最盛願其做也爭地爭城殺人盈野塗炭之禍未知所極有道之士怒然憂之矯枉過正以救末流孔子作春秋務破國界歸於一王以文致太平孟子謂天下惡乎定定於一其餘先秦諸子如墨翟宋牼老聃關尹之流雖其哲理各自不同至言及政術則莫不以統一諸國為第一要義蓋救當時之敝不得不如是也人心之厭分爭已甚遂有嬴政劉邦諸梟雄接踵而起前此書生之坐論忽變為帝者之實行中央集權之勢遂以大定帝者猶慮其未固也乃更播百家之言網方術之士而務刺取前哲緒論之有利於己者特表章之以陶冶一世於是國家主義遂絕其絕也末始不由孔墨諸哲消息於其間也雖然固不可以為先哲咎彼其時固當然而扶東倒西又人類之弱點而不能避者也佛以說法度眾生而法執者謂法也即由法生惑焉後人祖一統而忘愛國又豈先聖之志也且人與人相處而不能無彼我之界者天性然矣國界既破而鄉族界身家界反日益甚是去十數之大國而復生出百數十數無量數之小國馴至四萬萬人為四萬萬國焉此實吾中國二十年來之性狀也惟不知有國也故其視朝廷不以為國民之代表而以為天帝之代表彼朝廷之屢易而不動其心也非怒也蒼天死而黃天立白帝殺而赤帝來於我下界凡民有何與也稟受於地理者既若彼重習於學說者又若此我國人之無國家思想也又何怪焉又何怪焉

雖然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家此不過一時之謬見其時變則其謬亦可自去彼謬之由地理而起者今則全球交通列強比鄰開關一統之勢破而安知殷憂之不足以相啟也謬之由學說而起者今則新學輸入古義調和通變宜民之論昌而安知王霸之不可以一途也所最難變者則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國家之弊深中於人心也夫獨善其身鄉黨自好者畏國事之為己累而逃之也家奴走狗於一姓而自詡為忠者為一己之爵祿也勢利所在趨之若鶩而更自造一種道德以飾其醜而美其名也不然則二十年來與中國交通者雖無文明大國而四面野蠻亦何嘗非國耶謂其盡不知有對待之國又烏可也然試觀劉淵石勒以來各種人之入主中夏曾有一焉無漢人以為之佐命元勳者乎昔嵇紹生於魏晉人篡其君而殺其父紹覲願事兩重不共戴天之仇敵且為之死而自以為忠後世言史家亦或以忠許之焉吾甚惜乎至完美至高尚之忠德將為此輩污蟻以盡也無他知有己而已有能富我者吾願為之吮癰有能貴我者吾願為之叩頭其來歷如何豈必問也若此者其所以受病全非由地理學說之影響地理學說雖萬變而奴隸根性終不可得變嗚呼吾獨奈之何哉吾獨奈之何哉不見乎聯軍入北京而順民之旗戶戶高懸德政之傘署衙千百嗚呼痛哉吾語及此無皆可裂無髮可豎吾惟胆戰吾惟肉麻忠云忠云忠於勢云爾忠於利云爾不知來視諸往他日全地球勢利中心點之所在是即四萬萬忠臣中心點之所在也而特不知國於此焉者之誰與立也嗚呼吾不欲多言矣吾非敢望我同胞將所懷抱之利己主義剷除淨盡吾惟望其擴充此主義置固此主義求如何而後能真利己如何而後能保己之利使永不失則非養成國家思想不能為功也同胞乎

同胞乎。勿謂廣土之足恃。羅馬帝國全盛時。其幅員不讓我今日也。勿謂民衆之足恃。印度之土人。固二百餘兆也。勿謂文明之足恃。昔希臘之雅典。當其為獨立國也。聲明文物甲天下。及其服從他族。萎靡不振。以至於漸亡。而吾國當胡元時代。士大夫皆習蒙古文。廿二史劄記而文學幾於中絕也。惟茲國家。吾儕父母兮。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兮。茫茫淒淒。誰憐取兮。時運一去。吾其已兮。思之思之兮。及今其猶未沫兮。

第七節 論進取冒險

天下無中立之事。不猛進斯倒退矣。人生與憂患俱來。苟畏難斯落險矣。吾見夫今日天下萬國中。其退步之速。與險象之劇者。莫吾中國若也。吾為此懼。

歐洲民族所以優強於中國者。原因非一。而其富於進取冒險之精神。殆其尤要者也。今勿徵諸遠。請言其近者。嘗羅馬解紐以後。歐洲人滿為憂。紛競不可終日。時則有一寡人子。牙身萬里。四度航海。舟人失望。賄怒之極。欲殺之。而飲其血。而願勇撓不屈。有進無退。卒覓得亞美利加。為生靈開出新世界者。則西班牙之哥倫布士。Columbus 其人也。嘗羅馬教皇威乃達於極點。各國君主俯伏肘下。時則有一介僧侶。假天主教之名。士不要妻。故日本悍然揭九十六條檄文於大府。嗚舊教之罪惡。倡新說以號召天下。教皇率百數十王侯。開法會拘而訊之。使更前說。而願從容對簿。侃侃抗言。不屈不撓。卒能開信教自由之端。緒為人類進幸福者。則日耳曼之馬丁路得。Martin Luther 其人也。扁舟繞地球一周。凌重濤。冒萬死。三年乃還。卒開通太平洋航路。為兩半球鑿交通之孔道者。則葡萄牙之麥志倫。Magellan 其人也。隻身探險於亞非利加內地。越萬里之撒哈拉沙漠。與瘴氣戰。與猛獸戰。數十年如一日。卒使全非開通。為白人殖民地。則英國之立溫斯敦。Livingstone 其人也。十六七世紀間。新舊教之爭正烈。日耳曼剿滅新教徒。殆無遺類。時則有波羅的海岸。一蕞爾國。奮其螳臂。為人類請命。為上帝復仇。卒以萬六千之精兵。橫行歐陸。極民塗炭。犧牲一身。而不悔者。則瑞典王亞多法士。Adolphus 其人也。俄羅斯經蒙古蹂躪之後。元氣新復。積弱。蠻陋。無足比數。時則有以萬眾之尊。微服外游。雜伍傭作。學其文明技術。傳與其民。使其國為今日世界第一雄國。駸駸乎有囊括宇內之觀者。則俄皇彼得。Peter the Great 其人也。英國自額里查白。以後。積勝而驕。立憲美政。漸以墜地。時則有一窮壤牧夫。攘臂以舉義旗。與國會軍。血戰八年。卒俘獨夫。重興民政。使北海三島。為文明政體之祖國。國旗輝於大地者。則英吉利之克林威爾。Cromwell 其人也。美受英。稅租煩重。人權蹂躪。民不聊生。時則有一穹谷俠農。叩自由之鐘。揭獨立之旗。毫無憑藉。以抗大敵。卒能建雄邦於新世界。今日幾為世世紀地球之主人者。則美總統華盛頓。Washington 其人也。法國大革命後。風潮迅激。大陸震懼。舉國不寧。時則有一小軍隊中。一小將校。奮其功名心。征埃及。征意大利。席捲全歐。建大帝國。猶率四十萬眾。踞臨強俄。逐北千里。雖敗而其氣不挫。則法皇拿破侖。Napoleon 其人也。荷為班屬。宗教壓制。虐政懽懽。縱騎徧國。時則有一亡命志士。集勁旅於日耳曼。歸圖恢復。血戰三十七年。卒復國權。身斃於鉏耨之手。而不悔者。則荷蘭之維廉額們。William Egmont 其人也。美國當數十年前。奴政盛行。人道滅絕。南北異趣。國幾分裂。時則有一舟人之子。以正理為甲冑。以民義為戈矛。斷然排俗情。興義戰。犧牲以數。草芥一身。以獻國民。卒能實行平等博愛。

之理想。定國憲以為天下法。則美總統林肯 Lincoln 其人也。羅馬云亡。遺烈久沫。寄息他族。奴畜禽視。時則有弱冠翩翩一少年。投秘密結社。傾偽政府。不能得志。通竄異域。專務青年教育。喚起國魂。卒能使其國成獨立統一之功。列於世界第一等國者。則意大利之瑪志尼 Mazzini 其人也。若此者。不過聊舉數賢以為例耳。其他豪傑之類。此者。比肩接踵於歷史。雖其姓名。亦更僕不能盡於。何其盛哉。後世讀史者。扼其芬。汲其流。崇拜而歌。之。而不知其當時道天下所不敢道。為天下所不敢為。其精神有江河學海。不止之形。其氣魄有破釜沉舟。一瞑不視之概。其胸其主義也。有天上地下。惟我獨尊之觀。其向前途也。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志。其成也。洵腦精以買歷史之光榮。其敗也。逆鮮血以贖國民之沉孽。嗚呼。焉克有此。曰。惟進取故。曰。惟冒險故。

進取冒險之性質何物乎。吾無以名之。名之曰。浩然之氣。孟子釋浩然之氣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又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故此性質者。人有之則生。無之則死。國有之則存。無之則亡。而所以養成之發現之者。其根柢甚深厚。而非器性薄弱之人所能假借。試推其所原有四端焉。

一曰。生于希望。一亞歷山大之親征波斯也。瀕行舉其子女玉帛。悉分子諸臣。無一餘者。諸臣曰。然則王更何有乎。王曰。吾有一焉。曰。希望。一甚哉。希望之於人如此。其偉大而有功也。凡人生莫不有兩世界。其在空間者。曰。實。在時間者。曰。理想。其在時間者。曰。現在。在空間者。曰。未來。實與現在。屬於行為。理想與未來。屬於希望。而現在所行之實。即為前此所懷理想之發表。而現在所懷之理想。又為將來所行實之券。

符然則實逆者理想之子。孫。未來者現在之父母也。故人類所以勝於禽獸。文明人所以勝於野蠻。惟其有希望故。有理想故。有未來故。希望愈大。則其進取冒險之心愈雄。越王句踐之栖會稽。以薪為薪。以胆為糧。彼其心未嘗一日忘吳也。摩西率頑冥險躁之猶太人。彷徨於亞刺伯沙漠。四十餘年。被蓋日有一葡萄滋。乳芬郁之迦南樂土。來往於其胸中也。王陽明詩云。人人有路透長安。坦坦平平一直看。豈惟吳會。豈惟迦南。蓋丈夫之所以立於世者。莫不有第二之世界。以為其歸宿之一故。鄉。各懷希望。以奔於無極之長途。此世運所以日進步也。以此希望故。故其於現在。界於實。逆。界。不惜絞其腦。滴其汗。胼胝其手足。甚乃獻其血。竭其骸。豈徒然哉。其將有所易也。西哲有言。上帝語衆生曰。汝所欲之物。吾志異汝。但汝當納其代價。進取冒險者。希望之代價也。彼禽獸與野蠻人。飢則求食。飽則嬉焉。知有今日而不知有明日。人之所以為。人。文明之所以為。文明。亦曰。知明日而已。惟明日能繫我於無極。而三日馬。而五日馬。而七日馬。而一月馬。而一年馬。而十年馬。而百年馬。而千馬。而億兆京垓無量數。不可思議年焉。皆明日之積也。保守今日。故進取之念。消。安。今日。故冒險之氣。亡。若此者。是棄其所以為人之具。而自儕於羣動也。吾乃知進取冒險之不可以已如此其甚也。

二曰。生於熱誠。吾讀史記。李將軍列傳。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射之。中石。沒羽。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未嘗不歎。人生之能力。無一定界限。無一定程度。而惟以其熱誠之界限程度。為此例。差。其動機也。希微。其結果也。殊絕。而深知。夫天下古今之英雄豪傑。孝子烈婦。忠臣義士。以至熱心之宗教家。政治家。美術家。探險家。所以能為驚天地。泣鬼神之事業。震宇宙。而昭赫之者。其所得皆有由也。

西儒姚哥氏有言。婦人弱也。而為母則強。夫弱婦何以能為強母。惟其愛兒至誠之一念。則雖平日嬌不勝衣。情如小鳥。而以其兒之故。可以獨往獨來于千山萬壑中。虎狼吼咻。魍魎出沒。而無所於恐。無所於避。大矣哉。熱誠之愛。之能易人度也。朱壽昌之棄官行乞。跋涉風雲。愛其親也。豫讓之漆身為厲。被髮為奴。愛其君也。諸葛武侯之扶病出師。洒一掬之淚於五丈原頭。而不辭者。愛知己也。克林威爾冒弒君之大不韙。且兩度解散國會。受專制之嫌。而無憚者。愛國民也。林肯不顧國內之分裂。不恤戰爭之塗炭。而毅然布放奴令於南美洲。愛公理也。十六七世紀之間。新教徒抵抗教皇者二百餘年。死者以千數百萬計。而未嘗悔者。愛上帝愛自由也。十九世紀。革命風潮。偏於全歐。擲無量數之頭顱血肉。前者仆而後者繼。亦以其民之愛國而自愛也。彼男女之相悅。則固常背父母。犯輿論。千回百折。以相從矣。甚者乃相為死矣。夫人情孰不愛生而惡死。顧其所愛有甚於生者。故或可以得生而不用也。戰國策言。有覆金於齊市者。士官拘而鞠之。其人曰。吾覆金時。只見金。不見人。彼夫英雄豪傑。孝子烈婦。忠臣義士。以至熱心之宗教家。政治家。美術家。探險家。當其徇其主義。赴其目的。何一非見金不見人之類也。若是者。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豈惟不見有人。並不見有我。無以名之。名之曰。烟士披里純。Inspiration 烟士披里純者。熱誠最高潮之一點。而感動人。驅迫人。使上於冒險進取之途者也。而此熱誠。又不惟於所愛者有之。乃至哀之極。怨之極。危險之極。亦常為驅發熱誠之導線。處火宅者。弱女能運千鈞之箭。臨敵陣者。疲馬亦作突圍之想。故曰。不搏不躍。不激不行。可愛者而不知愛。可哀者而不知哀。可怒者而不知怒。可危者而不知危。此所謂無人性也。吾乃知進取冒險之不可以已如此其甚也。

三曰。生於智慧。凡人之有所畏縮也。必其於事理見之未明者也。孩童婦孺最畏鬼。暮夜則不敢出也。蠻野民族最畏機祥。龜筮不從則不敢動作也。日食。彗見。則恐懼潛藏也。禮拜五日不宜出行也。十三人不敢共膳也。西俗皆此。皆知有所蔽。而行遂有所怯也。灘石錯落。河流激湍。非習水性者。不敢渡焉。大雪漫野。坑谷皆盈。非識地勢者。不敢凌焉。見之不審。則其氣先餒。餒則進取之精神。萎地矣。故王陽明以知行合一為教義。誠得其本也。哥倫布之敢於航大西洋而西也。蓋深信地圖之理。而知彼岸必有極樂世界也。格蘭斯頓之堅持愛爾蘭自治案也。蓋深信民俗自由主義平等主義。知非此而英愛不能相安也。猛虎躡於後。則越澗穿林如平地。大火燎於棟。則飛簷走壁如轉蓬。知虎與火之能殺人。而不得不冒火險以避最險也。若乳嬰之子。不知虎之暴。而火之烈。則嬉然安之而已。故進取冒險之精神。又常以其見地之淺深。高下。為比例差。欲養氣者。必先積智。非虛言也。而不然者。為教宗之奴隸。為先哲之奴隸。為習俗之奴隸。為居上位有權勢者之奴隸。乃至自為其心之奴隸。其心又為四支百體之奴隸。重重緝緝。奄奄就死。無復生人之趣矣。吾乃知進取冒險之不可以已如此其甚也。

四曰。生於膽力。拿破侖曰。難之一字。惟愚人所用作。為有之耳。又曰。不能。二字。非佛蘭西人所用也。訥爾遜曰。吾未見所謂可畏者。吾不識畏之為何物也。訥爾遜。英國名將。即掃盞拿。破命海軍者也。當五

人覓得之則危。坐于山頂。一破屋也。其祖母責之曰。嗚呼。何物怪。童此可怖之現象。竟不能驅汝歸家。耶。訥則答曰。Fear I never saw. Fear I do not know what it is. 即此文是也。譯為華言。不能得其精神。神於嗚呼。至今讀此言。神氣猶為之王焉。豈偉人之根器。固非吾輩所能企乎。抑自有之。而自不用也。拿破侖所歷至難之境。正多。訥爾遜所還可畏之端。亦不少。而拿破侖若行所無事者。無他。其氣先足以勝之。

也佛說三界惟心萬法唯識吾以為不能焉以為可畏焉斯不能矣斯可畏矣吾以為能焉以為無畏焉斯亦能矣斯亦無畏矣此其理真非鈍根眾生之所能悟也雖然猶有二義焉凡人之有疾病者雖復齒痛鼻眩之微末而其日之精神志氣輒為之萎縮蓋氣力與體魄常相依而為用者也此一說也又莊敬日強安惰日偷生理之大經也○曾文正曰身體雖弱却不宜過於愛惜精神愈用則愈出陽氣愈提則愈盛○若存一愛惜精神的意思將前將卸奄奄無氣矣難成事此又一說也○若是子體魄之不可不自壯而胆力亦未嘗不可以養成也○若拿破命若訥爾遜若曾國藩皆進取冒險之豪傑承為後輩型者也○譚駁寶地之精神細讀全集自能見之○吾乃知進取冒險之不可以已如此其甚也○

危乎微哉吾中國人無進取冒險之性質自昔已然而今且每況愈下也○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曰知白守黑知雄守雌曰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曰未嘗先人而常隨人此老氏之調言不待論矣而所稱誦法孔子者又往往遺其大體○撫其偏言取其獨主義而棄其狂主義取其勇主義而棄其為主義○念空德之學成也○非禮勿視四句等義是為主義者開物○命兩者皆孔子所常言知命之訓力其寶刀其所稱道者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也○曰無多言多言多患無多事多事多敗也○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也○曰孝子不登高不臨深也○夫此諸義亦何嘗非孔門所傳述然言非一端義各有當孔子曷嘗以此義盡律天下哉○而末俗承流取便利已遂蒙老馬以孔皮易尼節以叫苦於是進取冒險之精神漸減以盡試觀一部十七史之列傳求所謂如哥倫布立溫斯敦者有諸乎○曰無有也○求所謂如馬丁路得林肯者有諸乎○曰無有也○求所

謂如克林威爾華威頓者有諸乎○曰無有也○藉有一二則將為一世之所戮辱而非笑者也○不曰好大喜功則曰忘身及親也○積之數千年浸之億萬輩而霸者復陽夏之而陰鋤之○務使一國之人鬼脈陰病質奄奄女性纖纖暮色沉沉嗚呼一國之大○有女德而無男德○有病者而無健者○有暮氣而無朝氣○甚者乃至有鬼道而無人道○恫哉恫哉吾不知國之何以立也○君夢如何我憂孔多○撫絃慷慨為少年進步之歌○歌曰○

Never look behind, boys.
When you r'e on the way.
Time enough for that, boys.
On some future day.
Though the way be long, boys.
Face it with a will;
Never stop to look behind
When climbing up a hill.
First be sure you're right, boys.
Then with courage strong
Strap your pack upon your back,
And tramp tramp along.
When you're near the top, boys,
Of the rugged way,
Do not think your work is done,
But climb climb away.
Success is at the top, boys,
Waiting there until
Patient plodding plucky boys
Have mounted up the hill.

第八節 論權利思想

人人對於人而有當盡之責任○人人對於我而有當盡之責任○對人而不盡責任者謂之開接以害羣○對我而不盡責任者謂之直接以害羣○何也○對人而不盡責任○譬之則殺人也○對我而不盡責任○譬之則自殺也○一人自殺則羣中少一人○舉一羣之人而皆自殺則不啻其羣之自殺也○我對我之責任奈何○天生物而賦之以自捍自保之良能○此有血氣者之公例也○而人之所以貴於萬物

者則以其不徒有形而下之生存而更有形而上之生存其條件不一端而權利其最要也故禽獸以保生命為對我獨一無二之責任而號稱人類者則以保生命保權利兩者相倚然後此責任乃完苟不爾者則忽喪其所以為人之資格而與禽獸立於同等之地位故羅馬法視奴隸與禽獸等於論理上誠得其當也以論理學三段法演之其式如下無權利者禽故形而下之自殺所殺者不過一人形而上之自殺則舉全社會而禽獸之且禽獸其苗裔以至於無窮吾故曰直接以害羣也嗚呼吾一不解吾中國人之甘於自殺者何其多也

權利何自生曰生於強彼獅虎之對於羣獸也酋長國王之對百姓也貴族之對平民也男子之對女子也大羣之對於小羣也雄國之對於孱國也皆常占優等絕對之權利非獅虎酋長等之暴惡也人人欲伸張己之權利而無所厭天性然也是故權利之為物必有甲馬先放棄之然後有乙馬能侵入之人人務自強以自保吾權此實固其羣善其羣之二法門也古代希臘有供養正義之神者其造像也左手握衡右手提劍衡所以權權利之輕重劍所以護權利之實行有劍無衡是豺狼也有衡無劍則權利者亦空言而卒歸於無效德儒伊耶陵 Jhering 所著權利競爭論原名為 Der Kampf ums Recht 英譯為 Battle of Rights 年卒于一八九二年此書乃其被聘于奧國維也納大學為教授時所著也在本國重版九回他國譯者二十一種其書之價值可知矣去年譯書彙編同人嘗以我國文而翻譯之僅成第一回而其下則如余亟欲續成之以此書為治中國人尤為對病也云權利之目的在乎和而達此目的之方法則不離本論要領大率取法伊氏之作故述其崖畧如此也

戰鬥有相侵者則必相拒侵者無已時故拒者亦無盡期質而言之則權利之生涯競爭而已又曰權利者不斷之勤勞也勤勞一弛而權利即歸於滅亡若是乎權利之為物其所以得之與所以保之者如此

其不易也

藉欲得之藉欲保之則權利思想實為之原夫人之有四肢五臟也是形而下生存之要件也使內而或肝或肺外而或指或趾其有一不適者就不感苦痛而急思療治之夫肢臟之苦痛是即其身內機關失和之徵也是即其機關有被侵焉之徵也而療治者即所以防禦此侵害以自保也形而上者之侵害亦有然有權利思想者一遇侵壓則其苦痛之感情直刺焉激焉動機一撥而不能自制亟亟馬謀抵抗之以復其本來夫肢臟受侵害而不覺苦痛者必其麻木不仁者也權利受侵害而不覺苦痛則又奚擇焉故無權利思想者雖謂之麻木不仁可也

權利思想之強弱實為其人品格之所關彼夫為賊獲者雖以窮卑極恥之事廷辱之其受也泰然若在高尚之武士則雖擲頭顱以抗雪其名譽所不辭矣為穿窬者雖以至醜極垢之名過毀之其居也恬然若在純潔之商人則雖傾萬金以表白其信用所不辭矣何也當其受侵受壓受誣也其精神上無形之苦痛直感覺而不能自己彼誤解權利之真相者以為是不過於形骸上物質上之利益斷斷計較焉嗚呼鄙哉其為淺丈夫之言也譬諸我有是物而橫奪於人被奪者奮然抗爭於法廷彼其所爭之目的非在此物也在此物之主權也故常有訴訟之先聲言他日訟直所得之利益悉以充慈善事業之用者苟其志而在利也則此胡為者故此等之訴訟可謂之道德上問題而不可謂算學上之問題苟為算學上之問題則必先持籌而計之曰吾訴訟費之所損可以償訟直之所得乎能償則為之不能則已之此鄙夫之行也夫此等計算者對於無意識之損害可以用之譬如墜物於淵欲備人而索之因預算其物值與

備值之相償是理之當然也其目的在得物之利益也爭權利則不然其目的非在得物之利益也故權利與利益其性質正相對貧目前之苟安計錙銖之小費者其勢必至視權利如弁髦此正人格高下垢淨所由分也

昔蘭相如叱秦王曰臣頭與璧俱碎以趙之大何區區一璧是愛使其愛璧則碎之胡為者乃知璧可毀身可殺敵可犯國可危而其不可屈者別有在焉噫此所謂權利者也伊耶陵又言曰英國人之游歷歐洲大陸者或偶遇旅館與夫有無理之需索輒毅然斥之斥之不聽或爭議不決者往往延遲行期數日數旬所耗旅費視所爭之數增至十倍亦所不恤焉無識者莫不笑其大愚而豈知此人所爭之數喜林英約當銀半圓實所以使堂堂英吉利國屹然獨立於世界之要具也蓋權利思想之豐富權利感情之敏銳即英人所以立國之大原也今試舉一與大和故以此難與與此英人地位同財力同者相比較其過此等事則所以處置者何如必曰此區區者豈值以之自苦而滋事也直擲金拂衣而去耳而烏知夫此英人所拒與人所擲數片喜林之中有一絕大之關係隱伏焉即兩國數百年來政治上之發達社會上之變遷皆消息乎其間也嗚呼伊氏之言可謂博深而切明矣吾國人試一自反吾儕之權利思想視英人與人誰似也

論者或疑此事為微末而不足道乎請言其大者譬有兩國於此甲國用無理之手段以奪乙國曠確不毛之地一方里此被害國者將默而息乎抑奮起而爭之不得而繼以戰乎戰後一起則國幣可以竭民財可以盡數十萬之壯丁可以一朝暴骨於原野之中帝王之琮璣玉宇宴民之華門圭竇可以同成一燼馴至宗社可以屋國祀可以滅其所損與一方里地之比較何啻什伯千萬就其得之亦不過一方里石田耳若以算學上兩兩相衡彼戰馬者可不謂大愚哉而豈知一方里被奪而不敢問者則十里亦奪百里亦奪千里亦奪其勢不至以全國委於他人而不止也而此避競爭貪安逸之主義即使其國喪其所以立國之原也故夫受數喜林之欺騙屈辱而默然忍容者則亦可以對於本身死刑之宣告自署名而不辭者也被奪一方里之地而不發憤者則亦可舉其父母之邦之全圖獻賣於他人而不以動其心者也此其左証豈在遠反觀我國而使我慚愧無地矣

盜格魯撒遊人不待言矣條頓人不待言矣歐洲之白種人不待言矣試就近比照之於日本日本當四十年前美國軍艦始到不過測量其海岸耳而舉國無論為官為士為農為工為商為僧為俗莫不瞋目切齒攘臂扼腕風起水涌遂以奉尊攘之功成維新之業而我中國以其時藩國明國定南京條約割香港開五口試問我國民之感情何如也當八年前俄德法三國逼日本還遼不過以其所奪人者歸原主耳而舉國無論為官為士為農為工為商為僧為俗莫不瞋目切齒攘臂扼腕風起水涌汲汲焉張軍備卧薪嘗胆至今不忘而我中國以其時割膠州旅順等六七軍港定各國勢力範圍假假而聯軍入京燕薊塗炭試問我國民之感情何如也彼其智宜不知曰此我之權利也但其有權利而不識有之為尊榮失權利而不知失之之為若痛一言蔽之曰無權利思想而已

吾中國先哲之教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曰犯而不校曰以德報怨以直報怨此目前人有為而發之言在盛德君子偶一行之雖有足令人起敬者而未俗承流遂藉以文其怠惰懼怯之劣根性而誤盡天下

如所謂百忍成金。所謂唾面自乾。豈非世俗傳為佳話者耶。夫人而至於唾面自乾。天下之頑鈍無恥。孰過是焉。今乃欲舉全國人而惟此之為務。是率全國人而為無骨無血無氣之怪物。吾不知如何而可也。中國數千年來。設此見解。習非成是。並為一談。使勇者日即於銷磨。而怯者反有所藉。口遇勢力之強于己者。始而讓之。繼而畏之。終而媚之。弱者愈弱。強者愈強。奴隸之性日深一日。對一人如是。對團體亦然。對本國如是。對外國亦然。以是而立於生存競爭最劇最烈之場。吾不知如何而可也。大抵中國善言仁。而泰西善言義。仁者人也。我利人。人亦利我。是我所重者常在人也。義者我也。我不害人。而亦不許人之害我。是所重者常在我也。此二德果孰為至乎。在千萬年後大同太平之世界。吾不敢言。若在今日。則義也者。誠救時之至德要道哉。夫出吾仁以仁人者。雖非侵人自由。而待仁于人者。則是放棄自由也。仁馬者多。則待仁於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日趨于卑下。為西百年前以施濟貧民。以多後悟此理。而裁之。而民反假富馬君子愛人之德。不聞以姑息使人等。若若乎仁政者。非政體之至馬者也。吾中國人。惟日望仁政於其君上也。故遇仁馬者。則為之嬰兒。遇不仁馬者。則為之魚肉。古今仁君少而暴君多。故吾民自數千年來。祖宗之遺傳。即以受人魚肉為天經地義。而權利二字之識。想斷絕于吾人腦質中者固已久矣。楊朱曰。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吾曠昔最深惡痛恨其言。由今思之。蓋亦有所見者矣。其所謂人人不利天下。固公德之蟲賊。其所謂人人不損一毫。抑亦權利之保障也。孟子孫陽與墨徒禽滑。厘問答之言云。孟孫陽難禽子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肌膚。子為之乎。禽子曰。然。有開孟孫陽曰。一毛微于肌膚。肌膚微于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

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之一。物奈何輕之乎。此語與前所引英人爭數喜林之事。及為一方里地。而能盈天下。而與儒墨鼎足為三也。然則楊朱者。實主張權利之。夫人雖至鄙吝。至不肖。亦何至愛及一毫。而顧斷斷馬爭之者。非爭此一毫。爭夫人之損我一毫。所有權也。即主權是推權利思想。充類至義之盡者也。一部分之權利。合之即為全體之權利。一私人之權利思想。積之即為一國家之權利思想。故欲養成此思想。必自個人始。人人皆不肯損一毫。則亦誰復敢攫他人之鋒。而損其一毫者。故曰。天下治矣。非虛言也。西哲名儒。曰。人人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為界。實即雖然。楊朱非能解權利之真相者也。彼知權利當保守而勿失。而不知羣利以進取而始生。放佚也。媮樂也。任運也。厭世也。皆殺權利之劊子手也。而楊朱實昌言之。以是求權利。則何異飲鴆以祈永年也。此吾中國所以雖盛行楊學。而惟重染其人人不利天下之流毒。而不能實行其人人不損一毫之理想也。權利思想薄弱使然也。權利思想者。非徒我對於我。應盡之義務而已。實亦一私人對於一公羣。應盡之義務也。譬之兩陣交綏。同隊之人。皆賭生命以當公敵。而一人獨貪安逸。逃避競爭。曳兵而走焉。此人之犧牲其名譽。不待言矣。而試思此人何以能幸保首領。且其禍仍未延及於全羣者。毋亦恃同隊之人。有代己而抗敵者耳。使全軍將卒。皆與此法夫同流。望風爭逃。則此怯夫與其羣。非悉為敵所屠。而同歸於盡不止也。彼一私人自拋棄其權利者。與此逃亡之弱卒。何擇也。不甯惟是。權利者。常受外界之侵害。而無已時者也。故亦必常出內力之抵抗。而無已時。然後權利始成立。抵抗力之厚薄。即為權利之強弱。比例差。試更以前喻明之。夫以千人之隊。則其間一卒之去就。微末亦甚矣。然使百人乃止。數百人脫隊而逃。則其結果如何。其餘

不逃之走。必不可不加數倍之苦戰。代此逃者而荷其負。雖復忠勇義烈。而其力亦有所不逮矣。是何異逃者親搃不逃者之胸。而刺以刃也。夫權利之競爭。亦若是則已。且為國民者。協力各盡其分。內競爭之責任。則侵壓自不得行。設有苟免倖脫。而避其衝者。是不啻對於國民全體而為叛逆也。何也。是使公敵增其力。而跳梁暴肆之所由行也。彼淺見者。以為一私人之放棄權利。不過其本身之受虧被害。而影響不及於他人。何其偵也。

權利競爭之不已。而確立之保障之者。厥恃法律。故有權利思想者。必以爭立法權為第一要義。凡一羣之有法律。無論為良為惡。而皆由標立法權之人制定之。以自護其權利者也。強于權利思想之國民。其法律必屢屢變更。而日進於善。蓋其始由少數之人。出其強權以自利。其後由多數之人。復出其強權相抵制。而亦以自利。全所著飲水室自由權利思想愈發達。而人人務為強者。強與強相遇。權與權相衡。於是平和善美之新法律。成雖然當新法律與舊法律相嬗之際。常為最劇最慘之競爭。蓋一新法律出。則前此之憑藉舊法律以享特別之權利者。必受異常之侵害。故倡議制新法律者。不啻對於舊有權力之人。而下宣戰書也。夫是以動力與反動力相搏。而大爭起焉。此實生物天演之公例也。當此時也。新權利新法律之能成就與否。全視乎抗戰者之力之強弱以為斷。而道理之優劣不與焉。而此過渡時代。則倚舊者與倡新法者。皆不可不受大損害。試一讀歐美諸國法律發達史。如立憲政廢奴隸。釋傭農。勞力自由。信教自由等。諸大法律。何一不自血風肉雨中薰浴而來。使倡之者有所殫。有所憚。有所姑息。而稍稍遷就於其間乎。則此退一步。彼進一步。而所謂新權利者。亦必終歸於滅亡而已。吾中國人。數千年來不

識權利之為何狀。亦未始不由迂儒照照之說階之厲也。質而言之。則權利之誕生。與人類之誕生。畧同。分婉折副之苦痛。勢所不免。惟其得之也艱。故其護之也力。遂使國民與權利之間。其愛情一如母子之關係。母之生子也。實自以其性命為孤注。故其愛有非他人他事所能易者也。權利之不經艱苦而得者。如飛鴻之遺。猛鷲之獲。時或得而覆之。若慈母懷中之愛兒。雖千百孤鷗。豈能褫也。故權利之薰浴於血風肉雨而來者。既得之後。而永不可復失焉。謂余不信。請觀日本人民擁護憲法之能力。與英美人民之能力相比較。其強弱之率何如矣。若是乎專言仁政者。果不足以語立國之道。而人民之望仁政。以得一支半節之權利者。實含有亡國民之根性明也。

夫專言仁政。猶且不可。而虐政更何論焉。夫人生之有權利思想也。天賦之良。知良能也。而其或強或弱。或隱伏或漸亡。至不齊者何也。則常緣其國家之歷史政治之浸潤以為差。孟子牛山之喻。先戒言之矣。非無萌蘗。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歷覽東西古今亡國之史。其始非無一二抵抗暴制。以求自由者。一鋤之。再鋤之。三四鋤之。漸萎靡。漸衰頹。漸銷鑠。久之而猛烈沈醜之權利思想。愈制而愈馴。愈沖而愈淡。乃至回復之望絕。而受羈受軌。以為固然。積之數十年。數百年。每下愈況。而常至漸亡。此固由其人民能力之薄弱。而政府之罪。又烏可道也。夫此等政府。豈嘗有一馬能嗣續其命脈。以存於今日者。即有一二。亦不過風燭殘年。旦夕待死而已。政府以此道殺人。毋乃適為自殺之利刃乎。政府之自殺。已作之而已受之。其又奚尤。顧所最痛者。其禍乃延及於國家全體。而不能救也。國民者。一私人之所結集也。國權者。一私人之權利所圍成也。故欲求國民之思想之感覺之行為。舍其分子之各私人之思

想感覺行為而終不可得見。其民強者謂之強國。其民弱者謂之弱國。其民富者謂之富國。其民貧者謂之貧國。其民有權者謂之有權國。其民無恥者謂之無恥國。夫至以無恥國三字成一名詞。而猶欲其國之立於天地。有是理耶。有是理耶。其能受閹宦差役之禁索一錢而安之者。必其能受外國之割一省而亦安之者也。其能現奴顏婢膝昏暮乞憐於權貴之門者。必其能懸順民之旗。單食壺漿。以迎他族之師者也。譬之器。其完固者。無論何物不能滲也。苟有穴焉。有罅焉。我能滲之。他人亦能滲之。夫安知乎虛政所從入之門。乃即外寇所從入之門也。挑鄰婦而利其從我。及為我婦。則欲其為我言。人安可得也。昔之待其民也。鞭之撻之。敲之削之。戮之辱之。積千數百年霸者之餘威。以震蕩摧鋤天下之廉恥。既殄既殲。一旦敵國之權。廣集於海疆。寇仇之網。迫臨於城下。而後欲藉人民之力。以捍衛是而網維。是何異不胎而求子。蒸沙而求飯也。嗟夫。嗟夫。前車之覆者。不知幾何矣。而獨不解丁茲陽九者。曾一自審焉否也。

重為言曰。國家譬猶樹也。權利思想譬猶根也。其根既撥。雖復幹植。華葉翳鬱。而必歸於槁。亡。遇疾風橫雨。則摧落更速焉。即不爾。而早暵之所暴。其萎黃彫敝。亦須時耳。國民無權利思想者。以之當外患。則槁木遇風雨之類也。即外患不來。亦遇早暵之類。吾見夫全地球千五兆生靈中。除印度非洲南洋之黑蠻外。其權利思想之薄弱。未有吾國人若者也。孟子有言。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若取羅馬法之法理。而以論理解釋之。則豈惟近焉而已。一國之大。而僅有四萬萬禽獸居焉。天下之可恥。孰過是也。我同胞其恥之乎。為政治家者。以勿推塵權利思想為第一義。為教育家者。以養成權利思想為第一義。為

一私人者。無論士馬農馬工馬商馬男馬女馬。各以自堅持權利思想為第一義。國民不能得權利於政府也。則爭之。政府見國民之爭權利也。則讓之。欲使吾國之國權與他國之國權平等。必先使吾國中人人固有之權皆平等。必先使吾國民在我國所享之權利與他國國民在彼國所享之權利相等。若是者。國庶有瘳。若是者。國庶有瘳。

第九節 論自由

不自由毋寧死。斯語也。實十八九兩世紀中。歐美諸國民所以立國之本原也。

自由之義。適用於今日之中國乎。曰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無往而不通用者也。雖然有真自由。有偽自由。有全自由。有偏自由。有文明之自由。有野蠻之自由。今日自由云云之語。已漸成青年輩之口頭禪矣。新民主子曰。我國民如欲永享完全文明真自由之福也。不可不先知自由之為物。果何如矣。請論自由。

自由者。奴隸之對待也。綜觀歐美自由發達史。其所爭者不出四端。一曰政治上之自由。二曰宗教上之自由。三曰民族上之自由。四曰生計上之自由。即日本所謂政治上之自由者。人民對於政府而保其自由也。宗教上之自由者。教徒對於教會而保其自由也。民族上之自由者。本國對於外國而保其自由也。生計上之自由者。資本家與勞力家相互而保其自由也。而政治上之自由。復分為三。一曰平民對於貴族而保其自由。二曰國民全體對於政府而保其自由。三曰殖民地對於母國而保其自由。是也。自由之徵諸實行者。不外是矣。

以此精神其所造出之結果厥有六端(一)國民平等問題(二)一國之中無論何人不許有特權(三)特別之權
是平民對於貴族所爭得之自由也(四)參政權問題(五)凡生息於一國中者苟及歲而即有公民之
資格可以參與一國政事是國民全體對於政府所爭得之自由也(六)屬地自治問題(七)凡人民自殖於他
土者得任意自建政府與其在母國時所享之權利相等是殖民地對於母國所爭得之自由也(八)信仰
問題(九)人民欲信何教悉由自擇政府不得以國教束縛干涉之是教徒對於教會所爭得之自由也(十)民
族建國問題(十一)一國之人聚族而居自立自治不許他國若他族握其主權並不許干涉其毫末之內治侵
奪其尺寸之土地是本國人對於外國所爭得之自由也(十二)工羣問題(十三)日本謂之勞働問題(十四)凡勞力者自食
其力地主與資本家不得以奴隸畜之是貧民對於素封者所爭得之自由也(十五)試通覽近世三四百年之
史記其智者做口舌於廟堂其勇者塗肝腦于原野前者仆後者興屢敗而不悔弗獲而不措者其所爭
豈不以此數端耶其所得豈不在此數端耶試一述其崖畧
昔在希臘羅馬之初政凡百設施謀及庶人共和自治之制發達蓋古然希臘純然貴族政體所謂公民
者不過國民中一小部分而其餘農工商及奴隸非能一視也羅馬所謂公民不過其都會中之拉丁民
族而其攻取所得之屬地非能一視也故政治上之自由雖遠濫觴於希臘然貴族之對平民也母國之
對屬地也本國人之對外國也地主之對勞力者也其種種侵奪自由之弊亦自古然矣及耶穌教興羅
馬帝國立而宗教專制政治專制乃大起中世之始蠻族猖披文化蹂躪不待言矣及其末也則羅馬皇
帝與羅馬教皇分司全歐人民之軀殼靈魂兩界生息於肘下而不能自拔故中世史者實泰西之黑暗

時代也及十四五世紀以來馬丁路得興一挾舊教藩籬思想自由之門開而新天地始出現矣爾後二
三百年中列國或內爭或外伐原野糜肉豁谷填血天日慘淡神鬼蒼皇皆為此一事而已此為爭宗教
自由時代及十七世紀格林威爾起於英十八世紀華盛頓興於美未幾法國而大革命起狂風怒潮震
撼全歐列國繼之雲湧水湧遂使地中海以西巨於太平洋東岸無一不為立憲之國加拿大澳洲諸殖
民地無一不為自治之政直至今日而其機未止此為爭政治自由時代自十六世紀荷蘭人求脫西班
牙之軛奮戰四十餘年其後諸國踵興至十九世紀而民族主義磅礴於大地意大利匈加利之於奧大
利愛爾蘭之於英倫波蘭之於俄普奧三國巴幹半島諸國之於土耳其以至現今波亞之於英非律賓
之於美所以死亡相踵而不悔者皆曰非我種族不得有我主權而已雖其所向之目的或達或不達而
其精神一也此為爭民俗自由時代治故此二者其界限當相混前十九世紀以來美國布禁奴之令俄
國廢農傭之制生計界大受影響而廿廿年以來同盟罷工之事所在紛起工廠條例陸續發布自今以
往此問題遂將為今地球第一大案此為爭生計自由時代凡此諸端皆泰西四百年來改革進步之大
端而其所欲以去者亦十之八九矣噫嘻是遵何道哉豈不自由毋甯死之一語聳動之鼓舞之出諸壤
而升諸霄生其死而肉其骨也於戲璀璨哉自由之花於戲莊嚴哉自由之神
今將近世史中爭自由之大事列一年表如下

- 一五三二年 舊教徒與新教徒結條約許信教自由
- 一五三四年 瑞士信新教諸市府始聯合行共和政
- 一五三六年 丁林國會始定新教為國教
- 一五七〇年 法國內訌暫熄新教徒始自由

論說

國人自由乎他國人自由乎。顧識者揭櫫自由之國。不於此而於彼者何也。野蠻自由。正文明自由之蟲賊也。文明自由者。自由於法律之下。其一舉一動。如機器之節。其一進一退。如軍隊之步武。自野蠻人視之。則以為天下之不自由。莫此甚也。夫其所以必若是者何也。天下未有不自整而能與外為競者。外界之競爭無已時。則內界之所以圍其競爭之具者。亦無已時。使濫用其自由。而侵他人之自由焉。而侵團體之自由焉。則其羣固已不克自立。而將為他羣之奴隸。夫復何自由之能幾也。故真自由者。必能服從。服從者何。服法律也。法律者。我所制定之。以保護我自由。而亦以約束我自由者也。彼英人是已。天下氏族中最富於服從性質者。莫如英人。其最享自由幸福者。亦莫如英人。夫安知平服從之。即為自由母也。嗟夫。今世少年。莫不為言自由矣。其言之者。固自謂有文明思想矣。曾不審夫泰西之所謂自由者。在前此之諸大問題。無一役非為團體公益計。而決非一私人之放恣。桀驁者所可託以藏身也。今不用之向上以求憲法。不用之排外以伸國權。而徒耳食一二學說之半面。取便私圖。破壞公德。自返於野蠻之野蠻。有規語之者。猶敢靦然抗說曰。吾自由。吾自由。吾甚懼乎自由二字。不徒為專制黨之口實。而實為中國前途之公敵也。

第九節之續 論自由

愛主義者。天下之良主義也。有人於此。汲汲務愛己。而曰我實行愛主義可乎。利主義者。天下之良主義也。有人於此。孳孳務利己。而曰我實行利主義可乎。樂主義者。亦天下之良主義也。有人於此。媿媿務樂己。而曰我實行樂主義可乎。故凡古賢今哲之標一宗旨以易天下者。皆非為一私人計也。身與羣。校羣

大身小。拙身伸羣。人治之大經也。當其二者不兼之際。往往不愛己不利己不樂己。以達其愛羣利羣樂羣之實者。有焉矣。佛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佛之說法。豈非欲使眾生脫離地獄者耶。而其下手必自親入地獄始。若是乎有志之士。其必悴其形焉。困衡其心焉。終身自棲息於不自由之天地。然後能舉其所愛之羣與國而自由之也。明矣。今世之言自由者。不務所以進其羣其國於自由之道。而惟於薄物細故日用飲食。斷斷然主張一己之自由。是荷異輩豆見色。而曰我通功利派之哲學。飲博無賴。而曰我循快樂派之倫理。戰國策言。有學儒三年。歸而名其母者。吾見夫誤解自由之義者。有類於是焉矣。然則自由之義。竟不可行於個人乎。曰。是言何言。團體自由者。個人自由之積也。人不能離團體而自生存。團體不保其自由。則將有他團焉。自外而侵之。壓之。奪之。則個人之自由更何有也。譬之一身。任口之自由也。不擇物而食焉。大病浸起。而口所固有之自由亦失矣。任手之自由也。持槌而殺人焉。大罰浸至。而手所固有之自由亦失矣。故夫一飲一食。一舉一動。而皆若節制之師者。正百體所以各永保其自由之道也。此猶其與他人他體相交涉者。吾請更言一身自由之事。一身自由云者。我之自由也。雖然。人莫不有兩我焉。其一與眾生對待之。我昂昂七尺。立於人間者是也。其二則與七尺對待之。我瑩瑩一點。存於靈臺者是也。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物者。我之對待也。而非我也。我者。何心之官是已。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是故人之奴隸。我不足畏也。而莫痛於也。惟我為大而兩界之物皆小也。小不奪大。則自由之極軌焉矣。是故人之奴隸。我不足畏也。而莫痛於自奴隸於人。自奴隸於人。猶不足畏也。而莫慘於我奴隸於我。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吾亦曰。辱莫大於心奴。而身奴斯為末矣。夫人強迫我以為奴隸者。吾不樂焉。可以一旦起而脫其絆也。十九

世紀各國之民變是也。以身奴隸於人者，他人或觸於慈祥焉，或迫於正義焉，猶可以出我水火而蘇之也。美國之放黑奴是也，獨至心中之奴隸其成立也，非由他力之所得加，其解脫也，亦非由他力之所得助。如盤在胸，著者自縛，如膏在釜，日日自煎，若有欲求真自由者乎？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隸始。吾請言心奴隸之種類，而次論所以除之之道。

一曰勿為古人之奴隸也。古聖賢也，古豪傑也，皆嘗有大功德於一羣，我輩愛而敬之，宜也。雖然，古人自古人，我自我，彼古人之所以能為聖賢為豪傑者，豈不以其能自我乎哉？使不爾者，則有先聖無後聖，有一傑無再傑矣。譬諸孔子誦法堯舜，我輩誦法孔子，曾亦思孔子所以能為孔子，彼蓋有立於堯舜之外者也。使孔子而為堯舜之奴隸，則百世後必無復有孔子者存也。聞者駭吾言乎？蓋思乎世運者進而愈上，人智者濬而愈瑩，雖有大哲，亦不過說法以匡一時之弊，規當世之利，而決不足以範圍千百萬年以後之人也。泰西之有景教也，其在中古，曷嘗不為一文明之中心點，逮夫末流，束縛馳驟，不勝其敝矣。非有路得倍根笛卡兒、康德、達爾文、彌勒、赫胥黎諸賢起而附益之，匡救之，夫彼中安得有今日也。中國不然，於古人之言論行事，非惟辨難之辭不敢出於口，抑且懷疑之念不敢萌於心，夫心固我有也，聽一言受一義，而曰我思之，我思之，若者我信之，若者我疑之，夫豈有刑戮之在其後也。然而舉世之人，莫敢出此，吾無以譬之，譬之義和團、義和團法師之被髮仗劍，躡步念念有詞也。聽者苟一用其思索，則其中自必有可疑者存，而信之者竟徧數省，是必其有所懼焉，而不敢涉他境者矣。否則有所假焉，自欺欺人以逞其孤感者矣。要之為奴隸於義和團一也，吾為此譬，非敢以古人比義和團也，要之四書六經

之義理，其非一一可以適於今日之用，則雖臨我以刀鋸鼎鑊，吾猶敢斷言而不憚也。而世之委身以嫁古人，為之薦枕席而奉箕帚者，吾不知其與彼義和團之信徒果何擇也。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窮，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其於古人也，吾時而師之，時而友之，時而敵之，無吝心焉，以公理為衡而已，自由何如也。

二曰勿為世俗之奴隸也。甚矣人性之弱也。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袖，四方全幅帛。古人夫既謠之矣，然曰鄉愚無知，猶可言也。至所謂士君子者，殆又甚焉。當晚明時，舉國言心學，全學界皆野狐矣。當乾嘉間，舉國言考証，全學界皆蠹魚矣。然曰歲月漸遷，猶可言也。至如近數年來，丁戊之間，舉國慕西學，若禮已庚之間，舉國避西學，若厲今則厲又為羶矣。夫同一人也，同一學也，而數年間可以變異若此，無他，俯仰隨人，不自由耳。吾見有為猴戲者，跳馬則羣猴跳，擲馬則羣猴擲，舞馬則羣猴舞，笑馬則羣猴笑，鬩馬則羣猴鬩，怒馬則羣猴罵。謔曰：犬吠影，百犬吠聲。悲哉！人乘天地清淑之氣以生，所以異於羣動者安在乎？胡自污蟻以與猴犬為倫也。夫能鑄造新時代者上，即不能而不為舊時代所吞噬，所汨沉，抑其次也。狂瀾滔滔，一柱屹立，醉鄉夢夢，靈臺懸，丈夫之事也，自由何如也。

三曰勿為境遇之奴隸也。人以一身立於物競界，凡境遇之圍繞，吾旁者，皆日夜與吾相為鬥而未嘗息者也。故戰境遇而勝之者則立，不戰而為境遇所壓者則亡。若是者亦名曰天行之奴隸。天行之虐，逞于一羣者有然，逞於一人者亦有然。謀國者而安於境遇也，則美利堅可無獨立之戰，匈加利可無自治之師，日耳曼意大利可以長此華離，破碑為虎狼與之附庸也。使謀身者而安於境遇也，則賤族之士禮

立英前宰相與格爾斯頓名者本猶何敢望挫俄之僅勛蛋兒之林肯前美國大總統何敢企放奴
之大業而西鄉隆盛當以忠難易節焉志尼當以竄竊灰心也吾見今日所謂識時之彥者開口輒曰陽
九之厄劫灰之運天亡中國無可如何其所以自處者非貧賤而移則富貴而淫其最上者遇威武而亦
屈也一事之挫跌一時之潦倒而前此權奇磊落不可一世之概銷磨盡矣咄此區區者果何物而顧使
之操縱我心如轉蓬哉善夫墨子非命之言也曰執有命者是覆天下之義而說百姓之諄也天下善言
命者莫中國人若而一國之人奄奄待死矣有力不庸而惟命是從然則人也者亦天行之芻狗而已自
命之機器而已曾無一毫自主之權可以達己之志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英儒赫胥黎曰今者
欲治道之有功非與天爭勝焉不可也固將沉毅用壯見大丈夫之鋒穎彊立不反可爭可取而不可降
所遇善固將寶而維之所遇不善亦無懼焉陸象山曰利害毀譽稱譏苦樂名曰八風八風不動入三摩
地邵堯夫之詩曰卷舒一代興亡手出入千重雲水身一眇茲境遇曾不足以損豪傑之一脚指而豈將
入其笠也自由何如也
四曰勿為情慾之奴隸也人之喪其心也豈由他人哉孟子曰嚮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妻妾之
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夫誠可以已而能已之者百無一焉甚矣情慾之毒人深
也古人有言心為形役形而為役猶可愈也心而為役將奈之何心役於他猶可拔也心役於形將奈之
何形無一日而不與心為緣則將終其生趨趨瑟縮於六根六塵之下而自由權之萌蘖俱斷矣吾常見
有少年癡癡學華之士志願才氣皆可以開拓千古推倒一時乃閱數年而餒焉更閱數年而益餒焉無

他凡有過人之才者必有過人之欲有過人之才而有過人之欲而無過人之道德心以自主之則其才正
為其欲之奴隸曾幾何時而銷磨盡矣故夫泰西近數百年其演出驚天動地之大事業者往往在有宗
教思想之人夫迷信於宗教而為之奴隸固非足貴然其藉此以克制情慾使吾心不為頑軀濁殼之所
困然後有以獨往獨來其得力固不可誣也日本維新之役其倡之成之者非有得於王學即有得於禪
宗其在中國近世勛名赫赫在人耳目者莫如曾文正試一讀其全集觀其困知勉行厲志克己之功何
如天下固未有無所養而能成大艱成大業者不然日日忠言曰吾自由吾自由而實為五賊五賊亦以
官所驅遣勞苦奔走以藉之兵而齎其根耳吾不知所謂自由者何在也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己者對
於衆生稱為己亦即對於本心而稱為物者也所克者己而克之者又一己以己克己謂之自勝自勝之
謂強自勝焉強焉其自由何如也
吁自由之義泰西古今哲人著書數十萬言剖析之猶不能盡也淺學如余而欲以區區片言里語發明
之為知其可雖然精義大理當世學者既畧有述焉吾故就團體自由個人自由兩義刺取其淺近直捷
者演之以獻於我學界世有愛自由者乎其慎勿毒自由以毒天下也

第十節 論自治

治者何。不亂之謂亂者何。不治之謂此。訓詁其誰不能解。雖然吾有味乎其言。吾有惕乎其言。
行其庭。草樹凌亂。入其室。器物狼藉。若是者。雖未見其闕墻。吾知其家之必不治。不治斯謂亂。
家。過其野。有闕於墟者。而莫之或解。適其邑。有漫於途者。而莫之或禁。若是者。雖未見其干戈疾癘。吾知

其國之必不治。不治斯謂亂國。飲食起居無定時。手足眉眼無定容。言語舉動無定規。若是者。雖未見其失德敗行。吾知其人之必不治。不治斯謂亂人。

天下事亂固不可久也。已不能治。則必有他力焉起而代治之者。不自治則治於人。勢所不可逃也。人之能治禽獸也。成人之能治小兒也。文明人之能治野蠻也。皆其無日治力使然也。人而無自治力。則禽獸也。非人也。藉曰人矣。而小兒也。非成人也。藉曰成人矣。野蠻之成人。非文明之成人也。

今天下最龐大最壯活之民族。莫如盎格魯撒遜人。彼嘗自誇曰。使吾英國國民百人。與他國國民百人。同時徙居於一地。不十年後。而英國之百人。榮然成一獨立國。他國之百人。渾然如一盤散沙。受轄治於英人矣。又曰。彼半開者。謂之半開野蠻之國土。雖其土著之民數百千萬。吾英族但有一二人。足迹踏其地。不數十年。即為英藩矣。吾徵諸實事。吾信其所誇之不誣。不見夫北美一洲。南洋羣島。其始本為西班牙荷蘭人所開闢。而今之享其利者。皆盎格魯撒遜族乎。不見今日之印度。英人居者不及萬。而使二萬萬之印人。戢戢如羣羊乎。不見中國十八行省中。英人官商教士。統計來者不過四千人。而編布要隘。儼若敵國乎。夫其所以能如是者何也。世界中最富於自治力之民族。未有盎格魯撒遜人若者也。

書曰。節性惟日其適。荀子曰。人之性惡也。其善者偽也。節者何。制裁之義也。偽者何。人為之義也。縱從天性。而人為之者。故夫人之性質。萬有不齊。駁雜而無紀。苟順是焉。則將橫溢亂動。相齟相齟。而不可以相羣。於是不可不以人為之力。設法律而制裁之。然此法律者。非由外鑠也。非有一人首出。制之以律羣生也。蓋發於人心中。良知所同然。以為必如是。乃適於人道。乃足保我自由。而亦不侵人自由。

故不待勸勉。不待逼迫。而能自置於規矩繩墨之間。若是者。謂之自治。自治之極者。其身如一機器。然一生所志之事業。若何而預備。若何而創始。若何而實行。皆自定之。一日之行事。某時操業。某時治事。某時接人。某時食。某時息。某時游。皆自定之。稟氣之習慣。嗜欲之薰染。高覺為善。吾事業。戢吾德性者。克而治之。不少假借。一言一動。一頓一笑。皆常若有金科玉律。以為之範圍。一人如是。人人如是。於是乎成為羣之自治。羣之自治之極者。舉其羣如一軍隊。然進則齊進。止則齊止。一羣之公律。固不守。一羣之公益。固不趨。一羣之公責。固不盡。如是之人。如是之羣。而不能自強立於世界者。吾未之聞也。不如是焉。而能自強立於世界者。吾未之聞也。

或曰。機器者。無精神之物也。軍隊者。專制之體也。子乃以比於是者。為美德何也。且中國風俗。他事或不。如人。至於規行矩步。繩尺束縛。正中國人受用最慣受病最深之處。數千年來。霸者繫之。儒者坊之。人奄奄無生氣矣。而子猶欲揚其毒。以毒將來。不亦甚乎。應之曰。不然。機器死物也。而有主其動力者。古哲曰。天君泰然。百體從令。夫能使其一身之起居動作。如機器者。正其天君活潑自由之極者也。軍隊之形式。專制也。而有其精神焉。一羣如一軍隊。其軍隊之將帥。則羣中人人之良心所結成的法律是也。故制則制矣。而不可謂之專。以其法律者。出自眾人。非出自一人。是人人為軍隊中之小卒。實無異人人為軍隊中之主帥也。故夫自治云者。與彼霸者之所束縛。儒者之所矜持。固有異焉矣。何也。彼則治於人。而此則自治也。且中國人。何規矩繩尺之與。有。人人言奉法。然國家有憲令。官吏且勿守。無論民氓也。人人言尊教。然聖賢有條訓。士夫且勿遵。無論雜流也。堯典曰。天叙有典。天秩有禮。秩叙者。一羣所以圍治之大。

原也。今試觀我中國朝野上下。其所謂秩叙者安在乎。望其官府。則魑魅罔兩所出。沒黑闇詭僻無復人道也。察其民間。則盜賊之藪。貪詐之府。與野蠻時代未立政府者無以異也。何以故。以不能自治故。不能自治而待治於人。未能真能治馬者也。

然則吾人今日所當務者可知矣。一曰求一身之自治。凡古來能成大事者。必其自勝之力甚強者也。泰西人不必論。古人不必論。請言最近者。曾文正自其少年有吸菸之病。後發心戒之。初常強強不能自克。而文正視如大敵。必拔其根株而後已焉。彼其後此能。歲十餘年。盤踞金陵之巨寇。止與其前此能歲十餘年。盤踞血氣之積習。同一精神也。胡文忠在軍。每日必讀通鑑十頁。曾文正在軍。每日必填日記數條。讀書數頁。圍棋一局。李文忠在軍。每日晨時必臨蘭亭。終身以為常。自流俗人觀之。豈不以為區區小節。無關大體乎。而不知制之有節。行之有恆。實為人生品格第一大事。善觀人者。每於此覘道力焉。口口論陳蕃云。蕃不能掃除一室。而欲廓清天下。吾知其無能為矣。此語適為誰氏之言。讀者附識。此雖似過刻之言。實則中正之論也。泰西通例。凡來復日必休息。每日八點鐘始治事。十二點而少憩。一點復治事。四五點而畢。舉國上自君相官吏。下至販夫屠卒。莫不皆然。作則舉國皆息。則舉國皆息。是豈所謂如軍隊如機器者耶。於文經緯整列日理。條校錯紊日亂。誠以中國人之日用起居相比較。其一理一亂相去何如矣。毋曰薄物細故。夫豈知今日之泰西。其能整然秩然。舉立憲之美政者。皆自此來也。孟德斯鳩云。法律者。無終食之間而可離者也。凡人類文野之別。以其有法律無法律為差。於一國亦然。於一身亦然。今吾中國四萬萬人。皆無法律之人也。羣四萬萬無法律之人。而能立國。吾未之前聞。

然則豈待與西人相遇於硝雲彈雨之中。而後知其勝敗之數也。

二曰求一羣之自治。國有憲法。國民之自治也。州郡鄉市有議會。地方之自治也。凡善良之政體。未有不從自治來也。一人之自治其身。數人或十數人之自治其家。數百數千人之自治其鄉。其市。數萬乃至數十萬數百萬數千萬數萬萬人之自治其國。雖其自治之範圍廣狹不同。其精神則一也。一者何。一於法律而已。管子曰。鄉與朝爭治。又曰。朝不合眾。鄉分治也。西人言政者。謂莫要於國內小國。國內小國者。一省一府一州一縣一鄉一市一公司一學校。莫不儼然具有一國之形。省府州縣鄉市公司學校者。不過國家之縮圖。而國家者。不過省府州縣鄉市公司學校之放大影片也。故於其小焉者能自治。則其大焉者舉而措之矣。不然者。則不得不仰治於人。仰治於人。則人之撫我也聽之。人之虐我也亦聽之。同族之豪強者據而專也。聽之。異族之橫暴者紛而奪也。亦聽之。如是。則人之所以為人之具。其塗地矣。抑彼西人之所以得此者何也。曰有制裁。有秩序。有法律。以為自治之精神也。真能自治者。他人欲干涉焉。而不可得。不能自治者。他人欲無干涉焉。而亦不可得也。此其事固有絲毫不容假借者。我國民仰治於人。數千年矣。幾以此為天賦之義務。而莫敢萌他他。曾亦思本身之樂利。豈旁觀者所能代謀。而當今之時局。又豈散漫者可以收拾也。

抑今士大夫言民權言自由言平等言立憲言議會言分治者。亦漸有其人矣。而吾民將來能享民權自由平等之福與否。能行立憲議會分治之制與否。一視其自治力之大小。強弱不定。以為差。吾民乎。吾民乎。勿以此為細碎。勿以此為迂腐。勿徒以之責望諸團體。而先以之責望諸個人。吾試先舉吾身而自

治焉。試合身與身為一小羣而自治焉。更合羣與羣為一大羣而自治焉。更合大羣與大羣為一更大之羣而自治焉。則一完全高尚之自由國平等國獨立國自主國出焉矣。而不然者。則自亂而已矣。自治與自亂事不兩存。勢不中立。二者必居一於是。惟我國民自諗之。惟我國民自擇之。

第十一節 論進步(一名論中國羣治不進之原因)

泰西某說部載有西人初航中國者。聞羅盤針之術。傳自中國也。又聞中國二千年前即有之也。默忖此物入泰西。不過數紀。而改良如彼其廣。效用如彼其廣。則夫母國數千年之所增長。更當何若。登岸後不遑他事。先入市購一具。乃問其所謂最新式者。則與歷史讀本中所載十二世紀時亞刺伯人傳來之羅盤圖。無異泰之異。其人乃廢然而返云。此雖諷刺之寓言。實則描寫中國羣治滯滯之狀。談言微中矣。吾昔讀黃公度日本國志。好之。以為據此。可以盡知東瀛新國之情狀矣。入都見日使矢野龍溪。偶論及之。龍谿曰。是無異據明史以言今日中國之時局也。余怫然叩其說。龍谿曰。黃書成於明治十四年。我國自維新以來。每十年間之進步。雖前此百年不如也。然則二十年前之書。非明史之類如何。吾當時猶疑其言。東游以來。證以所見。良信斯言。亞丹原富稱元代時有意大利人瑪可波羅游支那。歸而著書。述其國情。以較今人游記。殆無少異。吾以為豈惟瑪氏之作。即史記漢書二千年舊籍。其所記載。與今日相去能幾何哉。夫同在東亞之地。同為黃族之民。而何以一進一不進。霄壤若此。

中國人動言鄧治之世在古昔。而近世則為漢末為叔季。此其義與泰西哲學家進化之論最相反。雖然。非譏言也。中國之現狀實然也。試觀戰國時代。學術並起。或明哲理。或闡技術。而後此則無有也。兩漢時代。治具繁然。宰相有責任。地方有鄉官。而後此則無有也。自餘百端。類此者不可枚舉。夫進化者天地之公例也。譬之流水。性必就下。譬之拋物。勢必向心。苟非有他人焉。從而搏之。有他物焉。從而吸之。則未有易其故常者。然則吾中國之反於彼進化之大例。而演出此凝滯之現象者。殆必有故。求得其故而討論焉。發明焉。則知病而藥於是乎在矣。

論者必曰。由於保守性質之太強也。是固然也。雖然。吾中國人保守性質。何以獨強。是亦一未解決之問題也。且英國人以善保守聞於天下。而萬國進步之速。殆莫英若。又安見夫保守之必為羣害也。吾思之。吾重思之。其原因之由於天然者有二。由於人事者有三。

一曰大一統而競爭絕也。競爭為進化之母。此義殆既成錢案矣。泰西當希臘列國之時。政學皆稱極盛。洎羅馬分裂。散為諸國。復成近世之治。以迄於今。皆競爭之明效也。夫列國並立。不競爭則無以自存。其所競者。非徒在國家也。而兼在個人。非徒在強力也。而尤在德智。分途並趨。人自為戰。而進化遂沛然莫之能禦。故夫一國有新式鎗炮。出則他國棄其舊者。恐後焉。非是不足以操勝於疆場也。一廠有新式機器。出則他廠亦棄其舊者。恐後焉。非是不足以求贏於閭閻也。惟其然也。故不徒賦下人。而常求上人。昨日乙優於甲。今日丙駕於乙。明日甲還勝丙。互相倣。互相妒。互相相。如賽馬然。如聞走然。如競漕然。有橫於前。則後焉者自不敢不勉。有躡於後。則前焉者亦不敢即安。此實進步之原動力所由生也。中國惟春秋戰國數百年間。分立之運最久。而羣治之進。實以彼時為極點。自秦以後。一統局成。而為退化之狀者。千餘年於今矣。豈有他哉。競爭力銷乏使然也。

二曰環蠻族而交通難也。凡一社會與他社會相接觸，則必產出新現象。而文明遂進一步。上古之希臘、羅馬、近世之十字軍東征，皆其成例也。然則統一非必為進步之障也。使統一之於內，而交通之於外，則其飛躍或有更速者也。中國環列皆小蠻夷，其文明程度無一不下我數等。一與相遇，如湯沃雪，縱橫四顧，常覺有上天下地唯我獨尊之概。始而自信，繼而自大，終而自畫。至於自畫而進步之途絕矣。不甯惟是，所謂諸蠻族者，常以其牛羊之力，水草之性，來破壞我文明。於是所以抵抗之者，莫急於保守我所固有。中原文獻，漢官威儀，實我黃族數千年來戰勝辱裔之精神也。夫外之既無可師法，以為損益之資，內之復不可不兢兢保持，以為自守之具，則其長此終古也亦宜。

以上由於天然者。

三曰言文分而人智局也。文字為發明道器第一要件。其簡繁難易，常與民族文明程度之高下為比例。差列國文字，皆起於行形，及其進也，則變而行聲。夫人類之語言，遞相差異，經千數百年後，而必大遠於其朔者，勢使然也。故行聲之國，言文常可以相合，行形之國，言文必日以相離。社會之變遷日繁，其新現象新名詞，必日出，或從積累而得，或從交換而來。故數千年前一鄉一國之文字，必不能舉數千年後萬流匯沓羣族紛爭時代之名物意境而盡載之。盡載之，此無可如何者也。言文合，則言增而文與之俱增。一新名物新意境出，而即有一新文字以應之。新新相引，而日進焉。言文分，則言日增而文不增，或受其新者而不能解，或解矣而不能達，故雖有方新之機，亦不得不窒。其為害一也。言文合，則但能通今文者，已可得普通之智識。其古文之學，如泰西之希待諸專門名家者之計求而已。故能操語者，即能讀書，而

人生必需之常識，可以普及。言文分，則非多讀古書，通古義，不足以語於學問。故近數百年來學者，往往瘁畢生精力於說文爾雅之學，無餘裕以從事於實用。夫亦有不得不不然者也。其為害二也。且言文合而主行聲者，識其三三之字母，通其連綴之法，則望文而可得其音，聞音而可解其義。言文分而主行形者，則蒼頡篇三千字，斯為字母者三千，說文九千字，斯為字母者九千。康熙字典四萬字，斯為字母者四萬。夫學三三之字母，與學三千九千四萬之字母，其難易相去何如。故泰西日本，婦孺可以操筆札，車夫可以讀新聞，而吾中國或有就學十年，而冬烘之頭腦如故也。其為害三也。夫羣治之進，非一人所能為也。相摩而遷善，相引而彌長，得一二之特識者，不如得百千萬億之常識者。其力逾大而效逾彰也。我國民既不得不疲精力以學難學之文字，學成者固不及什一，即成矣，而猶於當世應用之新事物新學理，多所隔闕。此性靈之滯發，所以不銳，而思想之傳播，所以獨遲也。

四曰專制久而民性漓也。天生人而賦之以權利，且賦之以擴充此權利之智識。保護此權利之能力，故聽民之自由焉。自治焉。則羣治必蒸蒸直上。有桎梏之戕賊之者，始焉窒其生機，繼焉失其本性，而人道乃幾乎息矣。故當野蠻時代，團體未固，人智未完，有一二豪傑起而代其責任，羣之利也。過是以往，久假不歸，則利豈足以償其弊哉。譬之一家一廬之中，家長之待其子弟，屢主之待其伴傭，皆各還其權利而不相侵，自能各勉其義務而不相佚。如是而不淳焉，以興。吾未之聞也。不然者，役之如奴隸，防之如盜賊，則彼亦以奴隸盜賊自居，有可以自逸，可以自利者。雖犧牲其家，其屢之公益以為之，所不辭也。如是而不善焉，以衰。吾未之聞也。故夫中國羣治不進，由人民不顧公益使然也。人民不顧公益，由自居於

奴隸盜賊使然也。其自居於奴隸盜賊。由霸者私天下為一姓之產。而奴隸盜賊。吾民使然也。善夫立憲國之政黨政治也。彼其黨人。固非必皆秉公心。稟公德也。固未嘗不自為私名私利計也。雖然。專制國之求勢利者。則媚於一人。立憲國之求勢利者。則媚於庶人。媚一也。而民益之進不進。於此判焉。政黨之治。凡國必有兩黨以上。其一在朝。其他在野。在野黨欲傾在朝黨而代之也。於是自有其政策。以掎擊在朝黨之政策。曰使吾黨得政。則吾所施設者如是如是。某事為民除公害。某事為民增公益。民悅之也。而得占多數於議院。而果與前此之在朝黨易位。則不得不實行其所布之政策。以副民望。而保大權。而羣治進一級焉矣。前此之在朝黨。既幅而在野。欲恢復其已失之權力也。又不得不勤察民隱。悉心布畫。求更新更美之政策。而布之曰。彼黨之所謂除公害增公益者。猶未盡也。使吾黨而再為之。則將如是如是。然後國家之前途愈益向上。民悅之也。而復占多數於議院。復與代興之在朝黨易位。而亦不得不實行其所布之政策。以副民望。而保大權。而羣治又進一級焉矣。如是相競相軋。相增相長。以至無窮。其競愈烈者。則其進愈速。歐美各國政治遷移之大勢。大率由此也。是故無論其為公也。即為私焉。而其有造於國者。則其進愈速。若夫專制之國。雖有一二聖君賢相。徇公廢私。為國民全體謀利益。而一國之大鞭長難及。其澤之真能徧逮者。固已希矣。就令能之。而所謂聖君賢相者。曠百世不一遇。而桓靈京檜。項背相望於歷史。故中國常語稱一治一亂。又曰治日少而亂日多。豈無萌蘖。其奈此連番之狂風橫雨何哉。進也。寸而退也。以尺進也。以一而退也。以十所以歷千百年而每下愈況也。五曰學說隘而思想窒也。凡一國之進步。必以學術思想為之母。而風俗政治皆其子孫也。中國惟戰國

時代。九流雜興。道術最廣。自有史以來。黃族之名譽。未有盛於彼時者也。秦漢而還。孔教統一。夫孔教之良固也。雖然。必強一國人之思想。使出於一途。其害於進化也。莫大。自漢武表章六藝。罷黜百家。凡非在六藝之科者。絕勿進。爾後束縛馳驟。日甚一日。虎皮羊質。霸者假之。以為護符。社鼠城狐。賤儒緣之以謀口腹。變本加厲。而全國之思想。界銷沈極矣。彼歐洲史者。莫不以中世史為黑暗時代。夫中世史。則羅馬教權最盛之時也。舉全歐人民。其軀殼。界則糜爛於專制君王之暴威。其靈魂。界則俯伏於專制教主之縛。故非惟不進。而以較希臘羅馬之盛時。已一落千丈。強矣。今試讀吾中國秦漢以後之歷史。其視歐洲中世史。何如。吾不敢怨孔教。而不得不深惡痛絕。夫緣飾孔教。利用孔教。誣罔孔教者。之自賊而賊國也。

以上由於人事者。

夫天然之障。非人力所能為也。而世界風潮之所簸蕩。所衝激。已能使吾國一變其數千年來之舊狀。進步乎。退步乎。當在今日矣。雖然。所變者。外界也。非內界也。內界不變。雖曰烘動之鞭策。之於外。其進無由。天下事無無果之因。亦無無因之果。我輩積數千之惡因。以受惡果於今日。有志世道者。其勿違責後此之果。而先改良今日之因而已。

第十一節之續 續論進步

新民子曰。吾不欲復作門面語。吾請以古今萬國未進步者。獨一無二。不可逃避之公例。正告我國民。其維何。曰破壞而已。

不祥哉。破壞之事也。不仁哉。破壞之言也。古今萬國之仁人志士。苟非有所萬不得已。豈其好為假說。涼薄。憤世嫉俗。快一時之意氣。以事此事而言此言哉。蓋當夫破壞之運之相迫也。破壞亦破壞。不破壞亦破壞。破壞既終。不可免。早一日則受一日之福。遲一日則重一日之害。早破壞者。其所破壞可以較少。而所保全者自多。遲破壞者。其所破壞不得不甚。而所保全者彌寡。用人刀以破壞者。為有意識之破壞。則隨破壞隨建設。一度破壞而可以永絕第二次破壞之根。故將來之樂利。可以償目前之苦痛。而有餘。聽自然而破壞者。為無意識之破壞。則有破壞無建設。一度破壞之不已。而至於再。再度不已。而至於三。如是者。可以歷數百年。千年。而國與民交受其病。至於魚爛而自亡。嗚呼。痛矣哉。破壞。嗚呼。難矣哉。不破壞。聞者疑吾言乎。吾請與讀中外之歷史。中古以前之世界。一膿血世界也。英國號稱近世文明先進國。自一千六百六十年以後。至今二百餘年無破壞。其所以然者。實自長期國會之一度大破壞來也。使其憚破壞。則安知乎。後此之英國。不為十八世紀末之法蘭西也。美國自一千八百六十五年以後。至今五十年無破壞。其所以然者。實自抗英獨立。放奴戰爭之兩度大破壞來也。使其憚破壞。則安知乎。後此之美國。不為今日之秘魯。智利。委內瑞。辣。亞。爾。然。丁。也。歐洲大陸列國。自一千八百七十年以後。至今三十餘年無破壞。其所以然者。實自法國大革命以來。綿旦七八十年空前絕後之大破壞來也。使其憚破壞。則安知乎。今日之日耳。曼。意。大。利。不。為。波。蘭。今日之匈。加。利。及。巴。幹。半。島。諸。國。不。為。印。度。今日之奧。大。利。不。為。埃。及。今日之法。蘭。西。不。為。嚙。昔。之。羅。馬。也。日本自明治元年以後。至今三十餘年無破壞。其所以然者。實自勤王討幕廢藩置縣之一度大破壞來也。使其憚破壞。則安知乎。今日之日本。不為朝鮮也。夫吾

所謂二百年來五十年來三十年來無破壞云者。不過斷自今日言之耳。其實則此諸國者。自今以往。雖數百年千年無破壞。吾所敢斷言也。何也。凡破壞必有破壞之根原。孟德斯鳩曰。專制之國。其君相動曰。輟和萬民。實則國中常隱然含有擾亂之種子。是苟安也。非輯和也。故擾亂之種子不除。則蟬聯往復之破壞。終不可得免。而此諸國者。實以人力之一度大破壞。取此種子。其本根而勿使能殖也。故夫諸國者。自今以往。苟其有金革流血之事。則亦惟以國權之故。構兵於域外。容或有之耳。若夫國內相閱。糜爛鼎沸之慘劇。吾敢決其永絕。而與天地長久也。今我國所號稱識時俊傑。莫不豔羨乎彼諸國者。其聲治之光華。美滿也。如彼。其人民之和親。康樂也。如彼。其政府之安富。尊榮也。如彼。而烏知乎。皆由前此之仁人志士。揮破壞之淚。絞破壞之腦。破破壞之舌。禿破壞之筆。滄破壞之血。填破壞之屍。以易之者也。嗚呼。快矣哉。破壞。嗚呼。仁矣哉。破壞。

此猶僅就政治一端言之耳。實則人羣中一切事物。大而宗教學術思想。人心風俗。小而文藝技術。名物。何一不經過破壞之階級。以上於進步之途也。故路得破壞。舊宗教而新宗教。乃興。倍根笛卡兒。破壞舊哲學。而新哲學。乃興。斯密破壞舊生計學。而新生計學。乃興。盧梭破壞舊政治學。而新政治學。乃興。孟德斯鳩破壞舊法律學。而新法律學。乃興。歌白尼破壞舊應學。而新應學。乃興。推諸凡百諸學。莫不皆然。而路得倍根笛卡兒。斯密盧梭。孟德斯鳩。歌白尼。之後。復有破壞。路得倍根笛卡兒。斯密盧梭。孟德斯鳩。歌白尼者。其破壞者。復有踵起而破壞之者。隨破壞。隨建設。甲乙相引。而進化之運。乃遞行於無窮。以破以血。而行破壞者。破壞一次。則傷元氣一次。故真能破壞者。則一度之後。不復再見矣。以腦以舌。而行破壞者。雖屢摧。屢觀。只受其利。而不蒙其害。故破壞之事。無窮而進步之事。亦必無窮而已。

又如機器興而手民之利益不得破壞。輪船興而帆船之利益不得破壞。鐵路電車興而車馬之利益不得破壞。公司興而小資本家之利益不得破壞。托辣士特Trust興而尋常小公司之利益不得破壞。當其過渡迭代之頃。非不釀婦歎童號之慘。極其亂。及建設之新局既定。食其利者乃在國家。乃在天下。乃在百年。而前此蒙破壞之損害者。亦往往於直接間接上。得意外之新益。善夫西人之恆言曰。求文明者。非徒須償其價值而已。而又須忍其苦痛。夫全國石民之生計。為根本上不可輕搖動者。而當夫破壞之運之相代乎前也。猶且不能恤小害以擲大利。而況於害有百而利無一者耶。故夫歐洲各國自宗教改革後。而教會教士之利益被破壞也。自民立議會後。而暴君豪族之利益被破壞也。英國改正選舉法十八百三。而舊選舉區之特別利益被破壞也。美國布禁奴會十八百六。而南部素封家之利益被破壞也。此與吾中國之廢八股而八股家之利益被破壞。革胥吏而胥吏之利益被破壞。改官制而官場之利益被破壞。其事正相等。彼其所謂利者。乃偏庇於最少數人之私利。而實則陷溺大多數人之公敵也。諺有之。二家哭何如一路哭。於此而猶曰不破壞。不破壞。吾謂其無人心矣。夫中國今日之事。何一非蠢大多數人而陷溺之者耶。而八股胥吏官制其小焉者也。欲行遠者不可不棄其故步。欲登高者不可不離其初級。若終日沾滯呆立於一地。而徒望遠而歌。仰高而羨。吾知其終無濟也。若此者。其在毫無阻力之時。毫無阻立之地。而進步之公例。固既當如是矣。若夫有阻之者。則鑿榛莽以闢之。烈山澤而焚之。固非得已。苟不爾則雖欲進而無其路也。諺曰。螫蛇在手。壯士斷腕。此語至矣。不觀乎善醫者。予腸胃瘕結。非投以劇烈吐瀉之劑。而決不能治也。瘡癰腫毒。非施以

割剖洗滌之功。而決不能瘳也。若是者。所謂破壞也。苟其憚之。而日進參苓以謀滋補。塗珠珀以求消毒。病未有日增。而月劇者也。夫其所以不敢下吐瀉者。慮其耗虧耳。所以不敢施割剖者。畏其苦痛耳。而豈知不吐瀉而後此。耗虧將益多。不割剖而後此。苦痛將益劇。循是以往。非至死亡不止。夫孰與忍片刻而保百年。若一部而養全體也。且等是耗虧也。等是苦痛也。早治一日。則其創夷必較輕。緩治一日。則其創夷必較重。此又理之至淺而易見者也。而謀國者乃昧焉。此吾之所不解也。大抵今日談維新者。有兩種。其下焉者。則拾牙慧。蒙虎皮。借此以為階進之路。西學一八股也。洋務一官道也。游歷一暮夜也。若是者。固不足道矣。其上焉者。則固嘗憚其容。焦其心焉。規規然思所以長國家而興樂利者。至叩其術。最初則外交也。練兵也。購械也。製械也。稍進焉。則商務也。開礦也。鐵路也。進而至於最近。則練將也。警察也。教育也。此輩學諸大端者。是非當今文明國所最要不可缺之事耶。雖然。枝枝節節而行焉。步步趨趨而摹仿焉。其遂可以進於文明乎。其遂可以置國家於不敗之地乎。吾知其必不能也。何也。被綺羅於嫖母。只增其醜。施金鞍於駑駘。祇重其負。刻山龍於朽木。祇敲其腐。等高樓於鬆壤。祇速其傾。未有能濟者也。今勿一一具論。請言教育。夫一國之有公共教育也。所以養成將來之國民也。而今之言教育者。何如各省紛紛設學堂矣。而學堂之總辦提調。大率皆最工於鑽營奔競。能仰承長吏鼻息之候補人員也。學堂之教育。大率皆八股名家。戈竊甲第。武斷鄉曲之鉅紳也。其學生之往就學也。亦不過曰此時世狀耳。此終南徑耳。與其從事於開房退院之詩云。子何如從事於當時得令之ABC。D考選入校。則張紅然爆以示寵。吾粵近考取大學堂學生者。皆如是。資派滋學。則苞苴請託以求中選。若此者。皆今日教育事業。開宗明

義第一章而將來為一國教育之源泉者也。試問循此以往其所養成之人物可以成一國國民之資格乎。可以任為將來一國之主人翁乎。可以立於今日民族主義競爭之潮濶乎。吾有以知其必不能也。不能則有教育如無教育。而於中國前途何救也。請更徵諸商務。生計界之競爭。是今日地球上一最大問題也。各國所以亡我者。在此我國之所以爭自存者亦當在此。商務之當整頓。夫人而知矣。雖然。振興商務不可不保護本國工商業之權利。欲保護權利不可不頒定商法。備一商法不足以獨立也。則不可不頒定各種法律以相輔。有法而不行與無法等。則不可不定司法官之權限。立法而不善。弊更甚於無法。則不可不定立法權之所屬。壞法者而無所懲。法旋立而旋廢。則不可不定行法官之責任。推其極也。非制憲法開議會立責任政府。責任政府之義見本報第六號傳記第五葉而商務終不可得興。今之言商務者。漫然曰吾興之。吾興之而已。吾不知其所以興之者。持何術也。夫就一二端言之。既已如是矣。推諸凡百。莫不皆然。吾故有以知今日所謂新法者之必無效也。何也不破壞之建設。未有能建設者也。夫今之朝野上下。所以汲汲然崇拜新法者。豈不以非如是則國將危亡乎哉。而新法之無救於危亡也。若此。有國家之責任者當何擇矣。

然則救危亡求進步之道將奈何。曰必取數千年橫暴混濁之政體。破碎而盡粉之。使數千萬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蛾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憑藉。然後能滌盪腸胃。以上於進步之途也。必取數千年腐敗柔媚之學說。廓清而辭闢之。使數百萬如蠹魚如鸚鵡如水母如畜犬之學子。毋得操筆弄舌舞文嚼字為民賊之後援。然後能一新耳目以行進步之實也。而其所以達此目的之方法有二。一曰無血之

破壞。二曰有血之破壞。無血之破壞者如日本之類是也。有血之破壞者如法國之類是也。中國如能為無血之破壞乎。吾嘗香而祝之。中國如不得不為有血之破壞乎。吾哀經而哀之。雖然。哀則哀矣。然欲使吾於此二者之外。而別求一可以救國之途。吾苦無以為對也。嗚呼。吾中國而果能行第一義也。則今日其行之矣。而竟不能。則吾所謂第二義者。遂終不可免。嗚呼。吾又安忍言哉。嗚呼。吾又安忍言哉。

吾讀宗教改革之歷史。見夫二百年于戈雲擾。全歐無寧宇。吾未嘗不頓履。吾讀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歷史。見夫殺人如麻。一日死者以十數萬計。吾未嘗不股慄。雖然。吾思之。吾重思之。國中如無破壞之種子。則亦已耳。苟其有之。夫安可得避。中國數千年以來。歷史以天然之破壞相終始者也。遠者勿具論。請言百年以來之事。乾隆中葉。山東有所謂教匪者。王倫之徒起。三十九年。同時有甘肅馬明心之亂。踞河州。蘭州。四十六年。平。五十年。台灣林爽起。諸將出。皆不有功。歷二年。五十二年。而福康安海蘭察督師。乃平。而安南之役。又起。五十二年。平。廓爾喀又內犯。五十九年。平。而五十八年。詔天下大索白蓮教。首領不獲。官吏以搜捕教匪為名。恣行暴虐。亂機滿天下。五十九年。貴州苗族之亂。遂作。嘉慶元年。白蓮教遂大起於湖北。蔓延河南。四川。陝西。甘肅。而四川之徐天德。王三槐等。又各擁眾數萬起事。至七年。乃平。八年。浙江海盜蔡牽又起。九年。與粵之朱潰合。十三年。乃平。十四年。粵之鄭乙又起。十五年。乃平。同年。天里教徒李文成又起。十八年。乃平。不數年。而回部之亂。又起。凡歷十餘年。至道光十一年。乃平。同時潮南之趙金龍又起。十二年。平。天下彫敝之既極。始稍蘇息。而鴉片戰役又起。道光十九年。英艦始入。廣東。二十年。旋迫乍浦。犯甯波。廿一年。取舟山。廈門。定海。甯波。乍浦。遂攻吳淞。下鎮江。廿二年。結南京條約。

乃平而兩廣之伏莽已徧地出沒無寧歲至咸豐元年洪楊遂乘之而起蹂躪天下之半而咸豐七年復有英人入廣東據總督之事九年復有英法聯軍犯北京之事而洪氏踞金陵凡十二年至同治二年始平而捻黨猶逼京畿危在一髮七年始平而回部苗疆之亂猶未已復血刃者數載及其全平已光緒三年矣自同治九年天津教案起爾後民教之關連綿不絕光緒八年遂有法國安南之役十一年始平二十年日本戰役起廿一年始平廿四年廣西李立亭四川余蠻子起廿五年始平同年山東義和團起蔓延直隸幾至亡國為十一國所挾廿七年始平今者二十八年之過去者不過一百五十日耳而廣宗鉅慮之難以表軍全力歷兩月乃始平之廣西之難至今猶蔓延三省未知所居而四川又見告矣由此言之此百餘年間我十八行省之公地何處非以血為染我四百餘兆之同胞何日非以肉為糜前此既有然而況乎繼此以往其劇烈將什佰而未有艾也昔人云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吾亦欲曰一破壞之不忍而終古以破壞乎我國民試墻首一望見夫歐美日本之以破壞治破壞而永絕內亂之萌孽也識亦曾有動於其心而為臨淵之羨焉否也

且夫懼破壞者抑豈不以愛惜民命哉姑無論天然無意識之破壞如前所歷舉內亂諸禍必非煦煦之子之所能弭也即使弭矣而以今日之國體今日之政治今日之官吏其以直接間接殺人者每歲之數又豈讓法國大革命時代哉十年前山西一旱而死者百餘萬矣鄭州一決而死者十餘萬矣冬春之交北地之民死於凍餓者每歲以十萬計近十年來廣東人死於疫癘者每歲以數十萬計而死於盜賊與迫于飢寒自為盜賊而死者舉國之大每歲亦何啻十萬夫此等雖大半關於天災乎然人之樂有羣也

樂有政府也豈不欲以人治勝天行哉有政府而不能為民捍災患然則何取此政府為也天災之事關於政府責任嗚呼中國人之為戮民久矣天戮之人戮之汙吏戮之異族戮之其所以戮之之具則飢戮之暴君戮之寒戮之天戮之痛戮之刑獄戮之盜賊戮之干戈戮之文明國中有一人橫死者無論為冤慘為當罪而死者之名必出現於新聞紙中三數次乃至百數十次所謂貴人道重民命者不當如是耶若中國則何有焉草薶且禽獮且雖日死十人焉萬人焉其誰知之其誰殫之亦幸而此傳種學最精之國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其林林總總者如故也使稍於貴者吾恐周餘子遺之詩早實見於今日矣然此猶在無外競之時代為然耳自今以往十數國之飢鷹餓虎張牙舞爪吶喊蹴踏以入我圍而擇我肉數年數十年後能使我如埃及然將口中未下咽之飯控而獻之猶不足以償債主能使我如印度然日日行三跪九叩首禮於他族之膝下乃僅得半腹之飽不知愛惜民命者何以待之何以救之我國民一念及此當能信吾所謂破壞亦破壞不破壞者之非過言矣而二者言凶去從之間我國民其何擇焉其何擇焉昔日本維新主動力之第一人曰吉田松陰者嘗語其徒曰今之號稱正義人觀望持重者比比皆是是為最大下策何如輕快拙速打破局面然後徐圖占地布石之為愈乎日本之所以有今日皆恃此精神也皆遵此方畧也結田松陰山縣伊藤井上等皆其門下也今日中國之傲視四十年前之日本又數倍焉而中國號稱有志之士舍松陰所謂最大下策者無敢思之無敢道之無敢行之吾又烏知其前途之所終極也

雖然破壞亦豈易言哉瑪志尼曰破壞也者為建設而破壞非為破壞而破壞使為破壞而破壞者則何

取乎破壞。且亦將並破壞之業而不能就也。吾謂更下一解曰：非有不忍破壞之仁賢者，不可以言破壞之言。非有能回破壞之手段者，不可以事破壞之事。而不然者，率其牢騷不平之氣，小有才而未聞道，取天下之事物，物不論精粗美惡，欲一舉而碎之，滅之，以供其快心一笑之具，尋至自起樓而自燒，棄自蒔花而自斬，刈置然號於眾曰：吾能割捨也，吾能決斷也。若是者，直入大耳，故夫破壞者，仁人君子，不得已之所為也。孔明揮淚於街亭，子胥泣血於闕塞，彼豈忍死其友而遺其父哉。

第十二節 論自尊

日本大教育家福澤諭吉之訓學者也。標提獨立自尊二語，以為德育最大綱領。夫自尊何以謂之德？自也者，國民之一分子也。自尊所以尊國民故。自也者，人道之一阿屯也。自尊所以尊人道故。西哲有言：人各立於自所欲立之地。吉田松陰曰：士生今日，欲為蒲柳，斯蒲柳矣。欲為松柏，斯松柏矣。吾以為欲為松柏者，果能為松柏與否？吾不敢言。若夫欲為蒲柳者，而能進於松柏，吾未之聞也。孟子曰：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又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以有為也。夫自賊自暴自欺之反面，則自尊是也。是以君子貴自尊。悲哉吾中國人，無自尊性質也。簪纓何物，以一鉤金塞其帽頂，則脚靴手版，磕頭請安，戢戢然矣。阿堵何物，以一貫銅見其腰纏，則色肆指動，圍繞奔走，嗚嗚然矣。未沐冠而喜者，戲猴之態也。投骨而噉者，畜犬之情也。人之所以為人者，其資格安在耶？顧乃自儕於猴犬，而恬不為怪也。故夫自尊與不自尊，實天民奴隸之絕大關頭也。

且吾見夫今世所謂識時俊傑者矣。天下之危急，彼非無所聞也。國民之義務，彼非無所知也。顧口中有萬言之沸騰，肩上有無半銖之負荷，叩其故，則曰：天下大矣，賢智多矣，某自顧何人，其敢語於此。推彼輩之意，以為一國四百兆人，其三百九十九兆九億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中，其德慧術知無一不優於我，其聰明才力無一不強於我，我之一人，豈足輕重云耳。率斯道也，以往其必四百兆人，人人皆除出自己，而以國事望諸其餘之三百九十九兆九億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統計而互消之，則是四百兆人，卒至實無一人也。夫一二人之自賊自暴自棄，而不自尊，宜若於天下大局無與焉矣。然窮其弊，乃至若此，不甯惟是為國民者，而不自尊，其一人之資格，則斷未有能自尊其一國之資格焉者也。一國不自尊，而國未有能立焉者也。吾聞英國人自尊之言曰：太陽曾無不照我英國國旗之時。英人屬地編於五大洲，出故曰太陽常照英國旗也。此地日方沒，彼地日已出。俄國自尊之言曰：俄羅斯者，東羅馬之相續人也。相續者繼也。曰：我俄人必成先帝彼得之志，為東方之主。人翁也。吾聞法國人自尊之言曰：法蘭西者，歐洲文明之中心點也。全世界進步之原動力也。吾聞德國人自尊之言曰：自由主義者，日耳曼森林中之產物也。日耳曼人者，條頓民族之宗子，歐洲中原之主帥也。吾聞美國人自尊之言曰：舊世界者，腐敗陳積之世界也。其有清新和淑之氣者，惟我新世界。舊世界指西半球，新世界指東半球。也。吾聞日本自尊之言曰：日本者，東方之英國也。萬世一系，天下無雙也。亞洲之先進國也。東西兩文明之總匯流也。自餘各國，苟其能保一國之名譽於世界上者，則皆莫不各有其所以自尊之具，苟不爾。

也一則曰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再則曰臣於成都負郭有桑八百株沒後子孫無憂飢寒夫孔明非必如磔磔自守之匹夫故為獨介以鳴高也彼其所以自處者固別有所以持拔於流俗而以淡泊為明志之媒介以甯靜為致遠之表記也故夫浮華輕薄之士謬託曠達而以其不矜細行為通才犧牲名譽而以枉尺直尋為手段者其去豪傑遠矣何也先自菲薄而所謂自尊者更持何道也故真能自尊者有皚皚冰雪之志節然後能顯其落落雲鶴之精神有謬謬松風之德操然後能載其嶽嶽千仞之氣概自尊者實使人進其品格之法門也

本報論說例以一期完載一節文氣不中斷此作者問於他事而印刷期迫全部各稿皆已印成僅留空紙八葉不能盡登全文故截出一小半下期登之讀者諒焉

獨立自尊之人常能自治自勝者也不肯枉己之所信
獨立自尊之人常能自治自勝者也不肯枉己之所信
獨立自尊之人常能自治自勝者也不肯枉己之所信
獨立自尊之人常能自治自勝者也不肯枉己之所信
獨立自尊之人常能自治自勝者也不肯枉己之所信
獨立自尊之人常能自治自勝者也不肯枉己之所信
獨立自尊之人常能自治自勝者也不肯枉己之所信
獨立自尊之人常能自治自勝者也不肯枉己之所信
獨立自尊之人常能自治自勝者也不肯枉己之所信
獨立自尊之人常能自治自勝者也不肯枉己之所信

第十二節之續 論自尊

凡自尊者必自治人何以尊於禽獸人有法律而禽獸無之也文明人何以尊於野蠻文明人能與法律相決而野蠻不能也十人能自治則此十人者在其鄉市為一最固結之團體而可以尊於一鄉市百人能自治則此百人者在其省郡為一最固結之團體而可以尊於一省郡千人能自治則此千人萬人者在其國中為一最固結之團體而可以尊於一國數十百千萬人能自治則此數十百千萬人者在世界中為一最固結之團體而可以尊於全世界其在古代斯巴達以不滿萬人之國而獨尊於希臘其在現世英國人口不過中國十五分之一而尊於五洲何也皆由其自治之力強法律之觀念重耳蓋其也者必非能以一人而俱尊者也故必其羣尊然後羣內之人與之俱尊而彼此自治力不足則羣且不咸尊於何有哉中國人格所以日趨於卑賤其病源皆坐於是

凡自尊者必自立莊子曰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夫大同太平之極必無一人焉能有人亦無一人焉見有於人泰西之治今猶未至也而中國則更甚矣其人非有人者則見有於人者故君有民民見有於君父有子子見有於父夫有婦婦見有於夫一室之中主有僕僕見有於主一舖店之中股東有伴傭伴傭見有於股東一黨魁有徒眾徒眾見有於黨魁通四百兆人而計之大率有人者百之一見有於人者百之九十九而此所謂有人者時又更有他人焉從而有之如婦見有於夫夫或見有於子其其所屬之舖店之主入衙署之長官而彼等又見有於一二民賊之類若夫其父或見有於其父雖恆河沙世界中一一蓮花一一花中一一佛身一一口一一口一舌說之猶不能盡者也

若吳乎吾國中雖有四百兆人而其見有於人者實三百九十九兆強也凡見有於人者則喪其人格西慣例婦人大率無選舉權以若吳乎則此四百兆人中能保存人格者復幾何哉是安得不瞿然驚也夫其見有於男子也餘仿此

吾之為此言。非謂欲使人盡去其所尊所親者。而倔強跋扈以為高也。乃正所以為合羣計也。凡一羣之中。必其人皆有可以自立之道。然後以愛情自貫聯之。以法律自節勒之。斯其羣乃強有力。不然則羣雖眾。而所倚賴者不過一二人。則仍只能謂之一二人。不能謂之羣也。有兩家於此。甲家則父母妻子兄弟。皆能有所業以食力。餘粟餘布。各盡其材。乙家則仰事俯畜。皆責望於一人。則其家之孰榮孰悴。豈待問也。有兩軍於此。甲軍則卒伍皆知兵。不待指揮。而各人之意見。既與主帥相針射。號令一下。則人人如其心中所欲發。乙軍則惟恃一二勇悍之首領。而他如木雞然。則其軍之孰贏孰負。豈待問也。夫家庭與軍伍。其制裁之當嚴整。殆視他種社會為尤要矣。而其自立力之萬不可缺也。猶如此。故凡有自尊思想。不欲玷辱。彼蒼所以予我之人格者。必以先求自立為第一要義。自立之具。不一端。其最顯要者。則生計上之自勞自活。與學問上之自修自進也。力能養人者上。即不能不求足以自養。學能濟人者上。即不能而不求足以自濟。苟不爾者。欲不倚賴人。烏可得也。專倚賴人。而欲不見有於人。烏可得也。夫倚賴人。非必志士之所諱也。然我有所倚賴於他。他亦有所倚賴於我。互相倚而羣之形乃固焉。若一則專為倚賴者。一則專為被倚賴者。其羣未有能立。即立未有能久者也。英人嘗自誇曰。他國之學校。可以養成許多博士學士。我英之學校。則只能教成人而已。人者何。人格之謂也。而求英人教育之特色。所以能養成此人格者。則惟授之實業。而使之可以自活。授之常識。而使之可以自謀。而盎格魯撒遜人種。所以高掌遠蹠於全世界。能有人而不見有於人者。皆恃此焉矣。

非尊其區區七尺也。尊其為國民之一分子。人類之一阿屯也。故凡為國民一分子。人類一阿屯者。皆必如其所尊以尊之。故惟自尊者為能尊人。臨深以為高。加少以為多。其為高與多也。亦僅矣。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其為生與存也。亦殆矣。故夫沾沾一得趾高氣揚者。其必器小易盈之細人也。甚或人之有技媚嫉以惡者。其必濁卑下流之鄙夫也。細人鄙夫。其去自尊之道。不亦遠乎。吾觀夫西人之所謂 gentleman 此字中國語無確譯。俾斯麥嘗謂此英語中。最有者。其後人也。皆有特別一種溫良恭儉讓之德。雖對婢僕。其禮通恭。有所命令。必曰 Please 含懇請有所取求。必曰 Thank you 蓋重人者。人恆重之。侮人者。人恆侮之。勢必然矣。況夫人也者。參天兩地。列為三才。吾之能保存其高尚之資格也。不過適完其分際上應盡之義務。而何足以自炫耀也。是故欲立立人。先聖所以垂訓。責高我慢。世尊所以設戒。凡自尊者。必自任一羣之人芸芸也。而於其中有獨為羣內之所崇拜者。此必非可以力爭而術取也。必其所負於本羣之責。獨重。而其任之也。獨勞。則衆人之所以酬之者。自不期然而然。莫之致而至。其自任也。非欲人之尊我。而以此為釣也。彼實自認其天職之不可以不盡。苟不爾者。則為自取。為自污。為自棄。為道義上之自斃。為精神上之自戕。是故適自尊者。適自任。適自任者。適自尊。自尊之極。乃有如伊尹所謂天民先覺。如孟子所謂舍我其誰。如佛所謂普度衆生。為一大事出世。豈徒然衆人以為莫己若哉。蓋見夫己之責任則已如是。而他人之能如是與否。且勿暇計也。抑吾嘗見夫老朽名士。與輕薄少年之自尊矣。撫拾區區口耳四寸之學問。吐出訛語。氣傲萬丈之言詞。目無餘子。而我躬亦不知何存。口有千秋。而雙肩則不能容物。吾昔曾為呵旁觀者。文內一條寫其形狀曰。

四曰笑罵派(中畧)既罵維新亦罵守舊既罵小人亦罵君子對老輩則罵其暮氣已深對青年則罵其躁進喜事事之成也則曰豎子成名事之敗也則曰吾早料及彼輩常自立於無可指摘之地何也不辦事故無可指摘旁觀故無可指摘已不辦事而立於辦事者之後引繩批根以嘲諷掎擊此最巧點之術而使勇者所以短氣怯者所以灰心也(中畧)譬之孤舟遇風於大洋彼輩馬風罵波罵大洋罵孤舟乃至徧罵同舟之人若問此船當以何術可達彼岸乎彼等瞠然無對也何也彼輩藉旁觀以行笑罵失旁觀之地位則無笑罵也

嗟夫自尊者本人道最不可缺之德而在今日之中國此二字幾成詬病之名詞者皆此等偽自尊者之為累也諺曰濟人利物非我事自有周公孔聖人夫周公何人也孔聖人何人也顧同此員趾同此方官同此五支同此四而必曰此也者彼之責任非我之責任也天下之不自愛孰有過是也而若之何彼偽自尊者竟奉此語為不二法門也

朱子曰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吾今者為我國民陳自尊之義吾安得無譯讀之以長其暴慢鄙俗之氣增其驕盈予智之心以為公德累為合羣盡者雖然吾既畧陳其界說為自尊二字下一定義吾敢申言之曰凡不自愛不自治不自立不自放不自任者決非能自尊之人也五者缺一而猶施然自尊者則自尊主義之罪人也嗟乎因噎固不可以廢食懲羹固不可以吹壘吾深憂夫人人自尊之有流弊吾尤憂乎人人不自尊而此四百兆人者且自以奴隸牛馬為受生於天之分內事而此種自屈辱以倚賴他人之劣根性今日施諸甲明日即可以施諸乙今日施諸室內明日即可以施諸路人施諸

仇敵嗚呼吾每接見夫客之自燕來者問以吾國民近日對外之情狀未嘗不淚潑潑下也嗚呼吾又安能已於言哉

第十三節 論合羣

自地球初有生物以迄今日其間孳乳蕃殖蟻者泳者飛者走者有覺者無覺者有情者無情者有魂者無魂者其種類其數量何啻京垓億兆問今存者幾何矣自地球初有人類以迄今日其間孳乳蕃殖黃者白者黑者瘦者有族者無族者有部者無部者有國者無國者其種類其數量何啻京垓億兆問今存者幾何矣等是軀殼也等是血氣也等是品彙結集也而存焉者不過萬億中之一餘則皆萎然落漸然滅矣豈有他哉自然淘汰之結果劣者不得不敗而讓優者以獨勝云爾優劣之道不一端而能羣與不能羣實為其總原

合羣之義今舉國中稍有知識者皆能言之矣問有能舉合羣之實者乎無有也非惟國民全體之太羣不能即一部分之小羣亦不能也非惟頑固愚陋者不能即號稱賢達有志者亦不能也嗚呼苟此不羣之惡性而終不可以變也則此蠕蠕芸芸之四百兆人遂不能逃劣敗之數遂必與前此之萎然落漸然滅者同一命運夫安得不痛夫安得不懼吾推原不羣之故有四因焉

一曰公共觀念之缺乏 凡人之所以不得不羣者以一身之需求求所欲望非獨力所能給也以身之所苦痛所急難非獨力所能捍也於是乎必相引相倚然後可以自存若此者謂之公共觀念公共觀念者不學而知不慮而能者也而天演界之優劣即視此觀念之強弱以為差夫既曰不學而知不慮而

能矣。然其間又有強弱者何也。則以公觀念與私觀念常不能無矛盾。而私益之小者近者往往為公益之大者遠者之蠹賊也。故真有公共觀念者。常不惜犧牲其私益之一部分。以擁護公益。其甚者或乃犧牲其現在私益之全部分。以擁護未來公益。非佛性也。蓋深知夫處此物競天擇界。欲以人治勝天行。舍此術末由也。昧者不察。反其道以行之。知私利之可欲。而不知公害之可懼。此揚朱哲學所以橫流於天壤。而邊沁之名理。所以為時詬病也。此為不能合羣之第一病。

二曰對外之界說不分明。凡羣之成。必以對待。苟對於外而無競爭。則羣之精神與形式皆無所著。此人類之常情。無所容諱者也。故羣也者。實以為我兼愛之兩異性。相和合而結構之。有我見而自私焉。非必羣之害也。雖然一人與一人交涉。則內吾身而外他人。是之謂一身之我。此羣與彼羣交涉。則內吾羣而外他羣。是之謂一羣之我。同是我也。而有大小我之別焉。有我則必有我之友與我之敵。既曰羣矣。則羣中皆吾友也。故善為羣者。既認有一羣外之公敵。則必不認有一羣內之私敵。昔希臘列邦。干戈相尋。一遇波斯之來襲。則忽釋甲而相與敵血焉。對外之我見使然也。昔英國保守自由兩黨。傾軋衝突。曾無甯歲。及格里迷亞戰爭起。雖反對黨亦以全力助政府焉。對外之我見使然也。昔日本自由進步兩黨。政綱各異。角立對峙。遇藩閥內閣之解散。則忽相提携。結為一憲政黨。以抗之對外之我見使然也。故凡結集一羣者。必當先明其對外之界說。即與吾羣競爭之公敵何在是也。今志士汲汲言合羣者。非以愛國乎。非以利民乎。既以愛國也。則其環伺我而憑陵我者。國仇也。吾公敵也。舍是則無所為敵也。既以利民也。則其箱壓我而腹削我者。民賊也。吾公敵也。舍是則無所為敵也。苟其內相敵焉。則其羣未有

不為外敵所摧陷而夷滅者也。而志士顧昧此焉。往往舍公敵大敵於不問。而惟斷斷焉爭小意見於本團無他。知小我而不知大我。用對外之手段以對內。所以鵠蚌相持。而使漁人竊笑其後也。此為不能合羣之第二病。

三曰無規則。凡一羣之立也。少至三二人。多至千百兆。莫不賴有法律以維持之。其法律或起於命令。或生於契約。以學理言。則由契約出者謂之正謂之善。由命令出者謂之不正謂之不善。以事勢言。則能有正且善之法律尚也。若其不能。則不正不善之法律。猶勝於無法律。此羣學家政學家所同認也。今志士之倡合羣者。豈不以不正不善之法律之病民弱國而思所以易之耶。乃夷考其實。或反自陷於無法律之域。幾何不為彼輩所藉口以相鋤也。不甯惟是。而使本羣中亦無所恃以相團結。已集者望望然去。未來者裹足不前。旁觀者引為大戒。則羣力安得擴張而目的何日能達也。吾觀文明國人之善為羣者。小者一地一事之法團。大而一國之議會。莫不行少數服從多數之律。而百事資以取決。乃今之為羣者。或以一二人之意見。武斷馬鞭議焉。其無規則者一也。善為羣者。必委立一酋長。使之代表全羣。執行事務。授以全權。聽其指揮。乃今之為羣者。只知有自由。不知有制裁。其無規則者二也。叩其故。則曰以少數服從於多數。是為多數之奴隸也。以黨員服從於代表人。是為代表人之奴隸也。嘻。豈奴隸之云乎。人不可以奴隸於人。顧不可以不奴隸於羣。不奴隸於本羣。勢必至奴隸於他羣。服從多數。服從職權。代表人正所以保護其羣。而勿使墜也。而不然者。人人對抗。不肯相下。人人孤立。無所統一。其勢必相率為野蠻之自由。與未為羣之前相等。雖無公敵。猶不足以自立。而況夫日有反對者之乘其後也。此為不能合

羣之第三病

四曰忌嫉。吾昔讀曾文正戒子書中。求詩而悚然焉。其言曰。善莫大於恕。德莫凶於妒。妒者婦行瑣瑣。莫足數。已拙。忌人。能已。塞。忌人。過已。若無事功。忌人得成務。已若無黨援。忌人得多助。勢位苟相敵。畏偏又相惡。已無好聞望。忌人文名著。已無賢子孫。忌人後嗣裕。爭名日夜奔。爭利東西驚。但期一身榮。不惜他人污。聞災或欣幸。聞禍或悅豫。問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嗚呼。此雖曰老生常談乎。然以今日之誤解邊沁學說者。實當頭一棒之言也。吾輩試夙夜一自省焉。其能悉免於如文正所訶乎。吾國人此等惡質。積之數千年。受諸種性之遺傳。染諸社會之習慣。幾深入於人人之腦中。而不能自拔。以是而欲求合羣。是何異磨數以作鏡。蒸沙以求飯也。夫宗旨苟不同。則昌言以攻之可也。地位苟不同。則分功以赴之可也。乃若宗旨同。地位同。則戮力同心。以共大業。善莫大焉。夫所謂戮力同心者。非必強甲之事業。而使合於乙也。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目的既共。指於一處。其成也。則後此終必有握手一堂之日。即不然。或甲敗而乙成。或乙敗而甲成。而吾之所志。固已達矣。事苟有濟。成之何必在我。仁人君子之用心。不當如是耶。又就令見不及此。而未競勝於一時。專美於一己。則亦光明磊落。自出其聰明才力。以立於天演界中。苟其優也。雖千萬人與我競。亦何患不勝。苟其劣也。雖無一人與我競。亦何恃不敗。天下之事業多矣。豈必排倒他人。而始容卿一席耶。嗚呼。思之思之。外有國難。內有民箱。同胞半在酣夢之中。前途已入泥犁之境。吾力而能及也。則自拯之。獨力不能也。則協力拯之。吾力而無濟也。則望他人拯之。其尚忍推萌拉蘇。為一國之仇讐。効死力耶。愚不肖者。吾無望焉。無責焉。願安得不為號稱賢智者正告也。此為

不能合羣之第四病

此其大畧也。若詳語之。則如傲慢如執拗。如放蕩如迂愚。如嗜利如寡情。皆足為合羣之大礙。有一於此。羣終不成。吾聞孟德斯鳩之論政也。曰。專制之國。其元氣在威力。立憲之國。其元氣在名譽。共和之國。其元氣在道德。夫道德者。無所往而可以弁髦者也。然在前此之中國。一人為剛。萬夫為柔。其所以為羣者。在強制而不在公意。則雖稍腐敗。稍渙散。而猶足以存其軀。以迄今日。若今之君子。既明知此等現象。不足以戰勝於天澤。而別思所以易之。則非有完全之道德。其奚可哉。其奚可哉。吾聞彼頑固者流。既既有辭矣。曰。今日之中國。必不可以言共和。必不可以言議院。必不可以言自治。以是界之。徒使混雜紛擾。傾軋殘殺。以猶太我中華。不如因仍數千年專制之治。長此束縛焉。馳驟焉。猶可以免滔天之禍。吾惡其言。雖然。吾且悲其言。吾且慚其言。焉。吾黨其猶不自省不自戒乎。彼輩不幸言中。猶小焉者也。而坐是之故。以致自由平等權利。獨立進取等。最美善高尚之王義。將永為天下萬世所詬病。天下萬世相以談虎色變。曰。當二十世紀之初。中國所謂有新思想。新知識。新學術之人。如是如是。亡中國之罪。皆在彼輩焉。嗚呼。嗚呼。則吾儕雖萬死。其何能贖也。

第十四節 論生利分利

謂中國而貧國耶。大學曰。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未聞以數十萬里之地。數十千萬之人。而患貧者也。謂中國而富國耶。稽其官府。則羅掘而無所於得。行其閭閻。則憔悴而無以自存。雖有辯者。不得為中國之貧。諱也。貧之原因不一。端本報民報也。請專言民事。

大學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此言至矣後世生計學家言殖產之術未有能外者也夫一國之歲殖者國中人民歲殖之總計也綜一國之民無論或勞力或不勞力勞力矣或生利或不生利而其待養於地之所產民之所出則均一國歲殖只有此數惟其養徒食者數寡而後瞻能生者數多瞻能生者數多而後國之所殖乃歲進反是則其國未有不瘁焉者也

生計家言財之所自出者有三一曰土地二曰資本三曰勞力三者相需而貨乃成顧同一土地也在野蠻民族之手則為石田在文明民族之手則為奇貨其故何也文明人能用資本勞力以擴充之而野蠻人不能也所謂利用資本與勞力者何也用之而斫其有所復也何謂有所復用吾力以力田馬製造馬被其功於物材成器之後其值遂長其所成之物歷時甚久猶存人間可以轉售交易今日以功成物他日由物又轉為功如是則勞力復焉矣斥吾資以庀材馬雇傭馬材由生貨轉為熟貨傭以人力造出物力已熟之貨蓄力之物其所值必餘於前此所斥之資吾財無損而且有贏如是則資本復焉矣所復者多一則所殖者進一級何也復者必不徒復也而又附之以所贏此富之所由起也一人如是一國亦然

夫綜一國之資本勞力而歲計之只有此數也今年而投諸有所復之地則明年而其率增若干焉再明年而其率又增若干焉歲而增之以至於極富今年而投諸無所復之地則明年而其率減若干焉再明年而其率又減若干焉歲而減之以至於極貧故今年同一資本同一勞力也一有所復一無所復之間其結果之相遠在明年則為一與四之比例矣再明年則為一與十六之比例矣又再明年則為一與六

十四之比例矣嗚呼其可驚有如此者何以明其增減之率然也此其事於資本易見而於勞力稍難明一歲之所總殖其所以用之者不外兩途其即享即用而無所復者命之曰消費其斥以求贏而企其有所復者命之曰母財即資有人於此今年以千金之母財而所殖者得千五百焉使其人一年消費之率而適五百也則適盡其所殖者而明年仍有千金為母財仍殖千五百則其產不進亦不退或遇時機而所殖者忽逾常率則母財亦隨增矣然使偶一歲遇不利而所殖不及常率則又將必至蝕母財矣故日矣使其消費之率歲僅三百也則明年以今年所殖之餘而合諸母其母財為千二百而所殖者千八百矣再明年又以明年所殖之餘而合諸母則其母財為千五百而所殖者二千二百餘矣反是而使其消費之率歲而七百也則今歲所殖不足供今歲而不得不蝕及母財明年之母財僅餘八百而所殖僅千二百矣再明年而再蝕之其母財僅餘五百而所殖僅七百餘矣蝕者其母遂並其所生之子而亡之不及三稜而千金可以蕩然此事之最易見者也夫此等持籌握算之論士君子每羞言焉而其義實通於治國一國之產而依前者之比例焉國未有不榮者也一國之產而依後者之比例焉國未有不悴者也抑一國之浪費與一人之浪費理同而形異一國之浪費有二其一國中人人皆歲費過於歲殖於是結集成國而一國之總歲費過於總歲殖是也若是者則其國不數年而遂可以滅亡雖然天下從無此國民也羅馬之末路殆將近是故史家謂羅馬之有善費之民亦必有善殖之民與之相救國之所以維持於不繼賴此而已其一國中人人雖有善費者有善殖者而殖者之人數不及費者之人數費者一人所費之數又過於殖者一人所殖之數截長補短以統計之而一國之總歲費過於總歲殖是

第十四節之續 論生利分利

分利者之種類大別有二。一曰不勞力而分利者。二曰勞力而仍分利者。

第一 不勞力而分利者。

(一)乞丐 其人非老非幼非廢疾。以堂堂七尺之軀。乃至不能自養。而行乞於塗。是蕩與惰。二者必居一也。人即憐而活之。而為蟲於一羣。莫大焉。故此輩非可憐而可憎也。若君上失政。天災流行。干戈劫後。不以此論。

(二)盜竊 盜者未嘗不用體力。竊者未嘗不用心力。然此不得以勞力論也。蓋其所用力。不敢以與人共見也。此其為分利最易明。不待贅論。

(三)棍騙 棍騙者亦盜竊之一種也。然其操術稍精。其破裂稍難。故其毒害亦較深。而所分之利。往往更巨。棍之種類頗多。非可悉舉。如聚賭者。如巫覡。如堪輿。星相卜筮之流。皆歸此類。不能醫而冒醫。為衣食者。亦歸此類。

(四)僧道 歐洲教會之牧師神父。識者以為國之大害。前所引斯密亞丹之言。非為彼輩而發也。至近世革命屢起。奪其特權。以儕齊民。然後歐治乃平。雖然。歐之教會雖無實。然猶以覺民為名也。中國之僧道。則名實而無取矣。

(五)奴袴子弟 西人之養子也。育之使長成。教之以學業。令其足以自營自活。父母之責任如是而已。及其既能自營矣。則折而居之。他日父母遺產之能屬於己。與否非所知也。故其故家子弟。皆絕依

賴根性。無敢託庇前人餘蔭。以自暇逸。中國不然。家有數畝薄田。其子弟輒驕奢淫佚。一無生業。而豪宦豪商之裔。更不待論。又以同居不析產為盛德。矯偽相效。往往有一家丁口至百數十人者。假使其家有萬金之產。則其百數十人之婦女子弟。皆驚然曰。吾之家。乃萬金之素封家也。曾亦思此萬金者。折之為百數十焉。各人所占。能有幾何。而此百數十人。皆以萬金之奉。自奉而於家中生計。絲毫不負其責任。吾見所謂故家名門。若此者。比比然矣。又不必故家名門也。即以尋常論之。大率一家之中。其生利者不過一二人。而分利者動十數人。夫以一人之資本勞力。而自養焉。雖中下之材。而猶不至於不給。以一人之資本勞力。而養十數人。雖賢智未有能善其後者。故不得不歲耗其母財。以為消費。而遂以陷於困窮。我國國民之總歲殖。所以不能多。斤以為母財之用者。其大原因。未始不由家族制度之不適宜使然也。故俗語曰。富不過三代。夫使能善用富。則雖十代百代可也。而吾中國率不能過三代者。何也。生之者一人。而食之者百人。生之者一日。而食之者百日。雖有巨母。其何足以再世也。西國法律。所以重保護富氏者。為其為一國積母財。積之愈久。則其數愈巨。斥母興業。人心交利。而國殖歲進。奮木世臣。所以為貴也。中國則實有世襲而富。無世襲此亦母財消耗之明效大驗矣。而其咎實執袴子弟尸之。執袴子弟者。真一國之大蠹賊也。雖然。追本窮原。則咎又不專在其子弟。而兼在其父兄。為父兄者。既以自累。之。漸生故曰。自累而復以累其子弟。之子弟不能為生利。是誠愚不可及矣。

(六)浪子 浪子者。執袴子弟居其強半。亦有非執袴而亦浪子者。此類之人。尚未至為乞丐。尚未至為盜騙其生涯也。飲酒看花。鬥雞走狗。馳馬角戲。六博踴躍。吸鴉片。狎游妓。舍此之外。毫無所事。而衣必選色。

食必選味。此類之人其結局也。盜騙乞丐二者必居一於是。

(七)兵勇及應武試者。生計家之論軍人。有以為生利者。有以為分利者。吾謂今世文明國之軍人。決不可謂之分利。何也。若無國防。則國難屢起。民將不得安其業。故軍人者。實生利之民之保險也。藉曰分利矣。然亦當屬於勞力而分利之一類。中國則不然。中國之兵勇。實不勞力而分利者也。中國之兵勇。實兼浪子盜騙乞丐三者之長而有之者也。兵勇既皆分利。其應武試者。若武童武生武舉武進士之流。更不待論。

(八)官吏之一大半。中國之官吏皆分利者也。然其勞力而分利者。居小半。不勞力而分利者。居大半。不勞力而分利者。其在京官中。則除軍機大臣章京及各部主稿司員外。自餘各官皆是也。其在外官中。則凡候補需次人員及道班同通班佐雜班實缺者。大半皆是也。此類人之性質位置。與下篇第三類畧相似。至其勞力而分利者。及其分利之理。由下篇乃論之。

(九)緣附於官以為養者。此等所包甚廣。官親也。幕客也。胥吏也。僕役也。皂隸也。訟棍也。其性質大畧相等。吾不暇備論。但約括以此名。此類人大率強而黠者。則豺虎也。弱而笨者。則蝗蝻也。其害羣一也。一州縣衙署而秦養此輩動數百人。他可知矣。通計全國衣食於此間者。殆常數百餘萬人。此階級亦幾蔚成大國矣。

(十)土豪鄉紳。土豪鄉紳。大率皆紈袴子弟。讀書人。官吏。及緣附於官者。之四類人所變相也。雖然亦有不屬於此四類人。而不得不謂之土豪鄉紳者。即本屬於四類而既已變相。則亦自別成爲一孽種。故不

得不另立一門以總括之。而此等實分利中之最強有力者也。

(十一)婦女之一大半。論者或以婦女為全屬分利者。斯不通之論也。婦人之生育子女。為對於人羣第一義務。無論矣。即其主持家計。司閫以內之事。亦與生計學上分勞之理相合。蓋無婦女。則為男子者。不得不兼營室內之事。業不專而生利之效減矣。故加普通婦女以分利之名。不可也。雖然中國婦女。則優於男子之點。誠能使發揮而利用之。則其於人羣生計。增進實鉅。觀西國之學校。教師商店會計。用婦女者。強半。可以知其故矣。大抵總一國婦女。其當從事於室內生利事業者。十而六。有兒女治家計。即其當從事於室外生利事業者。十而四。泰西成年未婚之女子。率皆有所執業。而中國婦女。但有前者而無後者焉。是分利者。已居其四矣。而所謂室內生利事業者。又復不能盡其用。不讀書。不識字。不知會計之方。不識教子之法。蓮步天嬌。不能操作。凡此皆其不適於生利之原因也。故通一國總率而計。則分利者。十六七。而不分利者。僅十三四也。

(十二)廢疾。廢疾者之為分利。不辨而明。雖然苟在文明國。有訓育訓盟等學校。雖有廢疾。而往往使之操作工藝。足以自養。故其分利不多。中國苟遇此等無告。則皆有分而無生者也。是非好自為之。而天然之缺憾。及政府之失職。使之不得不然也。

(十三)罪人。人至犯公罪而繫縲刑。必其對於一羣之利益。有所侵害明矣。故罪人之本屬分利者。殆十而八九也。但今日文明未至法律未完。則犯罪者。雖然及其既犯罪之後。以一羣治安所繫。不得不置

諸國圖以示懲。既入國圖。惟受凌虐。一無所事。是使之重分利也。監之十年。則其分利者十年。監者百人。則其分利者百人。日損公家之母財。以畜之。其靈犀抑更甚矣。故各文明國之懲累囚也。不以虐刑而以苦役。古者輸鬼薪即此意誠得其道也。中國則獄囚充塞。而此輩既自苦。復無以自給。而不得不仰食於縣官。或所親。是亦分利之一大族也。

兒童不勞力也。何以不為分利。曰。彼未及生利之年。宜儲備其力。以為他日生利之用也。兒童者實一國將來之真母財也。生計學家言以人身之德慧術智為生力之一種。亦謂老人不勞力也。何以不為分利。曰。彼已過生利之年。其前此所生之利。既有所儲備。而今之所事。非分之於他人者也。記曰。十六以下上所長也。六十以上上所養也。誠以其在一羣之地位當如是也。若夫少年時代。荒嬉學業。不思預備將來所以報效國民之道。致使長成百無一能。若此者。則雖未成年。已不得不謂之分利。又如壯年時代。無業游手。曾未嘗致絲毫之力。有所貢獻於其羣。及老而廢。馬徒待養於公產。若是者。則雖及老期。仍不得不謂之分利。我中國之兒童老人。若此者。蓋十而六七。故我國兒童老人之分利者。亦十而六七也。地主往往不自勞力。而生計家不謂之分利。亦有謂為何也。彼其前此之所以得此土地者。未有不從勞力而來。今之所享。即其前此勞力之所儲備。而用之未盡者也。與老人不為若夫藉父兄之業。其所以得此土地所有權者。既非經本身之勞力。而復一無所事。惟衣租食稅。以自豪者。斯不得不謂之分利。故我中國之地主。其分利者亦十而六七也。噫。國然此等皆可謂之紈袴子弟。故不為另立一門。以上說不勞力之分利者。竟

第二 勞力而仍分利者

(一) 奴婢 奴婢之勞力。有視尋常人加數倍者。雖然其勞力。只以伺主人之饜笑。供主人之使令。其不用之。而無所復。故謂之分利。此分利種族之最易見者。

(二) 優妓 優妓固有所甚勞甚苦者。然其勞力皆無所復。且能牽動他人。而使之並為分利者。故其分利之毒亦頗甚。

以上兩者。其分利未必為本人之所欲。而有迫之使不得不然者。故分利之罪。不在本人。而在迫之之人。凡有迫而分利者。皆屬此類。衙署之皂隸與奴婢同類者。彼好自為之。非有迫之者也。故

(三) 讀書人 士農工商。號稱國之石民。而讀書人。實為居首焉。據斯密之論。則雖泰西之讀書人。彼且以為分利矣。顧吾平心論之。則西國之讀書人。其分利者。雖或十之一二。其生利者。猶十之七八。何也。彼其學成之後。非醫生則法官也。則律師也。否則傳教也。學校教師也。若其學工商業。直接以生利者。更無論矣。故斯密之說。施諸彼。吾不敢袒焉。若在我國。則至當無以易矣。吾國讀書界之現象。最奇者有二。一曰。無所謂卒業不卒業也。二曰。藉令卒業矣。而不知其所學作何用也。其潦倒者。則八股八韻。風聲樓屋。唐至頭童齒豁之年。其騰達者。則夸耀妻妾。武斷鄉曲。以為維桑與梓之靈。謂其道民。以知識耶。吾見讀書人多。而國日愚也。謂其誨民以道德耶。吾見讀書人多。而俗日偷也。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偷懦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讀書人實一種寄生蟲也。在民為蠹。在國為蠹也。若考諸家若詞章家及近今輕薄之時。雖無益於羣。亦無害於羣。而不知其提倡此謬種。以消耗後進之腦力。腐敗國民之道德。害已重矣。藉云無益亦無害而坐蝕一國之財。財甯得謂非害耶。若講明道學。匡翼民德。以培國家元氣者。不在此論。而

論說

惜乎我國讀書界能若此者萬億人中不得一二也

(四)教師。讀書人中之為教師者。宜若非分利然。雖然所教成者。為一羣之公益。則謂之生利。所教成者。為一羣之公盡。則謂之分利。彼今日之讀書人。實前此之教師所產也。他日之讀書人。又今此之教師所產也。日產公盡。謂之分利得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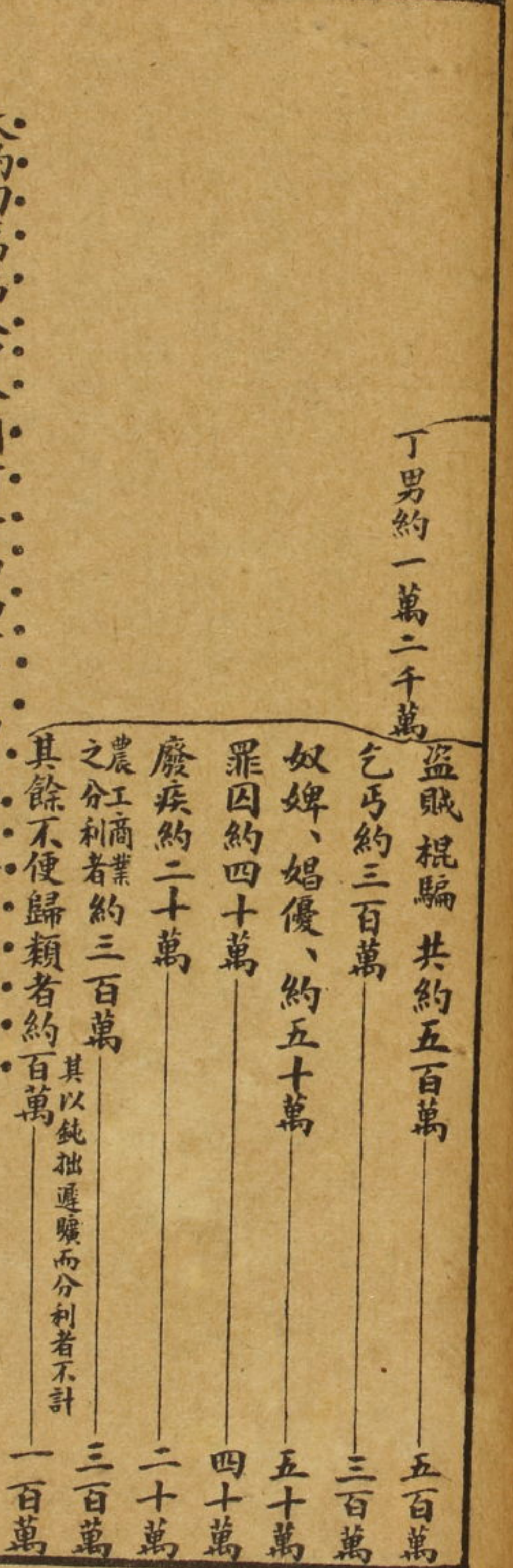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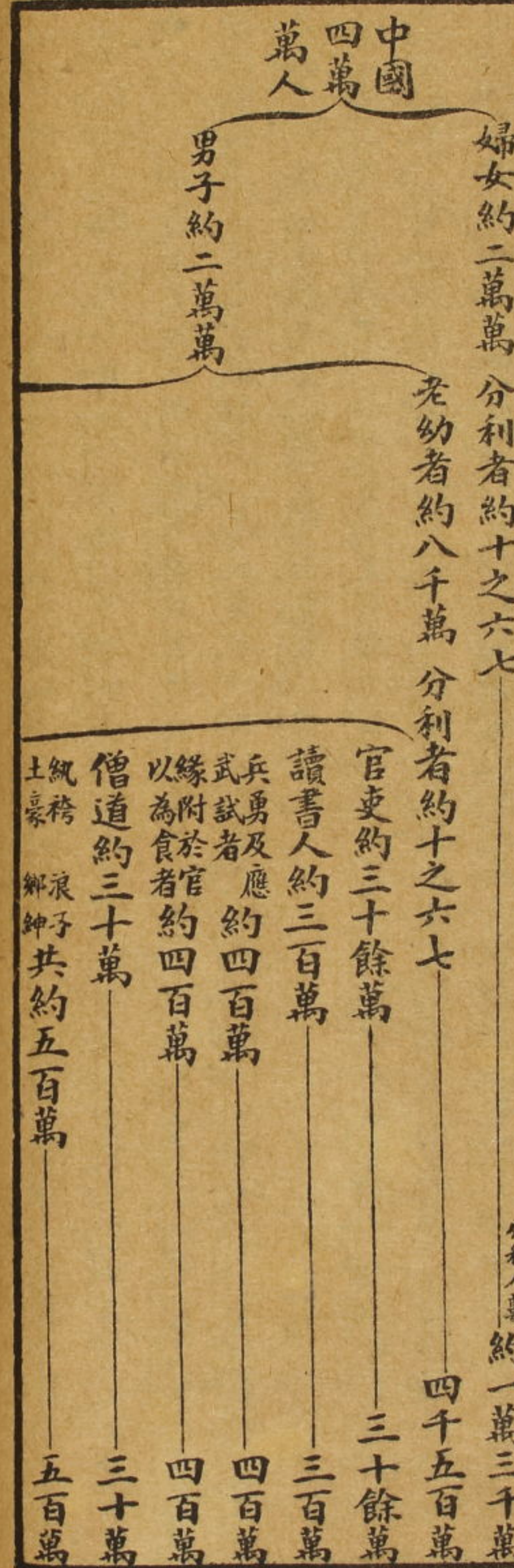
(五)官吏之一小半。斯密亞丹以官吏為分利。後人糾之詳矣。雖然若中國之官吏。則無論為勞力者。不勞力者。而皆不得不謂之分利。官吏之勞力者。若京官之軍機大臣。軍機章京。各部署之掌印主稿司員。外官之督撫。乃至實缺之提鎮。司道府廳州縣各要局之委員。以及出使大臣。領事等。皆是矣。其數度不過官吏中之一二。此輩固自謂盡瘁於王事。執掌於賢勞也。至問其勞力所用者。在何處。則脚褲手版耳。簿書期會耳。問其於國民公益。有絲毫關係乎。無有也。英人邊沁嘗言。政府者有害之物也。然所以設之者。以小害物制大害物而已。日人西村茂樹申其義曰。政府害民之事少。而能制止他之大害者。謂之良政府。害民之事多。而不能制止他之大害者。謂之惡政府。若是乎。官吏之分利。固已鉅矣。如山不容為諱矣。特視其所賦之率。多必何如耳。然苟能奉其職。以為民捍禦他種大災害。則其間接所生之利。足以償其直接所分者。而有餘。故文明國之官吏。不得謂之分利。夫國民之所謂大災害者何也。則水旱癘疫之流行也。豪強之欺凌也。爭鬪之狂屈也。盜賊之橫恣也。其尤甚者。則外侮之攘奪。喪我主權。失我公產也。若此者。皆不能不仰匡救於政府。政府而能捍衛是者。則民雖獻其血汗所得之權利之一二。以贍養之。亦不過如營業者之有保險。而非可吝非可避者也。若中國。則何有焉。民有災而不能恤也。民有

枉而不能伸也。餓殍徧道而不能救也。羣盜滿山而不能監也。浸假而弄兵弄戎。一遇挫敗。則割胸脅剝脂膏。以為償也。浸假而畏敵如虎。承詞擊突。則壓同胞。媚仇讐。以自固也。由前之說。則有官吏如無官吏。由後之說。則有官吏反不如其無官吏。夫官吏而不能捍民之患。則固已善矣。況以官吏之故。而民患益深且劇焉。是他種之分利。分其一。而此輩之分利。分其二也。倍勞力而分利之官。使其罪。故中國之官吏。實分利之罪魁。而他種之分利者。大率由彼輩而生者也。

(六)商業中之分利者。既執業斯不可謂之分利。雖然亦有辨焉。吾以為今日中國人所執之商業。其不分利者。不過十六七。而其分利者。尚十二三。如彼投機射利。俗所稱買空賣空者。其操術類於賭博。其用心等於棍騙。斯為分利。無論矣。至如劇園酒樓之類。導人於分利之途者。雖主者極勤勞。而不得不謂之分利。又如售賣分利之事物。如鴉片。淡巴菰酒。及一切有害衛生之物。脂粉首飾。及一切婦女浴容之物。香燭指爆。及一切神祇供享之物。古董書畫。及一切名士玩耍之物。印刷八股小說。考據詞章等。無用書籍。乃至文人墨客。一切特別精緻之物。吾八年前曾與一友行京師琉璃廠。數其商店。不屬於分利者。十不得一。諸凡業此者。皆分利者也。雖然其罪不在執此業者。而在用此物者。何以故。苟無人焉。從而流通之。則其業不禁自絕。故此等實分利之罪。而非分利之因也。

(七)農工業之分利者。農工業亦有分利者乎。曰有。如農之種粟。粟種於葉。工之製造。各種無益有害之物者。皆分利也。然科其罪。則亦與前所論之商業同。不可謂直接之分利。矣。然以塞入口之漏卮。則又反似生利。而非分利。雖然種者愈多。吸者亦愈多。是此業又轉為分利之因矣。又如分功不細。成物遲鈍。則工雖勞。而亦分利。始於其事。窮日之人。

力不能一針若分其功而各專一事焉凡為針之事十七八以十八人分任之則已可得八萬六千針是日四針八百也以一人任之日成其一是所廢者四千六百七十九矣此等力皆委之無用故曰分利器械不具趨事拙久則工雖勞而亦分利若於旅行中其力委之無用故曰分利又如有鑛路則十頓之貨物不需人馬之力不數日而可以致千里苟無之而待車馬以十車載之走半月馬力力皆委之無用斯分利矣若並車輪而無馬以數十人負載之走一月始達其力之委于無用者更多斯益分利矣又如開礦無機器而百人乃任此役有機器則數人任之而後以一人一日可成之物而今乃需百人百數也人之力只有此數也用之於此則不能同時復用之於彼以一人一日可成之物而今乃需百人百日則此九十九人分利此等若充類至盡則雖以今日極文明國之工藝庸詎知後人視之不存必皆委之無用也故曰分利此等若充類至盡則雖以今日極文明國之工藝庸詎知後人視之不存必為分利之尤者乎故以分利之罪罪我工傭不可也雖然以今日我國之工與歐美諸國之工比較固不可不謂之分利若此者非民之罪有司之罪也非一人之罪團體之罪也以上說勞力而仍分利者竟吾今欲取中國民數而約計之以觀其生利分利之比較就中國無統計雖有巧算萬不能得其真率不過分利人數約一萬三千萬



大約四萬萬人中分利者二萬萬一千萬有奇自餘則為生利者又分中國人為五大族稽其民業之大畧而比較之

一漢族 約分利者十之五有奇 生利者十之四有奇

二滿洲族 其在關外者生利分利之率約與漢人等其在內地者皆分利者無一生利者因本朝定人則許從事工商業故其在內地者非官則兵非讀書人則織務子否則緣附于官以為食終無可以生利之道

三苗族 約分利者十之二 生利者十之八

四回族 約分利者十之三 生利者十之七

五蒙古族 約分利者十之四 生利者十之六

大抵分利之人多出於上等社會中等社會而下等社會之人殆稀蓋惟挾持強權者乃得取他人所生

盜賊棍騙 共約五百萬

乞丐約三百萬

奴婢、娼優、約五十萬

罪囚約四十萬

廢疾約二十萬

農工商業約三百萬

其餘不便歸類者約百萬

其以純拙遲曠而分利者不計

之利而坐分之也。以上所舉分利之諸種。除乞丐奴婢罪囚廢疾等數種外。其餘大半皆以一人而分數人之利者也。竊嘗計之。非以三四人之所贏。決不足以償一人之所耗。吾中國四萬萬人。分利者既二萬萬有奇矣。而此之二萬萬。又非徒盡蝕彼之二萬萬而遂足以給之也。必三倍焉。四倍焉。嗚呼。若之何。民不窮且匱也。亦幸而吾土地之饒。物產之行。小民生產力之大且厚。猶足勉強支持。彌縫以迄今日也。不然者。吁。無才遺久矣。然此顧可久恃乎。彼生利之二萬萬人者。自生之而自食之。裕如也。今乃每人加以三倍四倍之負擔。雖強有力。何以堪此。窮之感之。至無復之。則不得不轉而入於乞丐盜賊棍騙。罪囚之數途。於是分利者益增。而生利者益減。分利者愈加多。則其餘生利者之負擔愈加重。愈不得不析而入於分利。如是遞相為因。遞相為果。極其弊。可以使一羣之人。分利者八九。而生利者不得一二。高麗是已。夫至以八九人分一二人所生之利。則分之者亦甯有幸焉。潤轍之魚。相煦以沫。其斃直須時耳。夫以吾中國之民。勤儉善儲。吾固信其無下僭於高麗之懼。雖然。吾中國所處之地位。亦與高麗異。以五洲第一天府之國。擇肉者眈眈於其旁。吾國之總母財。既日減消。而他國之母財。且日輸入。彼利用吾土地。利用吾勞力。以運其母而殖其子。子之所殖。則彼之物。而非我之物也。如是彼盈一度。則我胸一度。吾之總母財。有歲減而無歲增。其事至易明矣。至於母財無復可斥。而一國之人。不聊生矣。印度是也。彼印度之土。豈小於我。其人豈遠於我。而今竟若此。吾念及此。而不禁汗流浹背。淚涕潑其承睫也。我國人之處堂而嬉游金而戲者。其亦一動心焉否也。

夫以今不及二萬萬之生利者。於自養之外。復養彼二萬萬有奇之三四倍分利者。而其力猶可以勉支。則我國民之生產力。可以四五倍於自養。昭昭然也。使無彼二萬萬之分利者。以蝕之。則彼二萬萬生利者之所殖。必四五倍。是全國之總歲殖。視今日增四五倍也。使彼二萬萬分利者。更轉而生利焉。則全國之總歲殖。視今日必增八倍乃至十倍。又昭昭然也。吾中國土地第一。勞力第一。生產之三要。素既優占其一。二所缺者。獨資本耳。使傳以八倍十倍於今日之母財。則與萬國爭商戰於地球。誰能禦之。此猶就分功未精器械未備時言之耳。使精矣備矣。而復加以人無不盡之力。地無不盡之利。則其富率之驟漲。豈復巧麻所能算也。國富矣。而猶弱於人。吾未之聞也。若是乎。二十世紀生計競爭之世界。果讓執牛耳而莫與京也。雖然。飢人說食。終不能飽。吾奈此蒼生何哉。吾奈此蒼生何哉。

他省吾不深知。吾請言粵事。吾粵自前督南皮張公改闡姓為正餉。合肥李公改番攤雜賭為正餉。以來。生計界日益覺。其鄉市子弟相與語曰。吾與其力穡於田。而日得百錢。何如傭役於博。而日得數百。或且鳴雉成盧。一擲巨萬也。於是閩省人趨之者十而五六。至於田功手技小販。輿夫負戴等種種雜工。日乞一日。小民何知。謂轉移執事。以為吾利也。殊不知一省之總勞力。日擲於虛壯。一省之總母財。日耗於尾閭。曾幾何時。今則一金僅易斗粟餘矣。此最曠昔以分利為利者。而究何利也。粵中近日之窘狀。其根原雖非一端。然官吏之開賭。以增分利之率。以消蝕此有限之勞力。有限之母財。實其原因之最重要者也。故粵中盜賊之多。亦甲於天下。雖欲其俗之偷。抑豈不以生利者之不堪負擔。迫而為此也。使循此不變。十年之後。吾粵民之生利者。將不及二三。而分利者必至七八矣。此吾所謂遞相為因。遞相為果之例也。今也粵人之在諸省中。以最富聞者也。而其做既若此。嗚呼。諸省可以鑒矣。

讀者勿以吾為家人筐篋之言也。今日生計競爭之世界。一國之榮辱。皆係於是。君不見聯軍入京。以後豈嘗索我一坏土。而惟汲汲然擴張其商務權力範圍之為務。彼豈必儲吾宮。屋吾社。繫累吾子弟。然後謂之亡。然後謂之滅。則吾膚焉。監吾腦焉。吮吾血焉。馴使我妻黃。其草乾枯。瘦死。而其所欲固已給矣。然則吾應之之道奈何。曰。政府當道。固與有責焉。雖然。此必非恃政府當道。一二人之力所能拯救也。其最要之着。不可不求一國中。生利人多。分利人少。其轉移之次第。先求我躬。勿為分利者。復闡明學理。廣勸一國人。使皆恥為分利者。復講求政策。務安插前此之分利者。使有自新之道。以變為生利者。天下事無中立。不進則退。此兩者消長之率。若克一變。則吾國其庶幾有瘳乎。雖然。改革之業。相因者也。將欲變甲。必先變乙。及其變乙。又當變丙。語及政策。則誰與思之。誰與行之。嗚呼。予欲無言。

第十五節 論毅力

曾子曰。士不可以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聖哉斯言。聖哉斯言。欲學為人者。苟非於此。義篤信死守。身體而力行之。雖有高志。雖有奇氣。雖有異才。終無所成。人治者。常與天行相搏。為不斷之競爭也。天行之為物。往往與人類所期望相背。故其反抗力至大且劇。而人類向上進步之美性。又必非可以現在之地位而自安也。於是乎人之一生。如以數十年行舟於逆水中。無一日而可以息。又不徒一人為然也。大而至於一民族。更大而至於全世界。皆循茲軌道。而日孜孜者。其希望愈遠。其志事愈大者。其所遭拂戾之境。遇必愈眾。譬猶泛濶。沮者。與行江河者。與航洋海者。之比。例。其艱難之程度。恆與其所歷境界之廣狹相應。事理固然。無足怪者。天下古今成敗之林。若是其莽然不一。途也。要其何以成。何以敗。曰。有毅力者成。反是者敗。蓋人生歷程。

大抵逆境居十六七。順境亦居十三四。而順逆兩境。又當相間以迭乘。無論事之大小。而必有數次。乃至十數次之阻力。其阻力雖或大或小。而要之必無可逃避者也。其在志力薄弱之士。始固曰。吾欲云云。吾欲云云。其意以為天下事固易易也。及驟嘗焉。而阻力猝來。頽然喪矣。其次弱者。來一時之客氣。透過此第一關。遇再挫而退。稍強者。遇三四挫而退。更稍強者。遇五六挫而退。其事愈大者。其遇挫愈多。其不退也。愈難。非至強之人。未有能善於其終者也。夫苟其挫而不退矣。則小逆之後。必有小順。大逆之後。必有大順。盤根錯節之既破。而遂有應刃而解之一日。旁觀者徒豔羨其功之成。以為是殆幸運也。而天有以寵彼也。又以為我蹇於遭逢。故所就不彼若也。庸詎知所謂蹇焉。幸焉者。彼皆與我之所同。而其能征服此蹇焉。利用此幸焉。與否。即彼成我敗所由判也。更譬諸操舟。如以兼旬之期。行千里之地者。其間風潮之或順。或逆。常相參伍。彼以堅苦忍耐之力。冒其逆而突過之。而後得從容以容度其順。我則或一日而返焉。或二三日而返焉。或五六日而返焉。故彼岸終不可得達也。孔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孟子曰。有為者。譬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成敗之數。視此而巳。

人不可無希望。然希望常與失望相倚。至於失望而心益死矣。養其希望。勿使失者。厥惟毅力。故志不足。恃氣不足。恃才不足。恃惟毅力。為足恃。昔摩西古代之第一偉人也。彼憫猶太人受軛於埃及也。是其志之過人也。然其攜之以出埃及也。始焉猶太人。不欲。經十餘年。乃能動焉。既動矣。而埃及人。尼之截之。經十餘戰。乃能出焉。既出矣。而所欲至之目的。不得達。傍徨沙漠中者。又四十年焉。使摩西毅力。稍不足。或

於其初也。見猶太人之頑錮難動。而灰其心焉。於其中也。見埃及人之强悍難敵。而灰其心焉。於其終也。見迦南樂土之艱險不易達。而灰其心焉。苟有一者。則摩西必為失散之人。無可疑也。昔哥倫布新世界之開闢者也。彼信海西之必有大陸。是其識之過人也。然其奮年。喪其愛妻。喪其愛子。喪其資財。窮餓無聊。行乞於市。既而游說於豪貴。豪貴笑之。建白於葡萄牙政府。政府斥之。及其承西班牙王之命。初航海也。舟西指六十餘日。不見寸土。同行之人失望思歸。從而尼之。捷之者不下十數次。乃至共謀殺其身。飲其血。使哥倫布殺力稍不足。則初馬以窮困而沮。繼馬以不遇知己而沮。繼馬以艱難而沮。終馬以險禍而沮。苟有一者。則哥倫布必為失散之人。無可疑也。昔巴律西法蘭西著名之美術家也。嘗閱法國磁器之粗拙。欲改良之。築竈以試驗者數年。家資盡罄。再築竈而益以薪。又復失敗。已無復三度築竈之資。猶復集土器三百餘。附密以試驗之。歷一日夜不交睫。曾無尺寸功。如是者殆十年。卒為第四度最後之大試驗。乃作竈於家。磚石築造。皆躬自任。閱七八月。竈始成。乃博土製器。塗藥入竈。火熱一晝夜。聞坐其旁。以待旦。其妻持朝食供之。終不忍離。至第二日。質終未融。日沈西。又不去。待之。於是蓬首垢面。憔悴無人形。如是者越三日。四日。五日。六日。相續至七日。未一假寐。而功遂不就。自茲以往。調新質而擣煉之。坐守十餘日。二十日。以為常。最後一度。質既備。火既焚。熱既熾。功將成矣。薪忽告竭。而火又不能滅也。巴律西爽然自失。傷其功之將墮。乃拔園籬之本以代之。猶不足。碎其桌及椅投諸火。猶不足。碎其架。猶不足。碎其榻。猶不足。碎其門。妻子以為狂。號於室而奔告其隣。未幾所燒之質遂融。色光澤。儼然良器矣。於是巴律西遂其至困極苦之生涯。於此器者。已十八年。使巴律西毅力稍不足者。則必為失散之人。無可疑也。

普維爾德創設海底電線之人也。彼其擁巨萬之資。傾心以創此業。欲自美至英。超海以通電信。請助於英政府。幾經哀求。始見許。而美國議院為激烈之反對。其贊助僅以一票之。多數得通過。亦既困難極矣。及其始敷設也。第一次至五百里。而失敗。第二次至二百里。以電流不通而失敗。第三次將告成矣。而所乘之軍艦。又以傾射不能轉運。線亦中斷。第四次以兩軍艦一向愛爾蘭。一向尼科德蘭。相距三里。線仍斷。第五次再試。則兩艦距離八十里。電流始通。又突失敗。監督諸員皆絕望。資本家亦有悔志。第六次至海上七百里。地名利翰者。電信始通。謂已成矣。既而電流無端。突然停止。又復失敗。第七次更別購良線。建設至距尼科蘭六百里處。將近結果。線又斷。此大業遂閱一年有奇。而維爾德之家資已耗盡矣。猶復嘆音。瘡口。勞魂。瘁形。游說英。美。之有力者。別設一新公司。而功乃始就。至今全球食其利。使維爾德毅力稍不足者。則雖歷一次。二次。乃至三四五六七八次。其終為失敗之人。無可疑也。此其最著者也。乃若的士黎禮。四度爭議員。選舉不第。而卒為英名相。加里波的五度起革命軍。不成。而卒建新意。大利士提反。孫之作行動機器也。十五年始成。瓦德之作蒸氣機器也。三十年始成。孟德斯鳩之萬法精理。二十五年始成。斯密亞丹之原富。十年始成。達爾文之種源論。十六年始成。吉朋之羅馬衰亡史。二十年始成。俾斯達之大辭典。三十六年始成。馬達加斯加之傳教師。十年始得一信徒。吉德林之傳教於緬甸。拿利林之傳教於中國。一則五年。一則七年。乃得一信徒。由此觀之。世無論古今。業無論大小。其卓然能成就以顯於世。而傳於後者。豈有一不自堅忍沈毅而來哉。又不徒西國為然也。請徵諸我先民。句踐之在會稽也。田單之在即墨也。漢高之在滎陽成皋也。皆其敗也。即其所以成也。使三子者。毅力稍不足。則為夫。

敗之人也。張騫之使西域也。瀕於死者屢。往往不食數日。乃至十數日。前後歷十三年。而卒。宣漢威於域外。使騫毅力稍不足。則為失敗之人也。劉備初用徐州。而蹶。次用豫州。而又蹶。次用荊州。而又蹶。年將垂暮。始得益州。以定大業。使備毅力稍不足。則為失敗之人也。元奘以唐國師之尊。橫慈嶺。適印度。猛獸困之。瘴癘困之。飢渴困之。語言之不通。困之。卒經十七年。盡學其正法。外道歸而宏布於祖國。使元奘毅力稍不足。則為失敗之人也。且勿徵諸遠。即最近數十年來。威德巍巍。照耀寰宇。若曾文正其人者。其初起時之困。心衡慮。宜復可思議。餉需則羅掘不足。與李公。各書云。僕在衡極力勸捐。奈無起色。所入皆錢。尚如何。欲放手一辦。輒復以此阻。五百俱可。按籍而索。事雖同。半水中之月。猶冀得乎十分之五。一經搖動。則全局皆空。云云。蓋當時以鄉紳。兵勇則調和兩難。文正僅以身免。其文集。中書札卷二。與王璞山書。謂全。局皆空。不仰。帶。故也。上吳。鄂。南。制。軍。書。各。篇。將。裨。則。駕。馭。匪。易。覆。轍。中。丞。書。云。王。璞。山。本。侍。所。器。倚。之。人。今。年。於。各。處。表。暴。其。若。情。如。所。詞。多。不。錄。將。裨。則。駕。馭。匪。易。覆。轍。中。丞。書。云。王。璞。山。本。侍。所。器。倚。之。人。今。年。於。各。處。表。暴。其。節。制。之。意。同。舟。而。樹。敵。國。肝。胆。而。變。楚。越。云。云。當。時。用。人。之。難。可。見。一。班。矣。類。此。者。猶。夥。衡。州。水。師。經。營。積。年。甫。出。即。敗。於。靖。港。憤。欲。自。沈。覆。思。乃。止。直。至。咸。豐。十。年。任。江。督。駐。祁。門。而。蘇。常。新。陷。徽。州。繼。之。圍。左。右。八。百。里。皆。賊。地。或。勸。移。營。江。西。以。保。餉。源。或。勸。遷。度。江。干。以。通。糧。路。文。正。乃。曰。吾。去。此。寸。步。無。死。所。及。同。治。元。年。合。圍。金。陵。之。際。疾。疫。忽。行。上。自。蕪。湖。下。迄。上。海。無。營。不。病。楊。武。曾。奎。鮑。超。諸。統。將。皆。呻。吟。林。墓。堞。無。守。望。之。兵。厨。無。炊。爨。之。卒。而。苦。守。力。戰。閱。四。十。六。日。乃。得。拔。事。後。自。言。此。數。月。中。心。胆。俱。碎。觀。其。與。邵。位。西。書。云。軍。事。非。權。不。威。非。勢。不。行。弟。處。無。權。無。勢。之。位。常。冒。爭。權。爭。勢。之。嫌。年。年。依。人。頑。鈍。寡。效。與。劉。霞。仙。書。云。虹。貫。荆。卿。之。心。而。見。者。以。為。淫。氣。碧。化。長。宏。之。血。而。覽。者。以。為。頑。石。古。今。同。慨。我。豈。伊。殊。

屈累所以一沈而萬世不復者。良有以也。又復郭筠仙書云。國藩昔在湖南江西。幾於通國不能相容。六七年間。浩然不欲復聞世事。然造端過大。以不顧生死自命。富貴更問毀譽。以拙進而以巧退。以忠義力人。而以苟且自全。即魂魄猶有餘羞。蓋當時所處之困。難如此其甚也。功成業定之後。論者以為乘時際會。天獨厚之。而豈知其停平。苦銖積寸累。百折不回。而始有今日也。使曾文正毅力稍不足者。則其為失敗之人。無可疑也。嗚呼。綜觀此中西十數君子。則我輩所以求自立於天地間者。可以思矣。可以興矣。拿破侖曰。兵家勝敗。在最後之十五分鐘而已。蓋我困之時。人亦困之時也。我疲之時。人亦疲之時也。降人之困疲。而我一鼓勇氣以繼之。則勝利固不得不在我。此言乎成功之術之非難也。古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此言乎成功之道之非易也。難耶易耶。惟志士自擇之。抑成敗云者。又非可以庸身俗目而論定者也。凡人所志所事愈大。則其結果愈大。而成就亦愈遲。如彼志救一國者。而一國之進步。往往數十年。乃始得達。志救天下者。而天下之進步。往往數百千年。乃始得達。而此眇眇七尺之軀。雖豪傑。雖聖賢。曾不能保留之。使踰數十寒暑以外。然則事事而欲親觀其成。宜復有大事之可任耶。是故當知馬下路得固成也。而拉的馬。列多黎。格。蘭。瑪。三人皆為宗。殺革命而殺亦不可謂不成。哥倫布固成也。而彼頓曲。夷。為。土。人。所。殺。亦。不。可。謂。不。成。狄。渥。固。成。也。而。噶。蘇。士。亦。不。可。謂。不。成。加。富。爾。固。成。也。而。瑪。志。尼。亦。不。可。謂。不。成。大。久。保。木。戶。固。成。也。而。吉。田。松。陰。藤。田。東。湖。亦。不。可。謂。不。成。曾。國。藩。固。成。也。而。江。忠。源。羅。澤。南。李。續。賓。亦。不。可。謂。不。成。成。敗。云。者。惟。其。精。神。不。惟。其。形。式。也。不。然。若。孔。子。千。七。十。二。君。無。所。用。伐。檀。削。跡。老。於。道。路。若。屈。蘇。受。磔。十。字。架。其。亦。可。謂。之。敗。耶。其。亦。可。謂。之。

敗耶故真有毅力者惟懷久遠之希望而不計目前之成敗非不求成知其成非在旦夕故不求也成且不求而宜復有可敗之道乎淺見者流觀其軀殼之或竄或鎗或殺而妄擬議之曰是實敗焉而豈知天下事固往往敗於今而成於後敗於我而成於人有既造之因必有終結之果天下惟不辦事者立於全敗之地而真辦事者固必立於不敗之地也吾故嘗謂毅力有二種一曰競揚於成敗而竭全力以赴之鼓餘勇以繼之者剛毅之謂也二曰解脫於成敗而盡天職以任之獻生命以殉之者沈毅之謂也若是者豈惟一私人為然耳即一民族亦有然偉大之民族其舉動常有一遠大之目的汲汲焉向之以進行歷數十年數百年如一日不觀英國乎自克林威爾以來以通商殖民為國是爾後數百年不一退轉馴至世界大地圖中五大洋深綠色裏斑斑作硃點者皆北端眇眇三島之附從奴僕也十字角之旗翩翻五大陸萬島嶼之上乃至不與日同出入而至今猶歉然若不足殖民大臣漫遊全世界汲汲更講漲進之法不見俄國乎自彼得大帝以來以東向侵略為國是爾後數百年不一退轉其於近東也歐亞諸國合力沮之其於遠東也乃至歐亞美諸國全力沮之而銳氣不稍挫近且確然益樹實力於滿洲而達達尼爾事件此最近之國際問題俄國與柏林條約以兵船渡土耳其之達達尼爾海峽以出黑海也又見告矣計全球數十國中其有朝氣方鼎盛者不過十數揆厥所由未有不自彼國民之有毅力來者也豈無一二仗客氣趁風潮隨雄國以學邯鄲步者然曇花一瞥頓落依然今南美洲諸國是其前車也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天之降鑒下民豈有所私耶嗚呼國民國民可以鑑矣吾觀我祖國民性之缺點不下十百其最可痛者則未有若無毅力焉者也其老輩者有權力者眾目之

曰守舊夫守舊則何害英國保守黨之名譽歷史豈不赫赫在人耳目今內閣亦保守黨然守則守矣既守之則當以身殉之顧何以戊戌新政一頒而舉國無守舊者竟三閱月也義和團之起也吾黨雖憐其愚而猶驚其勇以為排外義憤有足多焉而何以數月之力不能下一區區使館也而何以聯軍一至其在下者惟有順民旗不復有一義和團其在在上者惟有二毛子不復有一義和團也各省鬧教之案固野蠻之行也雖然吾聞日本三十年前固嘗有民間暴動濫戕外人之事及交涉起其首事者則自戕於外國官吏之前不以義憤貽君父憂而吾國民之為此者何以一呼而蜂蟻集一聞而鳥獸散不顧大局而徒以累國家也若夫所謂新進者稍知外事者翹然揭櫫一維新之徽章於額角夫維新則豈非善事然既新矣則亦當以身殉之顧何以見聲色而新者去其十之三四語金錢而新者去其十之五六觀官連而新者且去其十之八九也或曰此蓋其心術敗壞使然彼其在初固未嘗確有見於舊之宜守確有見於新之不可以已也不過伺朝廷之眼波以為顯官計博時髦之虛名以為散飯地耳吾謂此等人固自不少而吾終不改以此陰險點詐之惡名盡概天下士也要之其志力薄弱知及而仁不能守有初而鮮克有終者比比然爾彼守舊者不足道矣至如號稱維新者流論者或謂但有此輩亦慰情勝無嗚呼吾竊以為誤矣天下事不知焉者尚有可望知而不行者則無可望知而不行尚有可望行而不能力不能終者最無可望故得聰明而軟弱者億萬不如得樸誠而沈毅者一二今天下志士亦紛紛矣其大多數者果屬於此抑屬於彼吾每一念及不能不為我國前途疑且懼也嗟乎一國中朝野上下人人皆有假日媮樂之心有逞愾我後之想翩翩年少弱不禁風皤皤老成尸居餘氣無三年能持續之國的無百人能

固結之法團嗚呼有國如此不亡何待哉不亡何待哉

守舊者吾無責焉。為維新者吾無責焉。吾請止告吾黨之真有志於天下事者曰。公等勿恃客氣也。勿徒悚動於一時之高論。以為吾知此。吾言此。而吾事畢也。西哲有恆言。知責任者大丈夫之始。行責任者大丈夫之終。吾儕不認此責任。則已耳。苟既認之。則當如婦人之於所天。終身不二。矢死靡他。吾儕初知責任之日。即此身初嫁與國民之日也。自頂至踵。夫豈復我所得私於此。而欲不覺覺焉。夫亦安得避也。然天下事順逆之常相倚也。又如彼吾黨乎。吾黨乎。當知古今天下無有無阻力之事。苟其畏阻力也。則勿如勿辦。竟放棄其責任。以與僑民伍。而不然者。則種種煩惱。皆為我練心之助。種種危險。皆為我練胆之助。種種艱大。皆為我練智練力之助。隨處皆我之學校也。我何畏焉。我何怨焉。我何憊焉。我願無盡。我學無盡。我知無盡。我行無盡。孔子曰。望其墮。譬如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毅之至也。聖之至也。

論學生公憤事

本報論說定例皆論通義。不論一專件之問題。此篇應登國聞短評中。今戰於此者。因全報印刷已成。而茲事所關中國前途甚大。亟宜布告海內。質曲直於國民。不能俟諸半月以後。故將已付印之新民說。抽出真諸次號。先登本篇。此事件於本號國聞短評中。餘錄中皆有所詳叙。但今夕最近之奇案。尤動公憤。故再補論之。七月初二日漏三下。著者識。凡文明國之所以立。莫急於養人才。今日我政府官吏之言。維新者亦曰。莫急於養人才。然養人才之手。段有三種。一曰以養人之法養之者。二曰以養牛馬之法養之者。三曰以養雞豚之法養之者。何謂養牛馬之法。養之以備驅策。鞭笞者是也。何謂養雞豚之法。養之以備烹烹。割割者是也。吾昔以為政府官吏

不過以牛馬之養養人才也。吾今乃知其直以雞豚之養養人才也。嗟乎痛哉。前此之既烹既割者。不忍言矣。而今乃又潛刀霍霍而來。雖曰吾國多才。抑何以堪此。

七月初二日脚晒。日本警察署忽有將吳君敬恆、孫君揆均、遞解回籍之事。留學生方奔走相急。難而警吏已護送西發。吳孫二君以何罪蒙此奇冤。莫能知也。而其獲罪之起因。可以推揣知之。罪何在。曰在請公使送學生肄業。參閱條官立學校。既必須公使保護。送則學生非求公使。將更何求。求送學而有罪。則留學其先有罪矣。而吳孫二君又非自求也。乃代他學生而求之。代求送學而有罪。則凡關涉於學事者。其皆有罪矣。蔡氏之職。公使也。其自認為國民之代表。為朝廷之代表。姑勿問。即以朝廷論。去年秋冬間。不嘗屢下明詔。令公使保護照料學生乎。然則送學之事。豈其待學生自求之。豈其待他人代學生求之。待其自求。待其代求。則公使已不知其罪矣。不自知其罪。則反以罪無罪之人。亦何怪焉。

吳君者北洋大學堂南洋公學之教師也。廣東大學堂之顧問也。雖學。孫君者南菁書院之學長也。內閣中書。乃不願作師而願作弟子。其為非尋常人可想矣。吾國有此等人才。是吾國前途一線光明也。其之代學生。以哀請於公使也。為學生非自為也。又為現在學生將來學生之全體大局。而非徒為此區區九人也。此九人者不見送。其事抑未矣。而後此源源而來之學生。不知幾何。其必欲入官立學校者。不知幾何。則其待送於公使者。亦自不知幾何。而公使於學生既已視如仇讐。前此之留難者。既屢見不一見。則此後公使與私費生之交涉。如何實以此九人為最後之問題。有此哀請。而不得。尚未可知。無此哀請。則私費生入學之途。真永絕也。兩君之斷斷於此問題。夫豈得已也。

警署之命退兩君也。其名曰妨害治安。夫中國人在中國主權地。而要求所應得之權利。其與日本之治安有何與也。夫使兩君之要求而出於強硬手段。則其於治安也。猶有辭。顧兩君之與公使交涉。不過一度。其問答語一字一句。皆詳見於留學生會館布告文。鑄門聲聲。公使聲聲。學生從容委曲之口吻。吞聲忍氣之情狀。讀者猶將哀嘆之。而不謂似此已逢大清國欽差大臣之怒。呵責不已。而至於斥逐。斥逐不已。而至於逮捕。逮捕不已。而至於遞解也。

留學生既不得請於公使。於是抗電以伸訴於北京政府。亦要求權利之次第當如是也。而公使則已先自飛電編告要津曰。留學生造反。夫留學生皆在日本也。吾不知所謂反者。反日本乎。反中國乎。噫。我知之矣。其意曰。若輩何人。乃敢訐公使。反之云者。反公使云耳。以數百人決議所同認之罪惡。而有訐之者。則可以任意坐以大逆不道之名。此真文明國民所百思不得其解者也。而吳孫兩君之罪案。於是焉定矣。

案既下。留學生動色相奔走。或以質問於公使。公使則曰。吾亦不認吳孫之有罪。此日本政府之意。吾不知之。嘻。是何言歟。公使者有保護本國人之責任者也。公使而不知之也。則宜提出以詰問於日本政府。公使而認為無罪也。則宜抗爭於日本政府。以營救之。日本既許外國人有內地雜居之權。既居其地。即有居民應享之權利。夫安得以無罪之人。而妄逮捕驅逐也。公使而知之也。認其有罪也。猶可言也。不知之而不詰問。認其無罪而不營救。然則我國民每歲以十數萬之膏血。奉一木偶之公使。何為也。嘻。欲輕信之。則輟臂耳。欲進醜之。則進醜耳。而彼胡為者。

吾不怪夫日本人受公使之愚。何以如是其易。吾惟怪夫公使所憑藉之力。何以能使日本人受愚如是其易。吾尤怪乎我國民何故不有其權。而甘讓諸公使。吾又怪乎公使何故不有其權。而甘讓諸日本人。公使對於日本人。襲代表一國之資格。國民對於公使。襲自主一國之資格。公使斗筲。吾不屑也。願安得不為我國民警也。

我國民以此為區區僅小之問題乎。內爭之事。而託調停於外人。既辱國矣。內爭不能免。而假外人之權力。以干預之。辱益甚矣。乃至內並不爭。而防其萌孽焉。乞外人以先事而鋤之。其辱更何如矣。辱猶可也。而生此國為此民者。苟有一毫不肯放棄權利之心。則一啟口一舉手一投足。而無不為罪。而四萬萬人。豈有復見天日之望耶。本國政府已矣。而復有他國政府為之後援。吾民之在內地者。他國未能直接以奴隸之。則借本國政府為傀儡焉。吾民之在海外者。本國不能直接奴隸之。則借他國為傀儡焉。於彼乎。於此乎。無所往而不奴隸。苟不甘是者。則五洲雖大。竟無所容痛乎。

附記一則 初三日下午記

吳君之被逮也。以為士可殺。不可辱。欲以一死喚醒羣夢。起國民權利思想。乃於初三日午前六點鐘。警吏拘引。出竟時。自沈於河。以救獲。吳君非厭世主義。欲一暝以謝責也。亦非有所畏而自戕也。欲以此示不為奴隸者之模範而已。嗚呼。留學生其念之。嗚呼。國民其念之。吳君被救後。友人檢其衣底。得一小包。封題其言也。善四字。內一書云。

信之以死。明不作賊。民權自由。建邦天則。削髮維新。片言可決。以尸為諫。懷憂曲突。唏噓悲哉。公使

何與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亡國之慘將有如是諸公努力僕終不死

吳敬恆絕命作此敬恆所以就死於大日本國者奉勸大日本念唇齒之義留學一事不可阻碍如欲興我國家尤以顧全私費學生之便利為最要若專取現在政府之信用恐未得其益先受其害因我國皇上方蒙難官場之腐敗為二十四吏所少見若大日本國官人久與相處與之俱化則支那之利益不可得而大日本之良風俗矣將胥黃種人盡奴於白種人豈不可哀矣哉又敬恆一人已伏其罪一切被連引之孫君等宜可復其自由歸國之權

光緒廿八年七月三日即明治卅五年八月六日

敬告留學生諸君

中國之新民

某頓首上書於所最敬最愛之中國將來主人翁留學生諸君閣下某聞人各有天職天職不盡則人格消亡今日所急欲提問於諸君者則諸君天職何在之一問題是也人之天職本平等也然被社會之推崇愈高者則其天職亦愈高受國民之期望愈重者則其天職亦愈重是報施之道應然不得以尋常人為比例而自誣者也今之中國岌岌矣朝廷有欲維新者則相與咨嗟焦慮曰噫無人才民間有欲救國者則相與咨嗟焦慮曰噫無人才今靡論所謂維新救國者其果出於真心與否乃若無人才則良信也既無現在之人才固不得不望諸將來人才則相與嗚呼且祝且禱曰庶幾學生乎庶幾學生乎此今日舉國有志之士所萬口一喙亮亦諸君所熟聞也夫以前後一二年之間而諸君之被推崇受期望也忽達於此高度之點是一國最高最重之天職忽落於諸君頭上之明證也諸君中自知此天職者固

多其未知之者當亦不少若其未知也則某欲諸君自審焉自認焉若其已知也則某有欲提出之第二問題即諸君之天職為何等之天職是也某竊以為我國今日之學生其天職與他國之學生則有異矣何也彼他國者沐浴先輩之澤既已得有鞏固之國勢善良之政府為後輩者但能盡國民分子之責任循守先業固使或墜因於時勢為天然秩序之進步斯亦足矣我國不然雖有國家而國家之性質不具則如無國家雖有政府而政府之義務不完則如無政府故他國之學生所求者學而已中國則於學之外更有事焉不然則學雖成安所用之譬之治生然彼則藉祖父之業有土地有會社有資本為子弟者但期練習此商務才足矣我則錢不名一地無立錫雖讀盡斯密亞丹約翰彌勒之書毋亦英雄無用武地耶謂余不信請察其說今諸君所學者政治也法律也經濟也武備也此其最著者也試思生息於專制政體之下而公等挾持所謂議會制度責任內閣制度地方自治制度等種種文明之政治將焉用之以數千年無法律之國僅以主權者之意為法理主權者之口為法文權利義務不解為何物而公等挾持法如烟海之民法刑法商法民刑事訴訟法將焉用之全國利權既全歸他族之手此後益割割餽遺而未有已官吏猛於虎狼工商賤於螻蟻而公等挾持所謂經濟學經濟政策將焉用之朝野上下以媚外為唯一之手段其養兵也不過防家賊耳居今日之中國而為軍人舍屠戮同胞外更無他可以自效而公等以軍國民自命挾持此等愛國敵愾之尚武精神將焉用之自餘諸學莫不皆然由是觀之諸君學成之後其果有用耶其果無用耶同一不龜手之藥或以霸或不免於泔泔然吾見夫今日中國之社會亦泔泔統諸君焉耳苟不欲爾者則除是枉其所學以求合者也枉其所學以求合殆非諸君意也於

是乎不龜手之藥乃瓠落而無所容某竊嘗為諸君計矣諸君於求學之外不可不更求可以施演所學之舞臺舊舞台而可用也則請諸君思所以利用其舊者舊舞台而不可用也則請諸君思所以築造其新者一言蔽之則毋曰吾積所學以求當道者之用我而必求吾有可以自用之道而已此實諸君今日獨一無二之天職而歐美日本之學徒所不必有事者也乃諸君中或有僅以閉戶自精不問時事為學者唯一之本分是吾所未解一也某以為諸君之在他日非有學校外之學問不足以為用於中國其在今日非求學問之程度倍蓰於歐美日本人不足以為用於中國他日之事且勿論今日之事問果能有倍蓰於人者乎靡論倍蓰也平等焉且無有矣靡論平等也半之焉且無有矣夫諸君今日於學初發軔也吾又安敢以他人數十年之學刀遠責望於新學之青年然立夫今日以指將來度卒業之後能倍蓰之子能平等之子能半之子是不可不自審而自策厲也僅平等之猶不足以為用乃諸君中或有學未半他人而沾沾然有自滿之色是吾所未解又一也諸君其勿妄自菲薄猥與本國內地考朽之徒校短長也彼老朽者靡特諸君今日之學足以傲之雖撫拾一二報紙之牙慧亦可以為腐鼠之嚇焉矣諸君自思其受社會之推崇期望者視彼輩何如願乃以僅勝於彼而自豪也閉門以居雄長婢僕勇士其羞之矣今諸君立於世界競爭線集注之國又處存亡絕續間不容髮之時其魄力非敢與千數百年賢哲挑戰不足以開將來其學識非能與數十國大政治家抗衡不足以圖自立豈乃爭甲乙於一二學究賣名聲於區區鄉曲也某聞實過於名者安名過於實者危成就過於希望者榮希望過於成就者辱此某所日夜自悚懼而深願與諸君共之者也諸君之被推崇受期望既已如彼矣他日卒業歸國則我國

民之秀者其必列炬以燭之張樂以遊之舉其生平所痛苦所願望而一以求解釋於諸君諸君中之真成就者吾知其必有以應也而不然者虛有其表撫拾一二口頭禪語傲內地人以其所不知內地人甯能測焉則從而神明之彼亦久假不歸忘其本來侈然號於眾曰吾之學自海外來也愈被崇拜則愈滿盈愈滿盈則愈恣肆甚者則弁髦道德立身行己處處授人以可議之地及數月數年以後與彼真成就者相形見絀破綻盡露則後此之非笑有數倍於前此之名譽者矣損一人之名譽猶可言也或者不察乃曰吾嚆昔所崇拜所期望之留學生乃亦如是而已而使一團體之聲價為之頓減焉則是障礙我國進步之前途豈淺鮮也某願諸君於今日而先圖所以自處也抑猶有欲存者內地人之崇拜諸君期望諸君也重個人乎重團體乎何以知其然也嚆昔未嘗無學生嚆昔之學生未嘗無英秀者而願不見重則今所以重此慈慈辭辭千數百人有加無己之團體明也既以是見重則諸君所以自重者宜如何於此點三致意焉殆無俟旁觀之詞費也而至今未能於精神上結一完全鞏固之法團此吾所不解又一也今形式上之團則既有之矣雖然團之所恃以結集非形式而精神也夫人之地位各不同人之經歷各不同人之希望各不同以千數百之人而欲使有同一之精神吾固信其難也雖然有健而結之者一物焉則諸君皆帶有同一之天職是也天職既同則所以求盡此天職者其手段雖千差萬別而精神皆可以一貫故某以為今日諸君所急者在認定此天職講明此天職而已苟不自知其天職或知矣而甘自放棄焉雖形式上日日結集猶之無益也今諸君中或主溫和或主激烈或慕為學者而孳孳伏案或慕為政治家而汲汲運動凡此皆可以為盡我天職達我目的之一手段一法門也人之性質各不同

人之境遇各不同。我之所能。他人未必能。我之所宜。他人未必宜。而凡一團體之所以有力。必恃其中種種色色之人。莫不皆有各盡其才。各極其用。所謂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善之大者也。但求同歸。但求一致。不必以途之殊。慮之百為病也。而諸君或以手段之差別。而互相非焉。此吾所不解。又一也。嗚呼。吾知之矣。其相非者。以為必如我所恃之主義。所由之手段。乃可盡其天職。而他則為天職之姦賊也。以某計之。諸君所以盡此天職者。必非可以一途而滿足。大黃芒硝。時亦瘡病矣。問謀藥引。時亦需人矣。竹頭木屑。時且為用矣。而何必自溢以自水火也。故苟以他人為未解此天職也。則苦口而強聒之。熱心而發明之。諸君之責也。從而怒之。從而排之。吾未見其有利也。凡欲就大業者。莫急於合羣。此諸君所同認矣。然合羣之道。有學識者。易。無學識者。難。同一職業者。易。不同一職業者。難。同一目的者。易。不同一目的者。難。諸君同在學界。同為青年。同居一地。同一天職。其學識之程度。亦當不甚相遠。此而不合群。則更無望他羣之能合矣。外人之誚我中國也。曰。灘邊亂石。曰。一盤散沙。某深望諸君一雪此言。組織一嚴格完備堅固之團體。以為國民倡也。某聞與人利人之能。遂梅特望也。曰。由學生。意大利人之能。退法軍也。曰。由學生。俄羅斯人之能。組織民黨也。曰。由學生。今日全球千五百兆人中。其個人之權。切最大者。宜莫如俄皇。與俄皇他無所畏。而惟畏學生。其團體也。故雖謂學生團體。為世界無上之威權也。諸君之天職。不可不盡也。既若彼。其勢力之可以利用也。又若此。此而自放棄焉。以伍於尋常人。某不得不為諸君惜也。抑某聞之天下。惟盡義務者。為能享權利。諸君毋曰。五黨十數百人中。其能提提者是。而擴張是者。不知幾何。吾一人無足重輕焉。羣者眾人之積也。一人放棄其義務。則羣之力量減其一十。

人放棄其義務。則羣之力減其十。如是則其羣終為人弱而已。某見夫內地志士。嚙昔屬望於學生團體最殷者。今則漸呈失望之色。有焉。某敢信諸君必非幸天下之望者。然其望之也。愈益切。則其責之也。愈益嚴。責之也。愈益嚴。則其失望也。愈益易。其願諸君日採輿論為監史。而因以自諷也。某所欲為諸君忠告者。殆盡於此矣。雖然。猶有重要之一言。某以為中國今日不徒無才智之為患。而無道德之為患。朝廷所以日言維新而不能新者。曰。惟無道德故。民間所以日言救國而不能救者。曰。惟無道德故。今日諸君之天職。不徒在立國家政治之基礎而已。而又當立社會道德之基礎。諸君此之不任。而更望諸誰人任之之道奈何。曰。其在也。曰。立法設教。著書演說。種種手段。吾且不必預言。其在今日。則先求諸君之行誼品格。可以為國民道德之標準。使內地人聞之。以為真誠勇敢。厚重慈愛者。海外之學風也。從而效之。毋以為輕佻涼薄。驕慢放浪者。海外之學風也。從而效之。由前之說。則海外學風。將為一世功。由後之說。則海外學風。將為一世罪。嗚呼。三十年前之海外學風。其毒中國也。至矣。彼輩已一評。某祝諸君毋再誤也。若夫有借留學為終南捷徑。語言文字。一八股也。講堂功課。一芭蕉也。卒業証書。一保舉單也。若是者。非徒污辱學生之資格而已。且污辱國民之資格。莫此為甚也。亡中國之罪魁。舍彼輩莫屬矣。某祝諸君中無此等人。苟其有之。則某之言。非為彼輩言也。凡茲所陳。諒諸君所熟知。願不避駢枝。而縷縷有所云者。昔吳王嘗使人呼其側曰。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乎。則應曰。不敢忘。南泉大師嘗使人呼其側曰。主人。翁常惺惺否。則應曰。常惺惺。益晨鐘道鐸。固有發人深省者焉。竊附斯義。盼諸君之側。而進一言。倘願聞之。某頓首。

敬告我同業諸君

中國之新民

其頓首。上書於我同業諸君閣下。嗚呼。國事不可問矣。其現象之混濁。其前途之黑暗。無一事不令人心灰望絕。其放一綫光明。差強人意者。惟有三事。曰學生日多。書局日多。報館日多。是也。然此三者。今皆在幼稚時代中。其他日能收極良之結果。抑收極不良之結果。歟。今皆未可定。而結果之良不良。其造因皆在今日。吾僑業報館請與諸君。縱論報事。其以為報館有兩人天職。一曰對於政府。而為其監督者。二曰對於國民。而為其嚮導者是也。所謂監督政府者何也。世非太平。人性固不能盡善。凡庶務之所以克舉。羣治之所以日進。大率皆藉夫對持者旁觀者之監督。然後人人之義務乃稍完。監督之道不一。而論之。則法律上之監督。宗教上之監督。名譽上之監督。是也。法律監督者。以法律強制之。力明示其人曰。爾必當如此。爾必不可如彼。苟不爾者。將適之以刑罰。此監督權之最有力者也。宗教監督者。雖不能行刑罰於現在。而曰善不善報於而身。後。或曰善不善報於而後身。而使中人以下。咸有所警焉。雖于身後之說。中土宗教家言是也。所謂積善在於孫也。報於後身者。西方宗教家言如佛如耶穌是也。謂人雖死而魂不滅。因果亦亦監督權之必有。業報應之來生也。此兩義皆監督人類之一大法門。今以非本論目的。不詳論之。此亦監督權之必有。力者也。名譽監督者。不能如前者之使人服從。使人信仰。使人畏憚。然示人曰。爾必當如此。爾必不可如彼。苟不爾者。則爾將不見容於社會。而於爾之樂利有所損。此其監督之實權。亦有不讓於彼兩途者。此種監督權。誰操之。曰輿論操之。輿論無形。而發揮之代表之者。莫若報館。雖謂報館為人道之總監督可也。政府者受公眾之委託。而辦理最高團體。於世政學家謂國家之團體。最高之團體。之事業者也。非授以全權。則事

固不可得舉。然權力既如此重且大。苟復無所以限制之。則雖有聖智。其不免於濫用。其權情之常也。故數百年來政治學者之所討論。列國國民之所競爭。莫不汲汲焉。以確立此監督權為務。若立法司法兩權之獨立。政黨之對峙。皆其監督之最有效者也。猶慮其力之薄弱也。於是必以輿論為之後援。西人有恆言曰。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為一切自由之保障。誠以此兩自由。苟失墜。則行政之權限。萬不能立。國民之權利。萬不能完也。而報館者。即據言論出版兩自由。以履行監督政府之天職者也。故一國之業報館者。苟認定此天職。而實踐之。則良政治必於是出焉。拿破倫常言。有一反對報館。則其勢力之可畏。視四千枝毛瑟鎗。殆加甚焉。誠哉。報館者。推陷專制之戈矛。防衛國民之甲冑也。在泰西諸國。立法權司法權既已分立。政黨既已確定者。而其關係之重大。猶且若是。而況於我國之百事未舉。惟恃報館為獨一無二之政監者乎。故今日吾國政治之或進化。或墮落。其功罪不可不專屬諸報館。我同業諸君。其知此乎。其念此乎。當必有瞿然於吾僑之地位如此其居要。吾僑之責任如此其重大者。其尚忍以文字為兒戲也。抑吾中國前此之報館。固亦自知其與政府有關係焉。然其意曰。吾將為政府之顧問焉。吾將為政府之拾遺補闕焉。若此者。吾不敢謂非報館之一職。雖然。謂吾職而盡於是焉。非我等之所以自處也。何也。報館者。非政府之臣屬。而與政府立於平等之地位者也。不甯惟是。政府受國民之委託。是國民之雇傭也。而報館則代表國民發公意。以為公言者也。故報館之視政府。當如父兄之視子弟。其不解事。則教導之。其有過失也。則朴責之。而豈以王文誦諫畢乃事也。夫吾之為此言。非謂必事事而與政府為難也。教導與朴責。同時并行。而一皆以誠心出之。雖有頑童。終必有所感動。有所忌憚。此乃國家所以賴有

報館而吾儕所以盡國民義務於萬一也。抑所謂監督者，宜務其大者遠者，勿務其小者近者。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放飯不懲，乃辨齒決。苟非無識，其必有所規避取巧矣。某以為我同業者，當糾政府之全局，而不可挑得失於小吏。二人當監政府之大方針，而不必撫獻替於小節。一二事苟不爾者，則其視獻媚權貴之某報，亦百步與五十步耳。吾儕當盡之天職，此其一。

所謂嚮道國民者何也？西哲有言：報館者現代之史記也。故治此業者不可不有史家之精神。史家之精神何？鑒既往，示將來，導國民以進化之途徑者也。故史家必有主觀客觀二界。泰西本報第三號作報者亦然。政府人民所演之近事，本國外國所發之現象，報之客觀也。比近事察現象而思所以推釋之發明，以利國民報之主觀也。有客觀而無主觀，不可謂之報。主觀之所以懷抱，萬有不齊，而妥之以嚮導國民為目的者，則在史家謂之良史。在報界謂之良報。抑報館之所以嚮導國民也，與學校異，與著書亦異。學校者，築智識之基礎，養具體之人物者也。報館者，作世界之動力，養普通之人物者也。著書者，規久遠，明全義者也。報館者，救一時明一義者也。故某以為業報館者，既認定一目的，則宜以極端之議論出之，雖稍偏激，而為病何也？吾偏激於此端，則同時必有人焉，偏激於彼端，以矯我者。又必有人焉，執兩端之中以折衷我者，互相倚，互相糾，互相折衷，而真理必出焉。若相率為從容模稜之言，則舉國之腦筋皆靜，而羣治必以沉滯矣。夫天之安於所習而駭於所罕聞，性也。故必變其所駭者而使之習焉。然後智力乃可以漸進。其說部嘗言：有宿逆族者，夜見一婦人，摘其頭置案上而梳掠之，則文驚走至他所見，數人聚飲者，語其事，述其異，彼數人者，則曰：是何足怪？吾儕皆能焉。乃各摘其頭，悉置案上以示之，而容

遂不驚。此吾所謂變駭為習之說也。不甯惟是，彼始焉駭甲也，吾則示之以倍可駭之乙，則能移其駭甲之心以駭乙，而甲反為習矣。及其駭乙也，吾又示之以數倍可駭之丙，則又移其駭乙之心以駭丙，而乙又為習矣。如是相引，以至無窮。所駭者進一級，則所習者亦進一級。馴至舉天下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無足以相駭，而人智之程度，乃達於極點。不觀夫病海者乎？初時渡數丈之淵，猶或瞑眩焉。及與之下三峽，泛五湖，則此後視橫波如平地矣。更與之航黃渤之海，駕太平大西之洋，則此後視因河亦如平地矣。國民之智識亦然。勿徵諸遠，請言近者。二十年前，聞西學而駭者，比比然也。及言變法者起，則不駭。西學而駭變法矣。十年以前，聞變法而駭者，比比然也。王安石變法為世病數百年來變法二字為一極不美之名詞，吾于十年前在京師猶習聞此言，今則消滅久矣。及言民權者起，則不駭。變法而駭民權矣。一二年間，民權而駭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則不駭。民權而駭革命矣。今日我國學界之思潮，大抵不駭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駭革命不駭民權者，百而得一焉。若駭變法駭西學者，殆幾絕矣。然則諸君之所以嚮導國民者，可知矣。諸君如欲導民以變法也，則不可不駭之以民權。欲導民以民權也，則不可不駭之以革命。當革命論起，則並民權亦不暇駭。而變法無論矣。若更有可駭之論，倍捷於革命者出焉，則將並革命亦不暇駭。而民權更無論矣。大抵所駭者過兩級，然後所習者乃適得其宜。如欲其習甲則當先駭之以乙，繼駭之以丙，然後其所習者適在甲。當其駭乙甲已成為習矣。而某以為報館之所以導國民者，不可不操此術。此雖近於芻狗萬物之言，予然我佛說法，有實有權，眾生根器，既未成熟，苟不賴權法，則實法恐未能收其效也。故業報館者，而果有愛國民之心也，必不宜有所瞻徇，願忘吾所欲實行者在，則其所昌言者，不可不在彼。吾昌言彼，而他日國民所實

行者不在彼而在此焉。其究也不過令後之人笑我為無識。嘗我為偏激而已。笑我嘗我。我何傷焉。而我之所期之目的。則既已達矣。故欲以身救國者。不可不犧牲其性命。欲以言救國者。不可不犧牲其名譽。甘以一身為萬天的。曾不於悔。然後所志所事。乃庶有濟。雖然。又非徒恃客氣也。而必當出以熱誠。大抵報館之對政府。當如嚴父之督子弟。無所假借。其對國民。當如孝子之事兩親。不忘幾諫。委曲焉。遷就焉。而務所以喻親於道。此孝子之事也。吾儕當盡之天職。此其二。

以上所陳。我同業諸君其諒也。則願共勉之。其不謂然耶。則請更聽鴻論。有以教我。吾儕手無斧柯。所以報答國民者。惟恃此三寸之舌。七寸之管。雖然。既儼然自尸此重大之天職。而不疑當此中國存亡絕續之交。天下萬世之功罪。吾儕與居一焉。夫安得不商榷。一所以自効之道。以相勸勉也。由幼稚時代而助長之成立之。是在諸君矣。其再拜。

敬告當道者

中國之新民

某頓首。上書於國民公僕當道諸君閣下。

某今者欲有所陳說於諸君。而先冠以「公僕」二字之名詞。諸君勿以某為相襲也。某聞美國大總統下教書於國中。必於其名之前冠以「Servant」字樣。譯言「僕人」也。凡以公事致書於人民。其自署名處。必曰「THE SERVANT」譯言「君之僕某某也」。泰西各國大臣及公使。皆稱「Minister」亦服役之意也。夫美國今日最盛。感文明之國也。大總統代表一國主權之人也。而問其所以自稱者。乃若是。若是乎。某之非以此名相襲也。明矣。某常言人各有天職。若此二字者。正諸君之天職。而某所欲數任陳詞者。舍此亦更不能進一辭。

也。其竊計諸君中。其無心肝無腦筋者。固十之八九。其非無心肝非無腦筋者。猶十之一二。彼無心肝無腦筋者。吾益不屑與之言。吾之言。殆亦彼之所不屑聽也。雖然。以大多數之腐敗。而並其少數之可與言者。而決絕之。非士君子。吾故欲為諸君中之稍有良心。稍有腦筋者。進一言。

某竊觀一二年以來。諸君中。仰首伸眉。言維新言改革者。踵相接。吾不禁躍然以喜。乃日日延頸以企。拭目以俟。一一詳考諸君所行維新改革之實際。吾不禁盡然以憂。此一喜一憂。諒非獨某一人之私言。當亦舉國之所同感矣。願吾所最不解諸君之日日為此言者。其果何所為耶。為富貴耶。君既有之。為權力耶。君既尸之。為買洋人之歡心耶。則縱拳之首領。今猶可視。然握一國之實權。而諸君何有也。為結人民之聲望耶。諸君心目中。恐未必以輿論為可敬。可畏。可奉承也。吾意諸君必有答我之一言曰。出於愛國心。某平心論之。諸君之所以言維新言改革者。其原因甚複雜。不可一概論。而愛國心亦當與居一焉。諸君而既畧有此心也。且自言有此心也。則吾將與諸君論愛國之道。

某聞改革者。以實不以文。以全不以偏。以決斷不以優柔。苟文而不實。偏而不全。優柔而不斷。則亦有不為大亂之階者也。謂余不信。請讀世界史。昔者英王查理士第一嘗改革矣。當千六百二十八年。批准權利請願書。The Petitions of Right。予民以權。後乃背之。十一年。不開國會。民乃大憤。國會軍起。克林威爾振臂一呼。全國響應。卒得查理士而馘之。改立共和政治。英國長期國會之革命。實查理士第一之偽改革為之也。昔者法王路易第十六嘗改革矣。即位之始。下詔更新百度。當千七百九十二年。盡罷斥議國舊臣。而代之以民黨名士。組織政府。然而優柔不斷。彌縫為務。羅蘭夫人瞋目一唱。新政府紛紛辭職。卒

乃帝后對簿。貴族斷首。白虹貫日。紅血成河。演出有史以來空前絕後之慘劇。法國之大革命。實路易第十六之偽改革為之也。昔者奧王腓的南第五嘗改革矣。當一千八百四十八年。許向加利自治。其民間志士所擬改革案。悉予裁可。予以自立政府之權。乃未幾而悔之。陰煽其民。使自相鬪。冀收漁人之利。卒乃內亂。遂起。全國彫敝。終失其國權之大半。奧大利之擾亂。實腓的南佛蘭西士兩代之偽改革為之也。昔者意大利之諸侯。王嘗改革矣。當一千八百四十六年。羅馬教皇皮阿士第九。改政體開議會。傾憲法。而達士卡尼倫巴的諸王。及其餘諸小國。爭踵繼之。大改行政制度。然皆迫於不得已耳。事過境遷。則食言而肥。腐敗猶昔。卒為公敵所鉗制者數十年。待撒的尼亞之四杰起。始復見天日。而諸小國之王。統俱絕矣。意大利諸侯王所以滅亡。羅馬教皇權力所以墜地。皆由其偽改革之為之也。昔者日本大將軍德川氏嘗改革矣。天保十二年。道光二十一年。水野越前守執政。更張百度。法令如雨。其後幕府未嘗而阿部伊勢井伊直弼猶支持危局。條理整然。徒以不順輿情。所改革者偏而不全。卒至國論洶湧。浮浪四起。三百年幕府之威嚴掃地。以盡德川氏之亡。皆由其未葉諸臣之偽改革為之也。昔者俄皇亞歷山大第二嘗改革矣。一千八百六十一年。下詔赦免奴隸。越三年開地方議會。令民選議員。又改司法制度。全國耳目一新。徒以臣下奉行不力。有名無實。民心大怨。於是虛無黨始起。而皇卒以刺死。俄國虛無黨之猖獗。實亞歷山大第二時代之偽改革為之也。由此言之。偽改革之成效。豈可觀矣。吾有一言。敢斷言之。而不疑曰。偽改革者革命之媒。自古及今天下萬國。未有能避者也。今試問諸君之所謂改革者。其有能如英王之許民以權利與王之許民以自治者乎。無有也。其有能如路易十六時代盡退位以讓賢路者乎。無有也。

其有能如意大利諸國發布憲法者乎。無有也。其有能如俄皇之開地方自治者乎。無有也。其有能如水野越前井伊直弼之鞠躬盡瘁百廢具舉者乎。無有也。質而論之。則諸君所謂改革者。以視吾前所舉列諸國其程度殆尚下十數等。而未有已也。而彼諸國者。以十數倍於諸君之改革。徒以文而不實。偏而不全。優柔而不決。斷。而其改革之結果。遂不免若此。嗚呼。諸君諸君。可以鑒矣。

諸君而欲以此道愛國也。則其為諸君計。莫如勿談改革何也。勿談改革。則革命之風潮。猶不至如是其速也。吾語及此。吾不得不。服剛毅。剛毅嘗戊戌五六月間。皇上言改革。舉朝言改革。民間紛紛言改革。而彼獨悍然曰。吾誓不改革。何其強立也。剛毅嘗言學堂為養漢奸之地。何其聰明也。夫學堂則何至養漢奸。然使諸君而真改革也。則學堂中人皆為諸君用。使諸君而偽改革也。則學堂中人皆為諸君敵焉矣。此乃剛毅所謂漢奸也。夫敵守舊。敵也。敵偽維新。亦敵也。剛毅知其將為敵而鋤之。諸君不知其將為敵而養之。則諸君之智。不如剛毅遠矣。然則諸君今日而師法剛毅可乎。曰。是惟諸君。雖然。吾有以知諸君之不敢。且有以知諸君之不能也。今者中國改革之動力。非發自內而發自外。自哥倫布開闢新陸以來。麥志倫周航全球以後。世界之風潮。由西而東。愈接愈厲。十八九世紀所演於歐美之壯劇。勢必趨而集於亞東。天之所動。誰能靜之。豈惟諸君。雖周公管仲復起。其無奈此風潮何也。利而導之。則功成焉。名立焉。國家安焉。逆而拂之。則身敗焉。名裂焉。國家危焉。剛毅之術。是見洪水之來而欲埋之。掩之也。其勢必橫決而倒行。今者諸君之術。則築短堤柔堤以障之也。其勢非泛溢而出焉。則刷落而潰焉。其無救於時一也。嗚呼。諸君諸君。可以擇矣。

西人有恒言曰。改革之業。如轉巨石於危崖。非達其目的地則不止。至哉言乎。天下大勢。不動則已。動則未有能靜者也。諸君既無力以制之於先。使動機不發。既發矣。而袖手觀之。時而以間接之助之。又時而以直接之力排之。某以為諸君失計。莫此為甚。今日迫於內者。有改革。猶四五十年前迫於外者。有通商也。彼其時特開關絕市之論者有人焉。使果其能開之。能絕之。不亦善乎。而大勢固不許爾爾。千回百折而遂不得不出於通商。夫通商則何害。而當時之人若曰。吾見迫於萬不得已而姑通商焉。通商一二以謝外人足矣。此一念乃其所以為害也。今之改革亦然。諸君若能制改革之論。使永不能起。則以數千年來之政體治天下。何嘗不可以小康。而大勢固不許爾爾。千回百折而遂不得不出於改革。夫改革則何害。而諸君若曰。吾見迫於萬不得已而姑改革焉。改其一二以掩耳目足矣。此一念乃其所以為害也。諸君毋以國民為易欺也。易制也。譬有人於此。生而置諸閻室之中。未嘗一見天日。則亦相與習而安焉。若開一窗隙。使之窺見外界之森羅萬象焉。而復從而閉之。甚者導之一度出游。使之領畧良辰美景。大塊文章之滋味。而復從而鑰之。於此而猶不毀瓦破壁以思突出者。吾未之聞也。今中國之窗隙既已開矣。諸君之所望改革者。且導之一出游矣。而令猶欲再局之再幽之。其可得耶。其可得耶。願諸君熟思之。

詩曰。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孔子曰。草上之風必偃。感召之理。有不期然而然。皇皇無所假借者。竊嘗靜觀之。我國民間破壞之思想起點。不過數年。而波折者亦數次。甲午敗後。迫於國恥。憤於朝局。異論始起。至膠威旅大割據時。而斬斷及成。成日維新。莫不拭目望治。願願焉矣。戊戌政變。天下失望。破壞主義又

起。至己亥立儲而愈盛。至庚子縱奉而極盛。出狩居鄭之後。忽下罪己之詔。布更始之諭。人心又一靖。疇昔之主破壞者。皆戢然殷然。若有無限希望。及回鑾後。一脫假面。直回復以守光緒二十四年以前之舊。於是天下絕望於政府。而破壞之思想復大起。大抵愈波折一次。則其思想之傳播也愈廣。而其蘊蓄也愈劇。則諸君知之乎。今也諸君之言論行事。既已不為國民所信矣。曰。是將銘我焉。是將圍我焉。吾此後終不能倚賴彼等。以再造我國。吾毋益自為計也。嗚呼。諸君諸君。此論今徧國中矣。謂余不信。其何不聽輿人之誦也。而況乎過此以往。其日劇日亟。更不知其所終極也。

諸君勿以國民為好亂也。觀吾所述前此數次之波折。而知今日舉國人忽懷此思想者。非國民自發起之。而諸君實導之也。夫既為國民矣。則豈其亂之是好。苟其無愛國心者。則何不飽食焉。晝寢焉。嬉游焉。逐什一以自封殖焉。叩侯門以求貴顯焉。擁嬌妻美妾以極耳目之欲焉。而何必哀哀長號。汗且喘走天下。舍人生之娛樂。而冒萬險犯萬難。以言非常之言事。非常之事也。苟其有愛國心者。則必欲其國之安而不危也。治而不亂也。又豈樂流千萬人之血。招數十國之忌。而易其將來不可必得之業哉。毋亦見夫以今日之當道。處今日之時局。更閱歲年。而無形有形之瓜分。遂終不可免。忍之無可忍。望之無可望。不得不思挺而走險也。夫意大利之瑪志尼。法蘭西之羅蘭夫人。日本之吉田松陰。豈非近世破壞家之最激烈者耶。然瑪志尼固嘗上書於撒的尼亞王矣。羅蘭夫人固嘗譏刺亂黨為輕暴矣。吉田松陰固嘗持公武合體之論。指幕府也。合體者當時之名詞也。公指王室也。武指將軍之閣也。使阿爾拔路易第十六。并伊直弼之改革。而能使瑪志尼。羅蘭夫人。吉田松陰。躊躇滿志也。吾信其不惟盡化其激烈危險之手段。而且必

大有所贊助於彼等。有斷然也。而竟使之若此。是豈瑪氏羅氏吉田氏之所欲也。其揮淚飲血之苦。誰則知之。宋華元之言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不如殺之。吾見今日志士。其拚於存亡。孤注一擲之思想。有類於是。此實世變最慘最劇之現象。而我首之咎。諸君實尸之。諸君如全無心肝。全無腦筋也。吾則何責焉。若稍有一二者。是安可以不深長思也。吾度諸君之意。必曰。是區區者何是慮。吾力足以禁壓之夷滅之。嘻。諸君誤矣。吾固言。苟無愛國心者。必不肯言非常之事。苟其有愛國心者。則當此國家多難而乏才之日。而諸君亦儼然以愛國自命者。乃忍摧胡拉藥以斷國家之元氣也。若以為此國家之蠱賊也。而去之。則誰為蠱賊。誰非蠱賊。恐非今日之所能論定也。但吾不欲與諸君語此。諸君自覺其力之甚大。足與今後大勢相抗。其竊以為誤之誤矣。夫其人苟畏禁壓畏夷滅者。則必其無理想。無氣力。不足以為諸君敵。則雖不禁壓之夷滅之。猶無能為也。若其有理想矣。有氣力矣。又豈諸君所得禁壓而夷滅者。彼其理想能傳熱於百千萬人。彼其氣力能引線於百數十年。夫誰得而禦之。諸君自視其才畧。視與相梅特涅何如。其威權視俄羅斯今皇何如。以梅特涅之才畧。而不能止歐洲中原之民變。卒身敗名裂以死。以俄皇之威權。而不能解散虛無黨。今乃不得不交離於學生。而諸君乃曰。吾欲云云。所謂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諸君如不信。請懸吾言以俟。諸十年之後。看豎降幡者出於誰氏矣。諸君之意。必又曰。若與若俄。皆其數已成者耳。中國則未也。吾及今鋤之。則其謬種可以不殖。如某人某人者。最生事者也。吾錮之。戮之。某報某書者。最倡異論者也。吾燒之。禁之。如是。而其勢必當殺。噫。諸君而欲爾爾也。則好自為之。雖然。吾有以知其必無。

效也。是義和團欲開關絕市而殺一二洋人之類也。欲開關則宜開之於舉國無一洋人之時。欲室新說則宜室之於舉國無一思想之際。而今晚矣。諸君欲行偽改革。而不能不求人才以相助也。於是乎派學生於外國。凡人之思想。莫患於長困於本社會。苟使之入他社會而與之相習。則雖中下之材。其思想亦必一變。今吾青年之在海外者。已千餘人矣。拔十得五。則其力已足動全國之思想界。而有餘。而諸君豈其於此輩歸國之後。而一一囚之一一屠之也。而況乎其來者之正未有艾也。於是諸君中之頑鈍無恥者。倡為阻止派學生之說。夫不派則不派耳。今日海外學生千餘人。而諸君所派者不及三之一。將來之思想界。豈其以此區區小數為輕重也。諸君勿以為一切風潮。皆由一二人所能煽動也。苟非時勢之所趨迫。雖孔子釋迦。必不能煽動一人。時勢既已趨迫。而偶爾借一二人之口。以道破之。彼一二人。直時勢之傀儡而已。使無此一二人。亦必有他之一二人。眾生芸芸。安所往而不得傀儡。雖然。彼一二人固傀儡也。而時勢則神聖也。諸君敵傀儡。易。敵神聖。則吾信其難矣。若夫禁書也。禁報也。則吾以為操術之拙。未有過此者也。凡人於其所愈難得之物。則其欲得之心愈切。幸而得矣。則其實之之心愈甚。此情之常也。吾月前過日本書肆。見有一書。題曰。日清戰爭外交史者。吾畧讀之。覺其無異於尋常。未之購也。閱數日。聞日本政府以恐洩外交秘密。下令禁此書。則欲得之心。若渴。使有肯畀我者。吾十倍其值弗吝矣。不甯惟是。尋常之書。盈案堆架。終卷者寥寥。若得此書。吾知必窮日夜之力。以盡讀之。且一字不肯放過矣。何也。默忖其中。必有秘密。不可思議者存也。凡禁書皆然。書愈禁。則求之者愈切。讀之者愈熱。而感受者愈深。夫思想之感。人不惟其多也。而惟其堅。苟其人聞有禁書。而不求者。則雖授以書。而所開導之。

者亦僅矣。故禁而求求而讀者得十百人焉。以視不禁而讀者得千萬人。其力量尚或過之。此一定之比例也。俄羅斯最束縛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之國也。吾聞俄羅斯之學生常相語曰。天下之樂莫樂於雪夜二三同志聚密室。局重鍵以讀禁書。又聞俄羅斯鐵路之接他國境者。其出境之第一二車站。必有估客携各國哲學家之書籍。及俄國志士在外國所出之報章。伺車門以售之。必獲倍獲利。蓋俄國青年一出境則急欲見此。雖重賈不惜也。此亦可為禁書之明效矣。夫以俄國法令之嚴明也。如彼。而無術以室新思想也如此。而諸君乃又曰。吾欲云云。毋乃徒叢一世之唾罵。而於諸君所懷之目的。一無濟乎。蓋亦廢然返矣。

某請以一言正告諸君曰。時勢者可順而不可逆者也。苟其逆之。則愈激而愈橫決耳。機會者可先而不可後者也。苟其後之。則噬臍而悔無及耳。某嘗為諸君思。所以自處矣。某說部嘗言有狂生夜坐。鬼來瞰之。面漆黑而目眈眈。舌懸唇外。狂生乃抹硯中餘墨。自塗其面。伸舌寸許。圓其目。與之相對。鬼慙而退。諸君畏後生乎。則何不以此術對付之。吾知必有慙而退者。抑某之為此言。非欲使諸君附和後生小子以言破壞也。後生小子之言破壞。非所欲也。非所忌也。諸君導之使然耳。諸君不愛國。而使彼後生小子獨愛之。彼等不破壞諸君。而何從行其愛也。諸君而真能與後生小子共愛此國也。則無復有當破壞者。亦無復有能破壞者。諸君若猶未喻耶。吾更請譬之。數十年前西人之來通商也。所求者不過通商而已。而我拒之。若彼厲鬼卒至。破壞我廣東。破壞我江口。破壞我京津。而何嘗見其能拒也。使吾於彼時不惟不拒之。且從而通商於彼國。以與之爭利。則彼雖不慙而退。然亦必汲汲焉。講求所以聯絡我應對我之策。

焉矣。此即塗其面伸其舌。圓其目。與鬼相對之術也。請諸君一熟思焉。今日民間志士所攘臂以爭權。願以求者。其爭焉。求焉。在何物。彼東西各國號稱忠君愛國之名臣。其用塗面伸舌之術。以與敵己之人民相對。而因以成功名者。不知幾何人矣。諸君果何所憚而不為此。

諸君又將有辭矣。曰。吾非不欲之。願種種掣肘。權不足。無能為也。斯言也。某能為諸君諒。然恐天下萬世之人。不能為諸君諒也。夫天下豈有無阻力之事哉。以云掣肘也。則宜莫如撒的尼亞之見掣於奧大利。而加富爾何以成功焉。宜莫如日本諸藩之見掣於幕府。而薩摩長門各藩士。何以成功焉。今者編國中多少無權無勇之匹夫。猶且不敢妄自菲薄。而思為國家有所盡。顧乃獨諸君而謝不能也。諸君如自認無愛國心也。則吾復何言。吾之此言。將拉雜之。雄燒之。若其不肯認也。則請諸君於晨鐘一吼時。將息其平日之氣。統籌全局。撫心一自問曰。吾今所由之道。能厝國家於治安乎。能進國家於富強乎。吾知諸君之天良。必代致答詞曰。不能也。或有至矣。頃不靈而自信力甚足者。悍然曰。能焉。亦未可知。若此者。吾之生計。既曰不能。當由何術以使之能。而諸君則又曰。無術。然則坐視國之亡焉。已乎。諸君坐視其亡。恐有他人焉。不能坐視者。不能坐視而諸君又欲強之坐視。其勢將不免破壞諸君。破壞諸君。固非諸君之福。亦非彼輩之福。而又豈國之福也。諸君不務造福。而必舉己之身。已之友。已之敵。乃至己之國。而一切納諸禍海之中。吾不知諸君究何樂也。吾非敢謂諸君全無愛國心也。雖然愛國之外。又愛民焉。又愛位焉。又愛身焉。而愛國。不如其愛名。愛名。不如其愛位。愛位。不如其愛身。其以為愛國心者。絕對而無比較者也。宜純白而忘機雜者也。苟有分其愛者。則其愛國心已銷盡。而無所餘。吾於是欲以論理學三斷法。

演一式曰。有他愛者非愛國心也。一諸君愛國而又他愛者也。二故諸君無愛國心也。三諸君其肯認此判決乎。若其怒我甚望之。若乎忍我我甚悲之。然則其所責所求於諸君者何在乎。曰吾不必言。請諸君一讀十九世紀史。觀現世所謂數強國者所以立國之由足矣。吾不敢勸諸君讀克林威爾傳。吾不敢勸諸君讀西鄉隆盛傳。恐諸君掩耳卻走。吾請諸君一讀德國前大宰相王爵俾斯麥傳。一讀意國前大宰相侯爵加富爾傳。一讀日本前內務大臣伯爵板垣退助傳。吾意諸君聞此言。必又將惶恐遜謝曰。某何人敢將衰朽較前賢。然諸君雖自菲薄。我不欲菲薄諸君。且吾非欲諸君學彼輩之全部。而欲諸君學其一節也。諸君而猶有絲毫之愛國心也。苟一讀之。其或有所會耶。其或有所會耶。雖然吾知吾言之必無效也。吾作此書竟一覆讀。輒欲摧燒之。再覆讀。則欲姑存之。姑布之。孔子曰。不可。以言而與之言。失言。吾自知失言。吾國失言。雖然吾國民一分子也。凡國民皆有監督其公僕之權利。吾不敢放棄此權利。吾又業報館也。凡報館皆有代表國民監督其公僕之責任。吾不敢放棄此責任。抑吾猶望其失於百而得於一焉。失於今而得於後焉。則吾之言。其亦不可以已也。雖然吾非欲吾僑小民不展一籌。而專以屬望於諸君也。諸君盡諸君所能盡。吾僑盡吾僑所能盡。如斯而已。報曰新民。則報之言非為諸公言也。雖然民亦有廣狹二義。以狹義言之。則諸君官也。民之對待也。故本報之論著。向不欲與諸君有一語之交涉。以廣義言之。則諸君亦國民之一分子也。而焉可歧視之。故不辭唐突。進一言焉。若諸君不願聞。則請非諸君者一聞之。某頓首。

釋革

中國之新民

「革」也者。含有英語之 Reform 與 Revolution 之二義。Reform 者。因其所固有而損益之。以運於善。如英國國會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之 Revolution 是也。日本人譯之曰改革曰革新。Revolution 者。若轉輪然。從根柢處掀翻之。而別造一新世界。如法國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 Revolution 是也。日本人譯之曰革命。革命二字非確譯也。革命之名詞。始見於中國者。其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在書曰。革殷受命。皆指王朝易姓而言。是不足以當 Revolt 之意也。人羣中一切有形無形之事物。無不有其 Ref. 亦無不有其 Revo. 不獨政治上為然也。即以政治論。則有不必易姓而不得謂之 Revo. 者。亦有屢經易姓而仍不得謂之 Revo. 者。今以革命譯 Revo. 遂使天下士君子拘墟於字面。以為談及此義。則必與現在王朝一人一姓為敵。因避之若將浼己。而彼憑權藉勢者。亦將曰。是不利於我也。相與室逼之。推鋤之。使一國不能順應於世界大勢。以自存。若是者。皆名不正言不順之為害也。故吾今欲與海內識者縱論革義。Ref. 主漸。Revo. 主頓。Ref. 主部分。Revo. 主全體。Ref. 為累進之比例。Revo. 為反對之比例。其事物本善。而體未完法未備。或行之久而失其本真。或經驗少而未甚發達。若此者。利用 Ref. 其事物本不善。有害於羣。有窒於化。非芟夷蕪蕪之。則不足以絕其患。非改絃更張之。則不足以致其理。若是者。利用 Revo. 此二者皆大易所謂革之時義也。其前者吾欲字之曰改革。其後者吾欲字之曰變革。

中國數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所呼號。則曰改革而已。比年外患日益劇。內腐日益甚。民智程度亦漸增進。浸潤於達哲之理想。逼迫於世界之大勢。於是咸知非改革不足以救中國。其所謂變革者。即英語 Revolution 之義也。而倡此論者多習於日本。以日人之譯此語為革命也。因相沿而順呼之曰革命。革命。又見乎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國之大變革。嘗識其王。其貴族流血徧國內也。蓋以為所謂 Revolution 者。必當如是。於是近今泰西文明思想上。所以仁易暴之 Revolution 與中國前古野蠻爭鬪界。所謂以暴易暴之革命。遂變為同一之名詞。深入人人之腦中。而不可拔。然則朝貴之忌之。流俗之駭之。仁人君子之憂之也。亦宜。

新氏子曰。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凡物適於外境界者。不適於外境界者。滅一存一。滅之間。學者謂之淘汰。淘汰復有二種。曰天然淘汰。曰人事淘汰。天然淘汰者。以始終不適之。故為外風潮所旋擊。自漸自斃。而莫能救者也。人事淘汰者。深察我之有不適焉者。從而易之。使底於適。而因以自存者也。人事淘汰。即革之義也。外境界無時而不變。故人事淘汰無時而可停。其能早窺破於此風潮者。今日淘汰一部分焉。明日淘汰一部分焉。其進步能隨時與外境界相應。如是則不必變革。但改革焉。可矣。而不然者。蟄處於一小天地之中。不與大局相關。時勢既奔。輒絕。而我猶瞠乎其後。於此而甘自漸減。則亦已耳。若不甘者。則誠不可不急起直追。務使一化今日之地位。而求可以與他人之適於天演者並立。夫我既受數千年之積痼。一切事物無大無小。無上無下。而無不與時勢相反。於此而欲易其不適者。以底於適。非從根柢處掀而翻之。廓清而辭關之。烏乎可哉。烏乎可哉。此所以 Revolution 之事業也。

人所謂革命。今我所謂變革。為今日救中國獨一無二之法門。不由此道而欲以圖存。欲以圖強。是磨輒作鏡炒沙為飯之類也。

夫淘汰也。變革也。豈惟政治上為然耳。凡羣治中一切萬事。萬物莫不有焉。以日人之譯名言之。則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學術有學術之革命。文學有文學之革命。風俗有風俗之革命。產業有產業之革命。即今日中國新學小生之恆言。固有所謂學界革命。史學革命。文界革命。詩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說界革命。音樂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種種名詞矣。若此者。豈嘗與朝廷政府有毫髮之關係。而皆不得不謂之革命。聞革命二字。則駭。而不知其本義。實革命而已。革命可駭。則變革其亦可駭耶。嗚呼。其亦不思而已。

朝貴之忌革也。流俗之駭革也。仁人君子之憂革也。以為是蓋放蕩流彘。懸首太白。係組東門之謂也。不知此何足以當革義。革之云者。必一變其羣治之情狀。而使幡然有以異於昔日。今如彼而可謂之革也。則中國數千年來。革者不啻百數十姓。而問兩漢羣治。有以異於秦。六朝羣治。有以異於漢。三唐羣治。有以異於六朝。宋明羣治。有以異於唐。本朝羣治。有以異於宋明否也。若此者。只能謂之數十盜賊之爭奪。不能謂之一國國民之變革。昭昭然矣。故泰西數千年來。各國王統變易者。以百數。而史家未嘗一予之。以 Revolution 之名。其得此名者。實自千六百八十八年英國之役始。千七百七十五年美國之役。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國之役。又次之。而十九世紀。則史家乃稱之為 Revolution 時代。蓋今日立於世界上之各國。其經過此時代者。皆僅各一次而已。而豈如吾中國前此所謂革命者。一二豎子。授受於上百十

狐兔衝突於下而遂足以冒此文明崇貴高尚之美名也故妄以革命譯此義而使天下讀者認仁為暴認羣為獨認公為私則其言非徒誤中國而污辱此名詞亦甚矣

易姓者固不足為 Revolution 而 Revolution 又不必易姓若十九世紀者史家通稱為 Rivo 時代者也而除法國主權屢變外自餘歐洲諸國王統依然自皮相者觀之豈不以為是改革非變革乎而詢之稍明時務者其誰謂然也何也變革云者一國之民舉其前此之現象而盡變盡革之所謂從前種種譬猶昨日死從後種種譬猶今日生正設其所關係者非在一事一物一姓一人若僅以此為舊君與新君之交涉而已則彼君主者何物其在在一國中所占之位置不過億萬分之一其榮也於國何與其枯也於國何與一堯去而一桀來一紂廢而一武興皆所謂此朕家事卿勿與知上下古今以觀之不過四大海水中之一微生物耳其誰有此開日月以挂諸齒牙餘論也故近百年來世界所謂變革者其事業實與君主渺不相屬不過君主有順此風潮者則優而容之有逆此風潮者則鉏而去之云爾夫順焉而優容逆焉而鉏去者豈惟君主凡一國之人皆以此道遇之焉矣若是乎國民變革與王朝革命其事固各不相蒙較較然也

聞者猶疑吾言乎請更徵諸日本日本以皇統綿綿萬世一系自夸耀稍讀東史者之所能知也其天皇今安富尊榮神聖不可侵犯又曾游東土者之所共聞也曾亦知其所以有今日者實食一度之賜乎日人今語及慶應明治之交無不指為革命時代語及尊王討幕廢藩置縣諸舉動無不指為革命事業語及藤田東湖吉田松陰西鄉南洲諸先輩無不指為革命人物此非吾之譚言也旅其邦請其

書接其人者所皆能徵也如必以中國之湯武泰西之克林威爾華威頓者而始謂之革命則日本何以稱焉而烏知其明治以前為一天地明治以後為一天地彼其現象之前後相反與十七世紀末之英十八世紀末之法無以異此乃真能舉 Revolution 之實者而豈視乎萬夫以上之一人也

由此言之彼忌革厥革憂革者其亦可以釋然矣今日之中國必非補苴撮拾一二小節模擬歐美日本現時所謂改革者而遂可以善其後也彼等皆曾經一度之大變革舉其前此最腐敗之一大部分忍若痛而拔除之其大體固已完善矣而因以精益求精精益求精我則何有焉以云改革也如廢八股為策論可謂改革矣而策論與八股何擇焉更進焉他日或廢科舉為學堂益可謂改革矣而學堂與科舉又何擇焉一事如此他事可知改革云改革云更閱十年更閱百年亦若是則已耳毒蛇在手而憚斷腕豺豺狼當道而問孤狸彼尸居餘氣者又何責焉所最難堪者我國民將被天然淘汰之禍永沈淪於天演大圈之下而萬劫不復耳夫國民沈淪則於君主與當道官吏又何利焉國民尊榮則於君主與當道官吏又何損焉吾故曰國民如欲自存必自力倡大變革實行大變革始君主官吏而欲附於國民以自存必自勿畏大變革且贊成大變革始

新民議

叙論

(一)

天下必先有理論然後有實事理論者實事之母也凡理論皆所以造實事雖高尚如宗教家之理論淵

遠如哲學家之理論。其目的之結果。要在改良人格。增上人道。無一非為實事計者。而自餘政治家言法律家言。羣學家言。生計家言。更無論矣。故理論而無益於實事者。不得謂之真理論。雖然。理論亦有二種。曰理論之理論。曰實事之理論。理論之理論者。又實事之理論之母也。二者之範圍。不能劃然。比較而論之。則宗教哲學等。可謂之理論之理論。政治學法律學。羣學。生計學等。可謂之實事之理論。雖然。其中又有等差焉。即以生計學一部論之。有所謂生計學原理者。有所謂應用生計學者。有所謂生計政策者。以第一類與第二類比較。則前者為理論之理論。後者為實事之理論。以第一類與第二類與第三類比較。則前二皆理論之理論。後一為實事之理論。推之他學。莫不皆然。理論之理論。與實事之理論。兩者亦有先後乎。曰。兩者互為先後。民智程度尚低之時。其人無歸納綜合之識想。惟取目前最近之各問題。研究其利害得失。故實事之理論先。而理論之理論後。雖然。此等理論。其謬誤者。恆十而八九。及民智稍進。乃事事而求其公例。學學而探其原理。公例原理之既得。乃推而按之於羣治種種之現象。以破其弊。而求其是。故理論之理論先。而實事之理論反在後。此各國學界所同經之階級也。吾中國自今以前。皆為最狹隘最混雜最謬誤的種種。實事理論之時代。至於今日。而所謂理論之理論者。始萌芽焉。若正確的實事之理論。猶瞠乎遠也。兩者亦有優劣乎。曰。無也。理論之理論。其範圍廣遠。其目的高尚。然非有實事之理論。則無以施諸。實事之理論。其範圍緊密。其目的切實。然非有理論之理論。則無以衡其真。二者相依以成。缺一不可。不可以理論易天下者。不可不於此兩者。馬並進之。

余為新民國。欲以探求我國腐敗墮落之根原。而以他國所以發達進步者比較之。使國民知受病所在。以自警厲自策進。實理論之理論中最粗淺最空行者也。抑以我國民今日未足以語於實事界也。雖然。為理論者。終不可不求其果於實事。而無實事之理論。則實事終不可得見。今徒痛恨於我國之腐敗墮落。而所以救而治之者。其道何由。徒豔羨他國之發達進步。而所以躡而齊之者。其道何由。此正吾國民今日最切要之問題也。以鄙人之未學寡識。於中外各大哲高尚闊博之理論。未窺萬一。加以中國地大物博。國民性質之複雜。歷史遺傳之繁遠。外界感受之日日變異。而國中復無統計。無比例。今乃欲取一羣中種種問題。而研究之。論定之。談何容易。談何容易。雖然。國民之責任。不可以不自勉。報館之天職。不可以不自認。不揣樛昧。欲更為實事之理論。以與愛羣愛國之志士相商。權相策厲。此新民國所由作也。吾思之。吾重思之。今日中國羣治之現象。殆無一不當從根柢處。權除舊而布新者也。天演物競之理。民族之適應於時勢者。則不能自存。我國數千年來。以鎖國主義。立於大地。其相與競者。惟在本羣。優劣之數。大畧相等。雖其中甲勝乙敗。乙勝甲敗。而受其敝者。不過本羣中一部分。而其他之部分。亦常有所偏進。而足以相償。故合一羣而統計之。覺其仍循進化之公例。日征月邁。而有以稍善於嗜昔。國人因相以安焉。謂此種羣治之組織。不足為病也。一旦與他民族之優者相遇。形見勢絀。著著失散。在在困衡。國人乃貽駭相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其稍有識者。謂是皆由政府之腐敗。官吏之桎梏。使然也。夫政府官吏之無狀。為一國退化之重要根原。亦何待言。而謂舍此一端。以餘者皆盡善盡美。可以無事改革。而能存立於五大洲競爭之場。吾見其太早計矣。我國以開化最古。聞於天下。當三千年前。歐

西征狂狷之頃。而我之聲明文物。已足與彼中之中世史相埒。坐此自滿自惰。墨守舊習。至今閱三千年。而所謂家族之組織。國家之組織。村落之組織。社會之組織。乃至風俗禮節學術思想道德法律宗教一切現象。仍歸照與三千年前無異。夫此等舊組織。舊現象。在則此進化初級時代。何嘗不為羣治之大效。而為知夫順應於昔日者。不能順應於今時。順應於本羣者。不能順應於世界。馴至今日。千瘡百孔。為天行大國所淘汰。無所往而不敗矣。其所以致衰弱者。原因複雜。而非一途。故所以為救治者。亦方藥繁重。而非一術。嗚呼。此豈可以專責諸一二人。專求諸一二事云爾。吾故今就種種方面。普事觀察。將其病根所在。爬羅剔潔。而參取今日文明國通行之事實。按諸我國歷史之遺傳。與現今之情形。求其可行。蘇其漸進。作新民議。

今將全書之內容畧列如下。

- 第一編 家族上之改革
- 第二編 地方團體上之改革
- 第三編 國家上之改革
- 第四編 羣俗上之改革
- 第五編 學問上之改革
- 第六編 道德宗教上之改革

本議非全書已成始公於世。今隨時屬稿。有觸即書。不能悉依先後次第。特卒業後乃結集整理。

之讀者諒焉 著者識

新民議 (二)

禁早婚議

言羣者必託始於家族。言家族者必託始於婚姻。婚姻實羣治之第一位也。中國婚姻之俗。宜改良者不一端。而最重要者厥為早婚。

心愈野蠻之人。其婚嫁愈早。愈文明之人。其婚嫁愈遲。徵諸統計家言。歷歷不可誣矣。婚嫁之遲早。與身體成熟及衰老之遲早有密切關係。互相為因果。惟其早熟早老。故不得不早婚。則乙為因而甲。則甲為果。而乙為果。社會學公理。凡生物應於進化之度。而成熟之期。久暫各異。進化者之達於成熟。其所歷歲月必多。以人與鳥獸較。其遲速彰然矣。雖同為人類。亦莫不然。劣者速熟。優者晚成。而優劣之數。常與婚嫁之遲早成比例。印度人結婚最早。十五而生子者。以為常。而其衰落亦特速焉。歐洲人結婚最遲。就中條。三十未娶者。以為常。而其民族強健。老而益壯。中國日本人之結婚。遲於印度。而早於歐洲。故其成熟衰老之期限。亦在兩者之間。故欲觀民族文野之程度。亦於其婚嫁而已。即同一民族中。其居於山谷鄙野者。婚嫁之年。必視都邑之民較早。而其文明程度。亦恆下都邑一等。蓋因果相應之理。絲毫不容假借者也。吾今請極言早婚之害。

(一) 害於養生也。少年男女。身體皆未成熟。而使之居室。妄斷喪其元氣。害莫大焉。不特此也。年既長者。情欲稍殺。自治之力稍強。常能有所節制。而不至伐性。若年少者。其智力既稚。其經驗復淺。往往溺一時。

肉慾之樂而忘終身痼疾之苦。以此而自戕。比比然矣。吾聞倫理學家言。凡人各對於己。而有當盡之義務。蓋以人之生也。今日之利害。往往與明日之利害相背。馳縱一時之情慾。即為後日墮落苦海之厲階。故夫人生。中壽六十年。折而分之。凡得二萬一千九百十五日。日日之利害。既各相異。則是一日可當一人觀也。然則六十年中。恰如有各異利害之二萬人者。互相繼續。前後而列居。其現象與二萬餘人同時並居於一社會者同。不過彼橫數。而此豎計云爾。此二萬餘人中。若有一人焉。縱欲過度。為軀幹傷。則列其後者。必身受其縱欲所生之禍。其甚焉者。則中道夭折焉。其次焉者。亦半生萎廢焉。中道夭折。則是今日之我。殺來日之我也。半生萎廢。則是今日之我。侵來日之自由也。夫以一人殺一人。以一人侵一人之自由。就法律上。猶必按其害羣之罪。而痛懲之。況於以今日之一我。而殺來日之萬數千我。而侵來日之萬數千我之自由。其罪之重大。豈復巧麻所能算也。一羣之人。互相殺焉。互相侵自由焉。則其羣必不能成立。此盡人所同解也。由此言之。苟一羣中。人人皆自殺焉。人人皆自侵其自由焉。則其羣效之結果。更當何似也。夫孰知早婚一事。正自殺之利刃。而自侵自由之專制政體也。夫我中國民族。無活潑之氣象。無勇敢之精神。無沈雄強毅之魄力。其原因雖非一端。而早婚亦實尸其咎矣。一人如是。則為廢人。積人成國。則為廢國。中國之弱於天下。皆此之由。

(二) 害於傳種也。中國人以善傳種。關於天下。綜世界之民數。而吾國居三之一焉。蓋亦足以自豪矣。雖然。顧可恃乎。據生物學家言。天地間。日日所產出之物。其數實恒河沙無量。數不可思議。使生焉者。而即成長焉。則夫一雄一雌之所產。動物為人類。不及千年。而其子孫。即充滿於全球。而無復餘錘之地。然

則今日之。強馬。泳馬。飛馬。走馬。蠕馬。步馬。制馬。於此世界者。不過其所胎所產之同類。億萬京垓中之一而已。得者。億而育者。一。育者。億而活者。一。活者。億而長成者。一。其淘汰之酷。若茲其難。避也。故夫人之所以貴於物。文明人之所以貴於野蠻者。不在其善解善育也。而在善有以活之。善有以長成之。傳種之精義。如是而已。活之長成之道。不一端。而體魄之健壯。養教之得宜。其尤要也。故欲對於一國而盡傳種之義務者。第一。必須其年齡。有可以為人父母之資格。第二。必須其能力。可以荷為人父母之責任。如是者。則能為一國得佳種。不然者。徒耗其傳種力於無用之地。不益惟是。且舉一國之種子而腐敗之。國未有不悴者也。吾中國以家族為本位者也。西人以一人為本位。中國以一家。族。普賢之言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舉國人皆於此兢兢焉。有子女者。甫離襁褓。其長親。輒孽孽然。以代謀結婚為一大事。甚至有年三十而抱孫者。則戚族。視為家慶。社會。以為人瑞。彼其意。豈不曰。是將以昌吾後也。而烏知夫此秀而不實之種。其有之反。不如其無之之為愈也。據統計學家言。凡各國中。人民之廢者。疾者。大者。弱者。鈍者。犯罪者。大率早婚之父母所產子女。居其多數。計各國。瑪樂斯。密。日本。吳。文。聰。所著。統計。其父母之身體。與神經。兩未發達。其資格。不足以育佳兒也。論者。或以此。論。而舉。古今。中外。名。人。中。亦。有。屬。於。早。婚。事。總。不。能。舉。例。外。必。當。以。多。數。為。憑。如。彼。主。張。女。權。者。舉。女。中。一。二。優。秀。之。人。以。為。特。例。外。偶。見。之。事。耶。凡。論。子。之。証。又。如。中。國。週。禮。科。舉。者。謂。科。舉。中。亦。往。往。有。人。才。而。以。為。科。舉。無。弊。皆。非。篤。論。也。如。藤。宏。之。天。則。百。詰。曾。著。論。答。客。難。今。不。具。引。故。彼。早。婚。者。之。子。女。當。其。初。婚。時。代。之。所。產。既。已。以。資。格。不。足。無。以。得。佳。種。及。其。婚。後。十。年。或。二。十。年。男。女。既。已。成。熟。宜。若。所。產。者。良。矣。而。無。如。此。十。年。二。十。年。中。已。犯。第。一。條。害。於。養。生。之。公。例。斷。喪。殆。盡。父。母。俱。就。尪。弱。而。又。因。以。傳。其。尪。弱。之。種。於。晚。產。之。子。是。始。終。皆。尪。弱。也。夫。我。既。以。早。婚。而。產。

弱子則子既弱於我弱子復以早婚而產弱孫則孫又將弱於我子如是遞傳遞弱每下愈沉雖我祖宗有雄健活潑虎視一世之概其何堪數傳之漸滅也抑厄弱之種豈惟無益於父母之前途而見累又甚焉一家之子弟厄弱則其家必落一國之子弟厄弱則其國必亡昔斯巴達人產子者必經政府驗視苟認其體魄為不合於斯巴達市民之資格則隘巷寒冰棄之不稍顧惜豈酷忍哉以為非如是則其種族不足以競優勝於世界也而中國人惟以多產子為人生第一大幸福而不復問其所產者為何如孰是宗旨則早婚豈非得策歟中國民數所以獨冠於世界者曰惟早婚之賜中國民力所以獨弱於世界者曰惟早婚之報夫民族所以能立於天地者惟其多子惟其強耳諺曰鷓鴣屢百不如一鵝以數萬之英人常備兵僅八萬人取三萬萬之印度人而戰戰然矣我國民旅居外國者不下數百萬而為人牛馬外國人旅居我國者不過一萬而握我主權種之繁固足恃耶嗚呼立於無外競之地優劣勝敗一在本族何嘗不可以自存其奈肢脹而來者之日月內薄於吾旁也故自今以往非淘汰弱種獨傳強種則無以復延我祖宗將絕之祀昔賢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正此之謂也一人一家無後猶將為罪一國無後更若之何欲國之有後其必自禁早婚始

三害於養蒙也 國民教育之道多端而家庭之教與居一焉兒童當在抱時當繞膝時最富於模範之性為父母者示之以可法之人格因其智識之萌芽而利導之則他日學校之教社會之教事半功倍此義也稍治教育學者皆能言之矣凡人必學業既成經驗既多然後其言論舉動可以為後輩之模範故必二十五歲及三十歲以上乃有可以為人父母之能力彼早婚者貌躬固猶有童心也而已突如弁兮

醜然代一國荷教育子弟之責任夫豈無一二早慧之流不辜其責者然以不嫻義方而誤其嬰兒者固十而八九矣自誤其兒何足惜而不知吾兒者非吾所能獨私也彼實國民一分子而為一國將來之主人翁也一國將來之主人翁而悉被戕於今日憤憤者之手國其尚有孑子故不禁早婚則國民教育將無所施也

四害於修學也 早婚非徒為將來教育之害也而又為現在教育之害各國教育通例大率小學七八年中學五六年大學三四年故受完全教育者其所歷必在十五六年以上常人大抵七八歲始就傳則其一專門學業之成就不可不俟諸二十三歲以外其前乎此者皆所謂修學年齡也此修學年齡中一生之升沈榮枯皆於是定焉苟有所曠有所廢則其智德力三者必有以劣於他人而不足競勝於天擇之界一人而曠焉廢焉則其人在本羣中為劣者一羣之人而皆曠焉廢焉則其羣在世界中為劣者早婚者舉其修學年齡中重要之部分忽投諸春花秋月纏綿歌泣繾綣牀第之域銷磨其風雲進取之氣耗損其寸陰尺璧之時雖有慧質亦無暇從事於高等事業乃不得不改而就下等勞力以自贖此輩之子孫日多即一羣中下等民族所以日增也國民資格漸趨卑下皆此之由

五害於國計也 生計學公理必生利者寡分利者寡而後國仍不蹶故必使一國之人皆獨立自營不倚賴於人不見累於人夫是以民各盡其力而享其所盡之力之報一國中常綽綽有餘裕此國力之所由舒也準此公例故人必當自量其一歲所入於自贖之外猶足備養妻子然後可以結婚夫人當二十以前其治生之力未能充實勢使然矣故必俟修學年齡既畢確執一自營自活之職業不至累人不

至自累夫。乃可以語於婚姻之事。今早婚者。其本身方且仰食於父母。一旦受室。不及數年。兒女成行。於此而不養之乎。則為對於將來之羣而不盡責任。於此而養之乎。我躬治產之力。尚且不贍。勢不得不仍仰給於我之父母。夫我之一身。而直接仰給於我之父母。其累先輩既已甚矣。乃至並我之妻子。而復間接以仰給於我之父母。我父母生產力雖極大。其安能以一人而荷十數口之責任也。夫我中國民俗。大率皆以一人而荷十數口之責任者也。故所生之利。不足以償所分。而一國之總殖日微。然其咎不在累於人者。而在累人者。無力養妻子而妄結婚。是以累人為業也。一羣之蠹無恥之尤也。不啻惟是。諺有之。貧者恆多子。貧者之多子也。非生理學上公例然也。彼以其早婚之故。男女居室之日太永。他無所事。而惟以製造小兒為業。故子愈多。子愈多則愈益貧。貧也者。非多子之因。而多子之果也。貧而多子。勢必雖欲安貧而不可得。悍者將為盜賊。黠者將為棍騙。弱者將為乞丐。其子女亦然。產於此等之家。其必無力以受教育。豈待問哉。既已生而受弱質矣。又復無教育以啟其智。而養其德。更迫於飢寒而不得所以自活之道。於是男為流氓。女為倡。然則其影響。豈惟在生計上而已。一羣之道德法律。且將掃地以盡。夫孰知早婚之禍之如是其劇而烈也。

據統計家所調查報告。凡愈文明之國。其民之結婚也愈遲。愈野蠻之國。其民之結婚也愈早。故現代諸國中。其結婚平均年齡最早者為俄羅斯。次為日本。吾中國無統計無從考。最遲者為挪威。次為普魯士。次為英吉利。據馬傑斯密所報。則普魯士平均男之年二十九歲。有奇。女之年二十六歲。有奇。英國平均男之年二十七歲。有奇。而各國遞遲之率。日甚一日。今恆有異於昔。英國其尤著者也。二十五零八月初婚之男女平均年二十

四零四月及一八九〇年。男平均年二十六零四月。女平均年二十四零八月。近十年來。其遞率益增。又英國人二十一歲以下而結婚者。其數日減。一日當一八七四年。計百人中。男子之未成年者。廿一歲為成年。結婚者僅五人。女子僅二人。一八九〇年。而普魯士則早婚之風。殆將盡絕。未成年而結婚者。不過百人。中之一人。零二分。六厘。女子僅十九人。而普魯士則早婚之風。殆將盡絕。未成年而結婚者。不過百人。過百人中。之十六人。零五分。由此言之。斯事之關於國家盛衰。豈淺鮮耶。不啻惟是一國之中。凡執業愈高尚之人。則其結婚也愈遲。執業愈卑賤之人。則其結婚也愈早。大抵礦夫。印刷工。製造工。職工。等為最早。文學家。技師。政治家。教士。軍人。等為最遲。平均二十四歲。有奇。女之平均年二十一歲。有奇。其自由業。獨立者。男子平均三十一歲。有奇。女子則結婚遲早之率。自一人論。則可以判其人格之高下。自一國論。則可以規其國運之枯榮。嗚呼。可不念耶。可不悚耶。

社會學家言。早婚之弊固多。而晚婚之弊亦不少。其一則夫婦之間。年齡相遠。故其結婚。不基於愛情。而基於肉慾。將有傷害倫俗之事也。其二則男女居室之歲月。益短縮。所產子女愈少。甚且行避姪之法。使人口繁殖之道。將絕。近代之法國。是其例也。其三則單身獨居。非常人之情。所能久堪。其間能自節制者少。男女皆釀種種惡德。因以傷害健康。敗壞風俗也。三弊之中。其前二端。非吾中國今日所宜慮及其第三端。則亦視乎教育之道何如耳。若德育不興。則雖如今日之早婚。斯弊亦安得免。故吾以為今日之中國。欲改良羣治。其必自戒早婚始。

禮經曰。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於戲。先聖制作之精意。個乎遠哉。此等問題。在今日憂國士夫。或以為不急之務。雖然。一國之盛衰。其原因必非徒在一二人一二事也。必使一國國民。皆各能立於此競爭世界。而有優勝之資格。故其為道也。必以改良羣俗為之原。日本

政治上之形式以視歐美幾於具體而微而文明程度猶瞠乎其後者羣俗之未可以驟易也我國即使
政治革新之目的既達而此後所以謀進步者固不可不殫精竭慮於此等問題況夫羣俗不進則並
政治上之目的亦未見其能達也故吾國民不必有所待以為吾先從事於彼而此暫置為緩圖也見
其為善則遷之若不及見其為弊則克之務必勝天下應盡之義務多矣吾輩豈有所擇焉况乎此等
問題不必藉政府之力人人自認之而自行之久之亦足以動政府數年前禁纏足之論其明效矣故
今為新氏議於此等事往往三致意焉憂時之士其或鑒之不然甯不見夫今日之日本始盛倡風俗
改良社會改良而未流之涵涵猶未能變也斯事之難如此吾儕可以謀其豫矣

著者附識

